

卷首语



在收获的季节里,《河套文艺》又与各位读者如约相见。

翻开《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栏目,字里行间沉淀着岁月的厚重。组诗《河套,群星之碑》,将沟壑边的枪声、战壕里的誓言化作滚烫的文字,如锤如凿,为那些沉睡在碱土中的忠魂刻下英雄之碑。《1940年的麦种》用一粒种子的重量承载起烽火中的坚守,那红亮的麦种里,藏着河套人“宁可饿死不食籽种”的农耕信仰,也藏着军民同心御敌的赤诚;《夜袭中公旗》则让抗战老兵牛锡俸的记忆鲜活如初,月黑风高里的无声行军、刀光剑影中的绝地反击,再现了河套儿女“不叫国土落贼蹄”的英雄气概。这些文字都带着温度与记忆——是河套农民付强人用儿子性命守护革命后代的决绝,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坚定立场,也是老一辈革命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崇高精神的传承。我们相信,田埂间生长的不仅是庄稼,更是河套人铮铮铁骨下不屈的担当。

走出沉重的历史,现实里的河套鲜活生动:葵花绽放、玉米香甜、酒香浸润,家风与教育并重;“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巴彦淖尔诗歌朗诵会作品的汇集,是这片土地对新时代的铿锵应答,是巴彦淖尔永不止步的奋进礼赞,更是扬帆远航的美好期许。这些文字像黄河边的芦苇,根系深扎乡土,枝叶轻拂人心。

艺术的多元,让河套的文脉更显丰盈。小品《诺和勒》以乌拉特草原为背景,通过人物间的冲突与立场转变,展现了在内蒙古西部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先驱恩克巴雅尔传递革命信念、团结民众、与敌斗争、追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故事。《乡愁》《等你来》两首歌曲,带着浓郁的家乡特色,斩获“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村歌”殊荣。文艺评论以各自的艺术视角,为我们打开阅读与理解河套文艺成果的新窗口。《造型艺术》汇聚多元造型艺术精粹:中国画与油画以笔墨、色彩勾勒万象神采,刘忠明书法于不同字体间尽显笔墨风骨,王岩峰摄影将巴彦淖尔的天地之美凝于帧帧影像,羊皮画、毡艺、纸雕等民间工艺更以游牧文化的巧思与黄河农耕的温情,勾勒出这片土地的独特肌理。

尤为难得的是,《河套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为我们梳理了这片土地的“文艺基因”——从先秦口头文学到当代“农民作家群”,从汉字书写到多民族文字创作,这份系统的研究为“打造河套文学流派”厘清历史脉络与现实基础,吹响了奋进号角。正如文中所言,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前的工作,本期收录的每一篇作品、每一段文字,都是对这份“工作”的践行。

在这里,你会听见黄河故道里的英雄叙事,看见向日葵花海里的生活诗行,触摸巴彦淖尔的绿色希望。愿这些文字,让我们在文艺的光芒里,读懂河套的过去,热爱河套的现在,共赴河套的未来。



目录

2025年第3期
总第7期

铭记抗战历史 弘扬抗战精神

- 04 心中过不去的那道坎 / 王照
 06 河流的丰碑 / 李平原
 10 1940年的麦种 / 刘利元
 12 难忘的记忆 / 张荣
 16 夜袭中公旗 / 陈敬刚
 18 河套, 群星之碑(组诗) / 王梦灵
 21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诗词选 / 邢秀 沈海荣 王子云 武桂芬 金墉
 边凤英 乔首国 康建勋 伊生辉 吕广仁 李永明

小说

- 23 潮起潮落 / 菁茵
 29 镜生 / 刘志灵

散文

- 31 师道长河润北疆 / 杜慧军
 33 当秋落在故乡肩上 / 高彤
 34 父亲的家教 / 石国昌
 37 蕴就天真粒粒香(外一篇) / 池俊花

诗歌

- 4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巴彦淖尔诗歌朗诵会作品 / 谢鹤仁 边向华
 赛林花 赵文倩 李双 高跃桐 郭振华 崔军

河套文艺

编委会主任

张毅

副主任

冯智武 张浩

杨瑞璞

尚建新

编委

王爱萍 杨文致 何承刚 姜有智 陈宏斌 赵瑞新 朱卫星 李志国 额尔敦宝力格

主编

张毅

副主编

杨瑞璞

编辑

陈旭 刚嘎 韩笑 丁页 王嘉钰 魏雯 刘庚明 贾凡芮

执行编辑

陈旭

发行

魏雯 李伽 翟芮焯

封面设计

贾凡芮

- 49 八百里河套一家亲 / 赵春秀
50 携手同行 / 龙文
51 诗词集萃 / 单学文 贾雨川

文润河套

- 52 河套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杨瑞璞
57 酒香浸润马头琴 / 赵耀新
61 在河套,用诗酒温暖一座城 / 任伟峰

艺术文苑

- 62 节水增效助农业(快板) / 高银
63 诺和勒(小品) / 刘晔
66 新渔村(小品) / 刘晔
69 乡愁(歌曲) / 石晓春 词曲
70 等你来(歌曲) / 吕利 词曲

传道论艺

- 71 以史为鉴守初心 以行践诺护和平 / 敖其尔
73 “乡愁”里的人间烟火 / 运计彬
75 用文学之光点亮内心世界 / 高莉芹
78 雄浑壮丽的交响乐 / 巴格那

造型艺术

- 81 陈军美术作品 / 张满成美术作品 / 刘忠明书法作品 / 王岩峰摄影作品 / 李宏羊皮画作品 / 吴立容毡艺、纸雕灯作品

★免费交流★

印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478) 8655363

通联 15547870091

邮编 015001

投稿邮箱 hwyw0091@126.com

地址 内蒙古临河区市环保大楼市文联

编辑制作 《河套文艺》编辑部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的稿费。

传播。所支付稿费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
权主办单位复制、汇编、发行及信息网络
来稿一经采用,即视为投稿者同意授

心中过不去的那道坎

■王 照

作家蔡澜在《活过》一书中写到“日本鬼子入侵,我们一家,父、母、姐姐、哥哥、我及奶妈六人逃难,从市中心一直跑到乡下躲避,情势之险恶有如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所描绘,炸弹的碎片把人头削去,肚肠横流的画面举目皆是。”

这些触目惊心、饱含苦难的文字,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件事。时隔多年,具体的细节已大都忘却。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母亲的讲述,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母亲说:她年轻时见过一个女人,一条腿被日本人的炮弹给炸掉了。

我好奇地问:“是什么人? 军人吗? 怎么炸断的?”

母亲说:“不是军人,就是个普通姑娘。日本侵略者来的时候,她也才几岁。村里有人家娶媳妇,她坐在窗台上看热闹。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从上面飞过,看见底下聚了很多人,以为是在集会,就扔了颗炸弹下来。好多人没了,她捡回一条命,却少了条腿。”母亲的话里,虽没有“人头削去,肚肠横流”这样的描述,但想来也是少不了的。炸弹扔在人堆里能有好吗? 多么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母亲说这事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不懂什么叫“侵略”,只是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日本侵略者是“大坏蛋”的种子! 上学后,书本上的知识让我知道了更多,“九一八

事变”“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苦难并非个例。在河套平原,这段历史同样以血泪刻进了百姓的记忆!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2年7月,日军反攻五原未果,进入乌镇进行血腥报复,并放火烧毁了乌镇。

那时,地处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的“乌镇”,曾是晋商对蒙俄贸易的桥头堡,也是绥西地区草原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鼎盛时期拥有18家大字号商号,成为名噪一时的塞外名镇。同时,作为河套地区的东大门,日寇想进入河套,乌镇和乌不浪口是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止日本军队从余太进入河套地区,当地军民在乌镇、乌不浪口展开了抗日阻击战。

1940年2月,日本侵略者在飞机的掩护下,首次进犯乌不浪口和乌镇一带。当地守军与日寇展开激烈交战,交战失利后,守军被迫转移。日军占领乌镇,大肆烧杀抢掠,当地百姓被无辜枪杀,多座房屋被烧毁。3月下旬,傅作义部打响收复五原的战役,乌镇百姓积极配合,自发参加抢救我军伤员和追击日军残部的行动,有力支援了五原大捷。

1942年7月,日本侵略者进行血腥报复,二次入侵乌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乌镇惨案”! 豺狼般的鬼子挨家挨户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日军抓到一老道,强迫其带路

抓人。老道宁死不从,在挨了好多枪托后被乱刀刺死。有行走不便藏在菜窖的老人,被日本兵发现后拉到院内当成活靶乱枪刺死。有年轻妇女在绝望的哭喊声中,被十几名鬼子轮奸。

兽性大发的鬼子从南到北开始放火,大火烧了一夜。多数店面和民房被烧毁,许多商家就地倒闭,只有部分村民得以逃生。至此,昔日繁华的绥西商业重镇,几成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在河套地区犯下的滔天大罪,真是罄竹难书。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人不寒而栗,也让母亲口中的故事,有了更沉重的分量。

时光如黄河水奔流,母亲讲的故事,早已嵌进了记忆的年轮里。就像河套地里长出来的藤,缠在人心上,缠在骨头缝里。那个被炸掉一条腿的小女孩,她的人生便永远凝固在了那个瞬间,她所有未能奔走的步伐,都化作了河套大地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如今,每年9月18日,那一阵悠长而沉重的防空警报声在城市上空响起时,我便会想起儿时母亲讲的故事;想到打工路上,看到沈阳大街上巨大台历状建筑的沈阳“九一八”纪念碑;想到书本和网络上看到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想到河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血泪;想到听母亲讲述时,心中萌发的那个“大坏蛋”。

我是个典型的疾恶如仇的性子,心里认定不好、不对的,就会打心底里排斥。一次就餐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日本的生鱼片。被雕琢

成栩栩如生动物形象造型的生鱼片拼盘,宛如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在干冰的作用下,袅袅雾气升腾而起,给整个拼盘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雾气缭绕间,生鱼片的色泽愈发鲜艳诱人,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听到服务员介绍这是日本料理生鱼片时,尽管造型漂亮,我还是立马摆手道:“赶快拿下去,我们不吃日本人的东西。”我的话让服务员一时愣怔,而后又左右为难地看着其他同学。有同学笑着说:“没看出来,还是个愤青,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较真,这就有点迂腐啦。”

同学笑我“迂腐”的时候,我没应声。迂腐不迂腐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真正过不去的坎儿,从来不是哪个人、哪样东西,而是藏在历史阴影里的那些野蛮和掠夺,那些血泪与苦难。就像每年九月的防空警报准时地响起来,不是要把人们困在过去的仇恨里,是想提醒人们:有些疼,不能忘;有些事,得记牢。这就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要记住:历史不是翻过去就完的老黄历,而是融进了我们的血脉里。现在幸福安宁的日子,是先烈们用鲜血换回来的。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远的身影,其实从未真正离开。他们化作了长城上的一块砖,黄河里的一滴水,化作了我们血脉中奔涌不息的精神力量。这力量,让我们在阳光下不忘初心,在风雨中挺直脊梁! ■

河流的丰碑

■李平原

在一个有薄雾的清晨,从窗外传来露天西红柿和河套蜜瓜香甜的气息,我的闺蜜付欣然睁着眼睛稀里糊涂地说,想不想听听我们家族的故事?

我在另一张单人床上微闭双眼,但身体已转向她。我记得那天的雾很久才散去,我怀疑它们变成了天上的云朵,让付欣然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她竟是无名英雄的后代。

因为无名,她几乎想不起这件事,是我头天夜里拾掇旧物,翻出一本过去的手撕日历,前面的日期被撕去后,时间赫然停在“8月1日”,才使她的回忆涌上心头。想不到的是,这个日子竟然让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付欣然。

付欣然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清晨,空气中只有野草的香味,月亮不管在哪儿都能看见,天辽地阔,最高的土圪旦和泥草房也遮挡不住它。这里还不是米粮川,也没有二人台,只有黄河和无数被黄河淹没的水卜滩。十几户人家依水而居,依水而种。付家太爷付强人有一天突发奇想,从黄河下面的凹弯处挖了一道口,把水引到此地,为了对地名有所指,人们称此地为“强人圪旦”。

强人圪旦日渐繁盛。有一天来了一支马队,清一色的红马,村人慌乱起来,想跑,但不知往哪儿跑,只好背着粮食,领着娃娃,往水卜滩

跑。付强人刚睡醒,趿拉着鞋看热闹,只见逃跑的人被撵回来,红马上的汉子质问是谁把水引过来的。那是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河王”王同春奉命整修缠金河,发现了付强人挖的河口,觉得他是个水利人才。

这尘封的往事就像一场梦,梦里的缠金河今天仍在。它不仅没被岁月磨损,反而由于现代文明的需要,流经到城市被打造成景观河,流经到乡野的不同地方分别叫作“西乐渠”“永兰渠”“中支渠”……河套到底有多少河渠?据说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上万条,每一条河渠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的往事。

付欣然说,付强人加入王同春的督办团后,每有疏淤或开挖的大工程,他都有参与。那时,王同春六十多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到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春天,王同春突然身染恶疾,在五原病故。付强人从此再没离开过强人圪旦。

后来,土匪来了,日本人来了,都是为了争夺河套的田粮和水渠。

一天晚上,蚰蚰舍命地叫,叫哑一批,又上一批,似乎天底下的蚰蚰都跑到强人圪旦来了。强人圪旦24户人家的24个壮劳力,和20个老汉、16个少年,组成60人的保家团,手握劳动工具保卫场面。场面上晾晒着小麦,小麦的香气在夜晚的天空悠悠地飘荡,土匪

闻着味儿就来啦。他们骑红马,举火把,蒙着比脸还黑的黑布,像一团流动的沙尘,眨眼功夫就钻进人的眼睛里,拔也拔不出去。

谁也没想到,平时少言寡语的陶家长子陶水瓮突然朝天放了一枪,枪声犹如炸雷,“呼呼”两枪,土匪头子的脑袋就开了花,血水四溅,身体像面条一样滑下马背。小喽啰们没见过真阵仗,吓得屁滚尿流,想跑,忘了身在马身,直嫌老天只给马长了四条腿。事情发生后,陶水瓮把儿子陶浪托付给付强人,趁天没亮,坐上猪尿泡过了河。次日凌晨,一匹阔马来到强人圪旦,马身上栓着一把带血的片儿刀,还有一封信。人们吓坏了,明知是恐吓信,没有一人敢上前。付强人的二小子有些憨傻,他跑过去把信扯下来。信上的“屠村”二字令全村人胆寒。风暴真的要来了!

付强人连夜组织人挖水渠、挖菜窖,用水渠御敌,用菜窖藏身。陶水瓮临走时说,菜窖藏身是吕梁地区的做法,水渠御敌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河套水多,利用水的优势或许可以险中取胜。强人圪旦所有人的性命,都系在陶水瓮的临别嘱托中。陶家三口人,媳妇麦花疯疯癫癫,儿子陶浪还未成年,只有强人圪旦安全,他的家人才安全。几户胆小的逃走了,留下的都是誓死保卫家园的人。付强人又突发奇想,把菜窖口留在柴禾堆、猪圈、鸡窝、红躺柜下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过去他们等麦熟、等豆落,现在等土匪,等了一天又一天。他们还演练了几遍下菜窖的速度,提出“绝不恋财”“保命要紧”的口号。保家团成员以组为单位,把东西南北的水渠分开,一旦土匪进来,就迅速挖口子,使外围形成水漫滩的景象,让土匪的马陷入泥沼,无法向前一步。那天晌午,知了稠密地叫着,没有一丝风,突然火光冲天,快把夏天烤焦了,土匪的马队闪电般跳过水渠,将数十只火把丢向场面,真的把麦子烤焦了。

人们见水渠没起到作用,反而失了粮食,

心下也就不相信什么破菜窖。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向场面,哭天抹泪,十指抠地,死的心都有。土匪不让他们死,让他们交出陶水瓮,他们说跑了,土匪逼他们交出陶水瓮的儿子。付强人情急之下把二小子推过去,他就是陶浪!二小子被带走了。三天后送回已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付强人却被任命为圪旦长,负责给土匪养马、收租、当眼线。村里人都说付强人牺牲憨傻的二小子,换来的功名利禄能使付家安然,谁也不知道付强人早已心如刀绞。不久,付强人以饿肚子为由,把陶浪过继给油房圪旦的掌柜邓油油。

土匪也侵占了油房圪旦,邓油油也是土匪封的圪旦长,和付强人属同级,此人嚣张跋扈,土匪派十足。但陶水瓮的疯媳妇麦花突然很清醒地对付强人说“邓油油是自己人”,爷爷才放心地把陶浪交与邓油油。每年冬天,邓油油都要在一个白毛雪天,套上马车,拉上妻女和上好的贡品,虔诚地登上乌拉山,跪倒在一百零一座敖包下,向长生天忏悔。忏悔什么?土匪们跟踪过,风太大,什么也听不清。付强人也跟过,风太大,什么也没听见。后来,几乎是同一时间点,陶浪从油房圪旦消失了,麦花从强人圪旦消失了。陶浪消失邓油油不急,麦花消失付强人万分焦急,他去陶家查看,发现屋里整整齐齐,一点也不像疯子住过的家。再后来坊间传闻,以陶水瓮为代表的中共河套特支,派人打入土匪内部,发展穷人会,建立党小组,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兵运革命。土匪如惊弓之鸟,不战自退,陶水瓮趁机收编了强人圪旦和油房圪旦的土匪,壮大了革命队伍。

一天晚上,一个头戴大斗笠的人来找付强人,付强人一见那双眼睛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竟然是陶水瓮!陶水瓮问付强人要媳妇和儿子,付强人两手空空。陶水瓮怒目圆睁,手按在腰间的勃朗宁枪上,脖颈上的青筋突突地跳,眼看就要爆发。付强人说:为保护陶浪,我牺牲

一子,只剩下顶门立户的独根苗,你还想怎么地?陶水瓮扣上枪袋:“我去找邓油油!如果情况不属实,我绝对不放过你!”

付强人就是付家太爷。

陶水瓮的这句话,折磨了付强人一辈子,也折磨了付家四代后人。

初中毕业后,付欣然突然要去包头读书。那天的天气不冷不热,太阳始终躲在云层下面。我从自家的小巷走出来,穿过大大小小数十条小巷,来到一座清冷的柳木门前。所谓清冷,是相对于小巷外面的喧嚣而言,整条小巷,只有这家的门又矮又破,里面又老又丑的主人去世后,又接续上一个新的又老又丑的主人,他们就是付欣然的爷爷和父亲。付欣然拉开门,看到我有些激动,像往常那样温情地望着我。我至今记得她那天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浅色上衣,领口洗得发白,身上的紫罗兰油味道很浓。虽然后来她从包头给我寄过几次紫罗兰,但都不是当年的味道。

付欣然说,我在包头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继而调到党史办公室工作,利用工作之便,查阅了大量资料,想弄清楚当年的真相,还我付家以清白,结果发现河套的战争历来没断过,可追溯到战国末年。每当改朝换代,河套的渠地就是争夺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1925年至1942年年间,河套发生过国民革命军“冯玉祥誓师大会”、学运、农运、兵运和抗日救亡运动。其间,地下共产党组织成立的“红军塞北支队”,发动了著名的“祥泰裕起义”,发生了敌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顺城惨案”。1939年底,日寇进犯河套,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队,配合晋军和游击队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宏大厚重的历史压在付家头上,竟像沙土一样不值一提。

河套解放后,废墟上建起了新的家园,一些残余势力不甘心覆亡的命运,明里暗里进行

种种破坏活动,一时间,河套又现土匪。剿匪部队成立了,陶水瓮任连长,经常在狼山山麓迂回,堵截逃散的土匪。土匪一散,被迫上山的百姓逃了出来,登记造册时,陶水瓮意外地发现“邓油油”的名字,跑去一看,此油油非彼油油。随之而来的事情,付强人当圪旦长的事儿成了重点。那会儿,潜伏的特务、从良的土匪、反动圪旦长,都被揪出来重新审核,折腾了好多年。为了让他安享晚年,爷爷寻找过线索,父亲也寻找过线索,但时过境迁,一无所获。我也曾走遍省市档案馆、文史资料馆、抗日资料库,查阅了无数资料,也是茫然无果。关于邓油油这个人,我分析是化名,当时很多地下党都用化名。还有一点,邓油油到底是土匪还是自己人?

基于工作的关系,我有一年遇到一位五原战役的幸存者,据他讲,他们收集的140名烈士证件中,83人证件残缺,有的只有名儿,姓氏被炮火吞噬。我请他看看有没有“邓油油”这个人。几年后相遇,他说有个模糊的“邓”字,名字被火烧了,后来立碑时,碑名为“邓(空)”。又过了几年,我结婚生子,不再把那档子事当重点,一心扑在家庭和工作上。后来去河套参观总干渠,也就是沿黄河北岸横贯河套的一条与黄河平行的姊妹河,戏剧性的是,我父亲也在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人群中穿梭,脸上满是期待,他胸前挂着一个牌儿,上面写着:寻找强人圪旦陶家后人!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付家与陶家的孽缘还在继续……

多年以后,强人圪旦改称“曙光村”,寓意光明前景;缠金河改称“永济渠”,寓意永远流通。很多事物都变了,唯独我爹寻找麦花和陶浪的决心没变。当河套的渠地在新时代真正实现为人民造福时,当年那些人的后人不可思议地回来了。邓油油的外孙女,有一年拖着羸弱的身子去五台山还愿,路过河套,想起邓家的陈年旧事,便来到乌拉山一百零一座敖包下祈福,平地一声雷地掀开了那段尘封的秘密。

原来，邓油油是绥远党组织派到河套的骨干，与上峰单线联络，无下线，为掩人耳目，当了圪旦长，和土匪打成一片，利用特殊身份为山区作战部队筹钱筹药，敖包就是他们的联络点。“祥泰裕起义”爆发前夕，他送走陶浪，独自奔赴战场。据我后来查证，祥泰裕当时叫罗缸房圪旦，是屯垦军410团11连的兵营。11连明为兵营，实为后方种地的农民，因头头经常克扣他们的军饷，士兵大为不满。在这种情形下，潜入兵营的党员成立了“红军塞北支队”，决定择日起义。——如果邓油油加入起义军，那他很有可能是无名英雄。而付强人掩护地下党过河，保护红二代，也应该算是无名英雄。在付家几代人的遗言中，都说“陶水瓮曾经回来过一次”。他和付强人见了一面，他说“你这辈子咋跟我纠缠不清”，付强人说“送你过黄河送下的错”。他们一前一后离开人世。按照陶水瓮的遗愿，陶家祖坟迁至永济渠对面，他说要在高高的地方等着亲人回来。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历史中，曙光村接待了一位英国侨民，名叫浪·赖特，竟是失踪的陶浪的孙子。陶浪当年被邓油油秘密送去太原，在地下工作站待了三个月，等来了母亲麦

花。麦花当年是邓油油上线的另一支单线，身份暴露后，被秘密转移出国，临行前与儿子陶浪相聚。邓油油的确是化名，真实名字叫邓玉华。来河套之前，邓玉华是中共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党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也笼罩整个绥远省，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抓捕、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决定，将部分党员疏散到农村开辟地下工作。次年六月，邓玉华和另一名同志来到河套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讲完故事的付欣然眼睛出奇的明亮，虽然我们已近暮年，但她由于轻松散发出来的光芒仍令我感动。我们心情大好，决定驱车去曙光村看看，听说那里的小麦一眼望不到头。我眼前呈现出强人圪旦的轮廓，它像一幅画，任我和付欣然端看。

现实是，付欣然手握方向盘，絮絮叨叨地说：“付家人有坚强的品质……”

我盯着付欣然，发现她确有一股坚毅果敢的劲儿。很奇怪，我竟又闻见紫罗兰的味道。我想，河套人民皆是无名英雄啊！■



1940 年的麦种

■刘利元

1940 年的春天,塞上和往常一样刮着刺骨的寒风。爷爷穿着单薄的棉衣,手提一把撬棍,不停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把撬棍插入泥土里,挑开地面的浮土和浮土下掩埋的麦草,抓一把麦草遮盖下的麦粒儿紧紧攥在手里,又双脚并用,撮土把洞口埋上。正捡拾柴禾,准备烧火做饭的奶奶知道,爷爷遇到难事儿了。

头一件是乌拉河没来由地来了一场凌汛。乌拉河本是黄河故道,往常只是夏秋发大水,不想春天就漫滩了,爷爷在河边开垦的十几亩地全部被淹没了,硬杠杠的红胶泥地变成一滩滩浆糊,踩一脚陷一个坑,不仅骡马无法下地,人行也非常困难。河套的小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眼看到了播种时节,可是漫滩流淌的黄河水没个停歇。

第二件是拉骆驼的人捎来一封信,说老家没人没粮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省民勤县遭遇特大旱灾,庄稼绝收,满目赤地。为了活命,爷爷和二爷爷、四爷爷一路逃荒,步行千里穿越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来到蘑菇塔拉(意为苦水草原,本为蒙古人弃置的草场)。弟兄三人挖坷垃盖房,人拉犁开荒,给地主打长工,给牧主打短工,要么给人家养猪养羊,要么给人家放骡子放马,要么给人家脱麦子打场,终于有了些积攒。自家种麦子种糜子种大豆种高粱,有了点儿余粮。那年月匪患严重,如

果粮食放在粮仓里,很容易被人抢了,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藏粮于地,分多处挖坑窖藏粮食。藏粮之地非常隐秘,具体在哪儿,只有当家的人知道。离开民勤县 11 年,爷爷和二爷爷先后娶媳妇成了家,算是在后套扎了根。十多年里,没有听到老家的半点儿消息。爷爷第一时间想到,信应该是大爷爷写来的。不料请识字人读过,才知道信是大奶奶请人代写的。原来大爷爷在几年前因疾病去世了,大奶奶一个人带着四个小孩艰难度日,家里断粮了,万般无奈托人到后套寻找小叔子。

第三件是四爷爷被部队拉去做了伙夫。说是有一场大仗要打,乌拉河里流淌的带着冰凌茬子的凌汛水,也和这个有关。上一个年头受了旱,小麦在灌浆的时候缺了水,打下的粮食并不多。以前他们常常躲兵,凡有部队进村,弟兄几个早早跑到后山藏起来,等风平浪静了再回来。这次,爷爷、二爷爷、四爷爷一个个都守在家里。他们早早听说了,打的是日本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平头老百姓,应该尽的责还是要尽的,轮到谁去就谁去。

“宁可饿死爷爷娘娘,也不能吃籽籽响响。”后套一直流传这句话,意思是就算把爷爷奶奶饿死,也绝对不能吃籽种。可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要比吃籽种还要令人心焦。整个冬天,爷爷、二爷爷、四爷爷都在打兔子套野鸡,

蘑菇塔拉一带的野生动物几乎绝迹。再后来挖芦根,白白嫩嫩的,咬起来嘎嘣脆。天气稍微暖和了,地畔的苦菜芽露了头,拎个铲子挖苦菜。河边的榆钱绽叶了,挎个篮子摘榆钱。到了夏天,河里会有鱼,可是现在还没有。怎么办?没有籽种,老家人就断了根。没有口粮,没有力气打日本人。经过再三思忖,爷爷开了院子正中的地窖。虽然排行老三,但爷爷是弟兄几个的主事人。二爷爷出一头驴子,驮上爷爷出的一口袋籽种,让骆驼队带回民勤。四爷爷牵着自家的骡子,驮着一褡裢干粮,去了部队。

留守在蘑菇塔拉的爷爷,又经受了两个考验。春寒该怎么度过?全家人几乎变得和羊一样,见了嫩绿就啃咬,芥菜、羊奶奶、蒲公英根、酸胖、白刺根上长的锁阳、梭梭根上长的苻蓉,能吃的几乎全吃了,实在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了。再不吃籽种,真的要饿死人了。奶奶生的第一个小孩,因为营养不良夭折了。满以为从二爷爷家抱养了大姑,会把家里压住,往后生的孩子会健康成长,不想连大姑也怕保不住了。在最艰难的时候,爷爷和二爷爷走了一趟后山,用夏收的小麦作担保,向熟识的牧民借来一褡裢炒米,度过了饥荒。春种该怎么播种?以往种糜子,爷爷总是把地滚耙平了,端个铁盆

在地里边边走边撒,然后再用骡子拖个木耙掩籽,一场春雨过后,无边无际的荒漠里便长出一片片的绿苗苗。麦种少了,奶奶说:“也用这个办法吧!少用些籽种,多种几亩地,没准儿打的粮食还比以往多呢!”爷爷说:“麦子必须挤抗在一起才能分蘖,麦种不能像糜子那样孤零零地播撒,势单力薄了,颗粒无收!”

其后发生的事情,验证了爷爷的判断。1940年3月间,傅作义部以水代兵,掘开黄河故道乌加河(乌拉河的下流),让侵犯后套的日军机械化部队陷于泥淖之中,取得巨大胜利。爷爷在罗圈湾密植的麦子大获丰收,不仅还清了后山蒙古人的欠账,而且略有积余,全家人过了一个饱年。很多年后,村里老人说起爷爷种的那块麦地,依然赞不绝口,说麦子长得特别旺盛,一镰刀下去,割倒的麦子单手握不住,需要一只手挽住收,另一只手用镰刀挽住掩,才能保证麦子不零流了。

当时的大姑,年仅三岁,但是记忆特别清晰。没事儿的时候,总是对我说,1940年开春的麦种,一颗一颗的,红红的,亮亮的,总想咬一颗在嘴里,哪怕只是含着抿着。但是一颗也没有吃到,你爷爷管着,谁也不让动。■



难忘的记忆

■张 荣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年过古稀,高大挺拔的身躯微微发了胖,站在旁边像一堵小墙,银白的短发倔强地直立着。因常年生活在京城的机关大院,他面色白皙,当年的英姿依稀可辨。

他戎马半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乡音依旧,声音洪亮高亢,黄土气息十足的陕北方言里偶尔带出一两个普通话发音,倒是丝毫没有违和感。

他是祖母的弟弟,在家行四。按照我们老家的称谓,我们管他叫“四老舅”。四老舅难得来一趟,我们全家都想给他吃点好的,他却点名要吃从前最乡土、最怀旧、最简单的饭食,尤其喜欢我母亲做的胡麻油烙饼(可能是这些饭食也最怀旧吧)。伯母从邻居家弄来些荞面想给他个惊喜,但她不会做就叫了我母亲去帮厨。那是1990年夏,我当时也没吃过荞面,很是期待,但当看到乌突突的乱麻般的荞面条在黑铁锅里翻滚,我立刻失去了食欲。母亲做了西红柿土豆肉丁的面卤,浇上去勉强盖住了灰头土脸的荞面,我只吃了一口就偷偷地倒给了祖母。可他却吃得很香,边吃边说起年轻时的琐事。

四老舅1918年出生于陕西省府谷县,1938年离开故乡,北上延安参加革命。他是在九死

一生的战火中活过来的。还没有见到他时,祖母讲述过他的故事。他曾对祖母说:“姐姐,那是打仗啊,是拼命的事情,我亲眼看见我的战友在我面前噗通噗通地倒下去,有的伤残,有的却再也没能站起来。”从此,我每次看战争片,就想起他说过的这一段话。就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他们用血泪、用生命、用和亲人甚至和整个世界生离死别换回来的。

那天,他坐在伯父家客厅的餐桌旁,大口吃着口感粗糙得让我难以下咽的荞面赞不绝口。他说,刚到延安的时候吃过荞面,是一次外出途中不得不在老乡家吃饭时。当地的老乡把荞面作为稀罕食物给他端到桌上。“我们那个时候纪律严明,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允许我们吃一点老乡的东西。”他拿起手边的毛巾擦擦汗,抬起头对大家说:“即便是万不得已吃了,也要给老乡付钱的。”说完他又夸赞我母亲的厨艺好,做的面卤北京也难吃到。

我隔着四方的餐桌望向他,他银色的发间渗出细密的汗水,顺着白净的脸颊淌下来。因为身体较胖,他的眼角皱纹并不多,一抹慈祥的微笑挂在唇边。他穿着的一件褪色的鱼肚白衬衣,因盛夏的热贴在了身上。伯父要开电扇,他阻止了:“不用开,那个东西很费电。”我放下碗,跑到院子的葡萄架下乘凉,隔着窗户听他们笑谈。

正午的炎热退下去时,祖父和四老舅都搬了小马扎坐到院子里乘凉,聊他们年轻时的亲人和伙伴。其实我很想听听他讲战争、讲历史,可没能插上话头。

二

童年时,我家山墙上的相框里有四老舅年轻时的照片,四寸大,穿着板正的军装,大盖帽,一张年轻的脸,俊朗潇洒,最显眼的当属我看不懂的肩章。父亲说,是大校。当时他刚过四十岁。

他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骄傲。尤其是祖母,她常常和我讲起小时候的事,大多是和四老舅之间的。祖母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其中和四老舅的感情最好。祖母说四老舅小时候非常聪明,爱读书,从家里的私塾到县里的中学,一直读到延安的“抗大”。祖母说家里也曾想送她和四老舅一起去读书。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去?”祖母回答我说:“我离不开我妈。”这个故事每次都以对祖母善意的嘲笑告终,祖母也笑着,并不气恼。我的眼前就会脑补出一个高大英俊好学的少年,满怀报国的理想,从贫瘠的黄土高原出发,踏遍荆棘,一路走到新中国红色的土地上。

从我识字开始,父亲就让我磕磕绊绊读家里的来信,其中我最喜欢读四老舅从北京寄来的信:黄色的牛皮纸信封,地址是印好的红字,至今仍记得“六机部第七研究院。”四老舅的信是写给祖父祖母的,开头是“姐姐姐夫近日好。”七月的黄昏,盛夏的余热渐渐退去,黄土院子里,祖父点燃了半干的艾蒿,我和着微香读出这一句,望向已白发苍苍的祖父祖母,觉得这样的年龄,还有人叫他们姐姐姐夫,真有意思。

那天,一样的黄昏,余晖从手掌般大小的葡萄叶子间落下来,浅金色的光斑落在青砖的院子里,给四老舅和祖父的白发镶上一圈金

边。他们坐在葡萄架下喝着茶聊天,最后终于聊到了革命与战争。

指引四老舅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的化学老师唐凤都。他说:“唐老师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很有学问,不仅教化学,他的数学、物理、英语都很好。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唐老师开始推荐我们阅读《大公报》《救国日报》等。第二年,他就带领我们参加了榆林青年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7年底,满怀救国热情的四老舅和他的同学怀揣着唐老师的介绍信,从当时国统区的府谷县出发,一路向北奔向延安。“那时候年轻人去延安都是‘偷跑’,重重关卡查得很紧,好在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一路隐瞒身份,终于顺利抵达。”

在延安,四老舅先进入陕北公学培训班学习,因表现良好,刚刚20岁就顺利入党。陕北公学结业又进入抗大学习。当时,抗大全部实行正规部队管理,目的就是培养战争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在抗大,四老舅和他的战友们有幸聆听了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为他们日后的革命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由于战事吃紧,四老舅和他的部分同学因为成绩优异、表现良好提前毕业,正式成为革命战士被编入前线部队。

1938年6月的一天,四老舅和他的同学一行十余人,在一名走过长征的老红军的带领下,由延安出发前往晋西北。

从延安到晋西北,如今去看这段路,依旧是山川河流、上山下沟。那时,他们还要时时提防敌军的阻截。十几个娃娃兵在一位老红军的带领下,经过十几天的长途徒步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一二〇师师部驻地山西省岚县。他深情地回忆:“初入一二〇师,我在后方,担任文化教员,不久组织上又调我到锄奸部工作。”

在锄奸部工作不久,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参谋长周士第等首长率领部分战斗部队挺进华北敌后有名的冀中军区。四老舅作为师部的战士,第一次参加了武装长途战斗行军。

到达冀中军区不久,他首次参加战斗,从一名学生正式成长为革命战士。“那次是鬼子扫荡,当时,我们师部的官兵驻扎在一个叫‘南留村’的村子里。刚到了五六天,突然接到消息说鬼子已经把村子包围了。不远处的北留村战士们已经进入战斗了,我和队长立刻带着战士们冲向村边阻击敌人并掩护师部和医院撤离。经过拼死抵抗,顺利完成掩护大部队撤离任务。参战的战士大多数都是像我这样的新兵,只有队长和两个班长上过战场,但我们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并最终取得胜利。为此,领导还表扬了我。”

首战告捷,年轻的四老舅从此将自己当作了一名勇敢的士兵。南北留村战斗之后,一二〇师又在齐会村打了胜仗,基本全歼了来犯的日寇,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一二〇师名声大振,并完成了冀中军区的部队整顿。之后不久,一二〇师奉中央命令回师晋绥军区。四老舅作为一二〇师的一员,紧紧跟随着师部的脚步在边区转战,足迹踏遍千山万壑。

1939年至1945年,六年时间,冀中的激战、晋西北的饥荒、各个根据地被扫荡……他紧紧地跟随着党中央的脚步,跟随着一二〇师的脚步,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40年,晋西北大旱,根据地严重缺粮,他们整整吃了四个月的嫩树叶和黑豆。其间,四老舅在师部当特派员,经常要向参谋长周士第汇报工作。一次,参谋长留他吃饭,他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他说:“那次吃得挺不错,有大米饭,还有腊肠和鸡蛋。我边吃边想,真幸运呀,跟着首长解解馋。可后来,我才听说那是从敌占区回来的同志给周参谋长带的一点礼物,碰巧被我赶上了。再后来,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留我吃饭,我才发现首长们吃的和我们一样。”

此后多年,四老舅跟随着一二〇师转战全国,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全部力量。在火热战场上拼死冲锋,在没有硝烟的阵地上隐姓埋名,失去过战友,失去过亲人,但从来没有放弃最初的理想。

那天的晚餐,四老舅坚持要吃中午吃剩的荞面,我母亲重新做了鸡蛋黄瓜丁的面卤。我回味着四老舅讲的故事吃了半碗荞面,觉得荞面并没有多难吃。

三

我家相册里年代最久远的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53年,拍摄地点为河套平原乌拉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在祖母与四老舅的大哥家。那是四老舅1938年离开亲人后的第一次相聚。彼时,他们的父母已逝去多年,故乡业已遥远。这张照片如今由我父母保存着,当时我父亲只有三周岁多。

抗战胜利之后,四老舅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保卫部侦察科长。他脱下军装换上便衣,隐姓埋名潜伏在民间,与来自各方的势力作斗争。此后多年,四老舅化名“李一夫”,应组织要求在各个需要他的地方潜伏,斗智斗勇,险象环生。在哲里木盟(今通辽),四老舅和土匪展开各种战斗,当时土匪头目咬牙切齿地要“活捉李一夫”,但最终又被他的智勇折服,弃械投降。

1961年,四老舅从海南调回北京,从部队转入国家在某机部研究院,在第七研究院任院长,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惯。祖母多次应他邀请进京去他家小住,回来总有些小笑话讲给我们听。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祖母说四老舅在家穿一件磨损不堪的旧短袖衫,后背的纤维已经丝丝缕缕,祖母不懂织物的纤维,用了一个乡村人最形象的比喻。祖母跟我父亲说:“你四舅,啊呀,还是穿得破破烂烂,在家那件衬衣,后背就像猫抓过一样。”最后祖母又笑

着补刀：“还是院长，恶心的，省下钱做啥用？”祖母这句“恶心的”是口头禅，无恶意，用府谷方言讲出来格外诙谐有趣。

四老舅回到北京后，祖母多次进京去看他，四老舅每次都用吉普车去接送。祖母返程，四老舅必为他唯一的姐姐买卧铺，此外不给任何人这个特权。如果子侄小辈流露出想用一次车的愿望，必招一顿训斥。

我们在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的老家居住时，年年新年之际，都会收到四老舅寄来的挂历，硬牛皮纸筒的末尾签着他的大名。我家是村里唯一有挂历的人家，挂历的印刷质量一流，内容年年不同，我印象最深的是雷诺阿的油画和范曾近作集。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祖母每次从北京回来都会带北京果脯、稻香村的点心和王致和的臭豆腐，我是那时村里唯一吃过稻香村的孩子。四老舅从北京给我家买回来的缝纫机至今都是我母亲的宝贝。

2023年夏，我们全家携伯父共12人回到祖籍地府谷。如今，祖父母生活过的宅院已成为县里的旅游景点，名为“张家大院”。远远的路牌上就看到了它深棕色的标识，堂哥张永飞早早地在黄河边上等我们，带我们逐一参观讲解。在大门外的一处破烂小仓前，堂哥对父亲说：“九爹，这个就是太姥姥（祖母的母亲）放棺木的仓子。”我曾听祖母说过，她的母亲在我家去世，曾在院外停灵达半年之久。我望着百年前破烂的砖石感慨万千。彼时，祖母祖父那一辈人均已作古多年。

祖宅张家大院建筑历史150余年，是清代四品武官的府邸，两进院落，斗拱飞檐均为宫廷式，但堂哥说仍不及县城里祖母家的宅院。

从祖籍地回来，我想写点什么，想起多年

前四老舅将他的部分回忆写成一本书，书名为《难忘的岁月》，寄到伯父家给我们全家传阅。我从伯父那要来，因年代久远，这本薄薄的册子已破破烂烂，在书的第37页至39页，四老舅记录了整个革命过程中唯一一次与亲人相见。

1942年夏，四老舅在赴任途中隔着黄河路过我家祖宅。当时他所在的地方是山西保德县，黄河对岸的家乡府谷县属于国统区，他隔着河就看见他唯一的姐姐家却不能过去，而对亲人的思念又让他不甘错过近在咫尺的相聚机会。于是他就站在河边喊我祖母的名字，而幸运的是真的有人回应了。不一会儿，我祖父就借到一只木船划到对岸和四老舅相见。祖父再三劝说四老舅过河到家里住一晚，看看姐姐和外甥们。那时，四老舅母亲的棺木就停在祖父家的大门外，作为儿子，即使不能再见到母亲，能够扶棺哭一场也好呀。可是，身为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他不能这样做。祖父在四老舅那里住了一晚，给四老舅讲了亲人们的近况，四老舅给祖父讲了革命理想。分别时祖父看四老舅穿着敝旧就拿出五块大洋给他。四老舅却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你是我姐夫也不能破例。祖父上了小木船划远了，四老舅望着姐姐家停着母亲灵柩的方向大哭了一场……我读到这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四老舅于1983年离休，享受国家副部级待遇，2015年去世，享年93岁。我上百度搜索府谷县马道崖苏家，相关资料显示：府谷马道崖苏家为苏文忠公（苏轼）后人，不知是否属实。■

夜袭中公旗

——抗战老兵回忆录

■陈敬刚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人民志愿军“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在位于内蒙古境内抗日第八战区的伪蒙中公旗沦陷区,曾经发生过一场经典的夜袭之战,其战略意义不逊于“奇袭白虎团”,并且与“奇袭白虎团”一样富有传奇色彩。

已故抗战老兵牛锡俸,祖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东果园村,与笔者是同乡。“七七事变”爆发前的一个月,牛锡俸考入父亲任教的学校——西北农业园附属高中。正值国难当头之际,他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们纷纷高唱着《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日的队伍当中,他也萌发了参军入伍的念头。但由于他当时年龄尚小,父亲并不赞成,然而他那颗“躁动”的心早已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在1939年毅然报考了位于西安城南王曲镇西樊村的黄埔军校七分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1941年夏天,牛锡俸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获得陆军步兵少尉军衔,被派遣到抗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傅作义部新三十一师九十二团五连任少尉连副,同年8月被调往十二战区军官培训队参谋训练班,培训三个月后被调到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1942年春,他受到傅作义将军召见,实授新三十二师

通信连中尉排长。1943年,他被调任骑兵第四军参谋处任上尉参谋,负责作战训练业务。

1944年9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日渐处于下风。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部决心除掉敌方右翼,将战线向前推移,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发起大规模反攻,从而发动了艰苦卓绝的“夜袭中公旗”战役。

中公旗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东北部,东与包头市相连,距呼和浩特市约400公里。该旗由伪蒙古军总司令、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亲自率军驻守,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高度重视该战役:派遣由骑四军骑三、骑四两个师和一个步兵旅组成的大部队分路推进,由骑兵集团直捣中公旗旗府(本巴台,今呼勒斯太苏木境内)消灭李守信的两个骑兵师;步兵旅沿狼山向中公旗外围的奴其镇发起进攻。战役进行期间,牛锡俸担任军长与骑兵集团之间的联络参谋。

据牛老生前回忆:“当时负责守卫中公旗的敌军,除了李守信的两个伪骑兵师,还夹杂着部分日寇的正规军队。双方在士兵人数方面可谓旗鼓相当,但日伪军在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上却远胜骑四军。如果发动正面强攻,

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经副司令长官部战前会议研究,决定采取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中公旗。”

9月13日夜,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牛老清楚记得:按照战前部署,大部队在出发之前,所有参战的马匹用笼套将嘴巴套上,并且将马匹的四蹄用棉花包裹起来避免发出声响。从士兵到指挥官,几乎每人嘴里都衔着一根小树枝或细棍,以防止交头接耳产生喧哗。牛老对此颇有感慨,他从小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描写古代军事战争的小说,而眼前的情景恰如小说中所描绘的古代作战时在夜间偷营劫寨的场面。

在夜幕的掩护下,大部队就像一支无声的暗箭朝中公旗方向射去,一直摸索到阵地前沿敌人也没有发觉。随着总攻信号的发起,我军英勇的骑兵、步兵战士在数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强大攻势,那人喊马嘶的壮观场面真可谓“人如猛虎,马似虬龙”。

战役进行得很顺利:事先毫无战斗准备的日寇和伪蒙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吓懵了,几乎毫无反抗和抵御的能力,除了小股敌人偶尔鸣枪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许多敌人还没有搞清楚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睡梦中丢掉了性命。

此役可谓战果辉煌:负责进攻奴其镇的我军步兵旅的一个营深夜攻入镇中,击毙敌特务机关长并生俘日寇十人,全歼伪蒙一个中队约200余人,缴获电台一部,敌右翼特务机构被彻底粉碎。骑兵团于当夜生俘30余人,全歼伪蒙驻中公旗一骑兵旅。时任伪蒙古军第六师师长的蒙族亲王林沁僧格在战斗中被活捉,王

爷以下的王公贵族约数十人亦被俘虏。至此,狼山以北约600余里的沦陷国土宣告光复。

在那场夜袭战斗中,我军部分军队向包头发起佯攻,使得包头守敌不敢出援中公旗,从而确保了战斗取得圆满胜利。三天后我军重新集结时,包头之敌乘三辆军车携两门山炮向奴其镇发起进攻,我军一个营居高临下将敌军击退,中公旗战役宣告彻底结束!

谈到这里牛老略感惋惜:驻守中公旗的“大敌酋”李守信漏网,未能被击毙或活捉。他侥幸逃脱,带领少数亲随部队冲破包围圈向包头方向逃去。战斗结束后,部队中一位文职官员风趣地将唐代著名诗人卢纶的五言绝句《塞下曲》略作改动,用以描绘这场经典的夜袭战:“月黑雁飞高,李贼夜遁逃。欲将轻骑逐,战火满中公”。

“夜袭中公旗”之战虽然没有对内蒙古战区境内的日伪军造成致命打击,但却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它标志着在广袤无垠的蒙古草原上对敌发起总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此役令远在察南(张家口)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统治者德王震惊不已。

牛老生前曾感叹道:“舞台剧《奇袭白虎团》成功地运用京剧形式表现了抗美援朝的战斗历程,被确定为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当年我曾经多次观看。每当欣赏到剧中我军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的那场‘抗战版奇袭白虎团’之战。时隔数十年,当时许多战友的名字已经记不清了,但共同抵御日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却永远不会忘记。”■

河套,群星之碑(组诗)

■王梦灵

沟壑边,枪声撞响了风

那时候天还没亮,枪响先来了
河套的风停在碱蓬草上,没地方落脚
年轻人刚从动员会的油灯下走来
刚懂得“团结”写在热血里的分量——
连枪托都还暖着
他们站在盐碱沟边上
等一个约定的黎明
十二个小时,布条一样被撕开
每一片都没有尽头

命令像蛇一样爬过沟壑
鬼子不懂咱汉语,更不懂——
比阴山石头还硬的骨头
炮弹啾啾砸下来
地皮翻了个身,还是咬着牙
红,就这么硬生生地渗进了碱土
有人看着自己断了的腿,什么都没说
也没求过,没晃过
一下一下地扣扳机
把名字往黄河边塞
铁片扎进皮肤,那声音——
像换了种方式呼吸

枪口熄了,风吹过阴山

吹得沙蓬草哪儿都回不去
敌人的脚步靠不上前
他们怕,怕那些清瘦却燃着火的身体
沟底躺着的手还攥着枪,像没走
他们什么都没留下
敌人——也什么都拿不走,除了恐惧

刺刀没了光,夜还不肯停

一个名字都没被喊出来
刺刀的热度,冷在塞北的风里,太慢
战壕空了,再也没有眼睛看你

他们早就知道结局在哪儿
不是炊烟,不是暖炕
是空了的弹袋,是党小组长攥不紧的手
没有再响的枪,没有喊声
只有影子,一层一层压下来

鬼子喊话
回答的是——子弹
有人咬着牙站起,像一面不倒的旗
有人趴着不动
贴着变凉的碱土地,等最后一口气汇入长河
最后一个人拉着另一个
拖着整段被血浸透的誓言往前走

刀子进了肉,那声响短促
皮靴踩过身体
大地都叹了口气

战争的夜——真长啊,长过河套的冬天
星空模糊得忘了我们
远处的村落早没了光亮
天光,一点点淌在血里
颜色只剩一种深黑,等待破晓

碎枪,给土地的遗书

队长吼了句:“砸!”
枪头对着地,铁磕进冻土
枪托碎了,火光吞了手榴弹拉环
风卷走了口令和动员名单
他们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不肯留下

连悲伤都顾不上
手里的动作停不下来
时间早停在了这里
名字也埋在河套的黄土,等着发芽

几个还动得了的
紧紧攥着砍刀,冷光一闪
是他们交给组织的最后党费
他们停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一步一步,迎着刺刀
像往一个信念的祠堂跪拜
脚印拖到尽头,没有人回头

刀碰刀,碰了很久就没声了
身影也一个个躺下
安静了
安静得像一场没开始过的梦
只有土地知道:那些碎枪的残骸
还长着根,连着筋

黄昏,一块抹不掉的阴影

战场的黄昏不收尾
风轻轻扫着血,战壕跟着模糊
影子拉长,跑进阴山投下的怀抱
他们的名字散成碎片,在黄河拐弯的泥土里

鬼子走时,连把完整的枪都没捞着
他们甚至——没拿走个像样的胜利
两百具黑黢黢的身体
在黄昏里风干,跟碱滩的风一块沉默

人围着沟边看
没有哭,没有喊
眼神钉住那些倒下的年轻的身体
他们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但他们身上盛满了滚烫的弹壳
流下的血比黄河水还烫

黄昏一直没走,像停在了这一刻
影子一动不动,风也不说话
未来的石碑一字不语——

河水带走了什么

黄河低了声,不忍带走什么
河堤上站着蒙汉乡亲
大地被血和誓言泡过太多次
他们不说话,空气里只有新麦的香火与血的故事被刻进了水的流向
到了秋天,高粱一遍遍红着脸念出

三日后,他们垒起了土丘
黄河边移来沙柳,把根埋深些
树影盖住了坟,也盖住落日熔金
堤下,是没说出口的复兴心愿

老人在那儿慢慢讲——
“他们哪儿也没走，在咱心坎上”
他们讲不完整个河套的烽火

谁也没教时间啥叫忠勇
谁也没教历史咋写牺牲
可大河上下飘着他们的歌
故事被风带走
河堤之下——只剩土地的沉默
和骨头，铸成丰碑

山陵上，有风在说话

阴山坡上的柠条、沙棘
都记着地底埋了多少颗不屈的心
那些被党唤醒的名字，从来没歇过
松涛念着动员的誓词
墓碑的字，还清楚得像昨天的血泪

有人路过停住，看那巍巍土丘
他们听不见枪声，看不见血
脚下的大地还会轻轻颤抖
每踩一步，都有个年轻而坚定的胸膛
在说：“我们，还在这儿守着”

他们打过侵略包头城的鬼子
守过五原滩头的寒夜
没人消失
沉默的脸还盯着远方
堆土的手颤抖着，刻碑的人也在抖
但没有人往后退一步，像响应那声号令

春风扫过——还带着塞北的凉意
清晨不再喧闹
柠条沙棘底下的那些人
在碑里站着，目光如炬
谁也没忘记他们

河的那边，是他们的目光

黄河水一直往远处走
带走硝烟，留下不屈的故事
春天来了，马兰花开了
把那些焦黑的残骸和破碎的枪托藏起来

水声越来越轻
在等一个关于未来的答复
当年的血早渗进了大地
只剩下一股淡淡的香，叫“信念”

沙柳下的坟还在
这些眼睛，从这头看向那头的光明
碑上的字被风雨和岁月摸过
时间揉了一遍又一遍
像一个个睁开眼的星辰

他们看着地，看着天，看着麦浪滚滚
他不知道——
那下面，可能就是点燃他父辈的人
没有悲伤，也没哭
只有一整片深沉的、充满力量的沉默

春风轻飘飘拂过，天空一动不动
像有人熟悉地打招呼
也像有人说：
“我们从没走远，在这被唤醒的土地”■

王梦灵，编剧，导演，副研究员。出版诗集《暮色》《侧面》，长篇小说《情梦敬亭山》等六部，编创《我和班主任的故事》《霍家拳之威震山河》等多部电影并在国内外上映，曾获全国戏剧文华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江苏文艺大奖、万松浦文学奖、鲁藜诗歌奖、金陵文学奖等奖项。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诗词选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感赋

■邢 秀

一
掠土屠民岂能忘，八秩回眸痛断肠。
铁马千嘶摧寇帜，血花万朵祭国殇。
长城砖铸驱倭骨，靖社灰扬伏罪章。
莫道钟声随浪远，钓鱼岛外有鲨翔。

二
劫波渡尽剑犹鸣，岂许妖氛改纬经。
紫石英还窥旧港，蘑菇云已护新程。
靖国鬼社阴幡动，钓鱼岛波谲瘴雾生。
八十载来铭训在，金瓯缺处战袍腥。

记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沈海荣

回思往事气难休，日寇铁蹄凌九州。
几度烽烟驱敌虏，一朝捷报解民忧。
环球称霸终成梦，颜面无存已做囚。
大国神威岂容犯，关山万里竞风流。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有感

气壮山河将引弓，誓驱贼寇半球东。
钓鱼岛上惩熊罴，公祭坛前吊故雄。

为立国威扬虎胆，甘抛热血向长空。
家仇国耻岂能忘，寸土必争心所同。

乌不浪口谒抗日烈士陵园

■王子云

阴山苍莽锁长龙，烈士陵园墓几重。
取义不惜一死战，舍身换得九州同。
祭台扫净呈花匾，石径登高见翠松。
抗战精神从未灭，似闻杀喊向前冲。

五原抗战记忆

■武桂芬

八秩烽烟余烈在，五原旧忆总难移。
馆藏史迹凝烽火，碑刻英名映落晖。
柳岸弹痕犹带血，渠头残甲覆征衣。
黄河万里涛声壮，浩气长凝护国威。

观五原抗日烈士陵园有感

■金 堉

五原大捷立威名，抗日军民赴死行。
三昼鏖战寒敌胆，千秋浩气护边城。
碑前柏色凝忠烈，壁上英名照汗青。
常叹和平来不易，烽烟记忆警钟鸣。

参观腾冲国殇墓园有感

■边凤英

垂泪碑前忆国殇，抛头赴死为家乡。
 可怜墓里精忠骨，应叹人间热血郎。
 自古神州多壮烈，从来华夏出贤良。
 每思扼腕难平静，每教儿孙永莫忘。

满江红·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乔首国

烽起关东，山河碎，悲歌未歇。卢沟月，石
 狮泣血，国殇尤烈。砥柱中流擎大纛，同胞御侮
 心如铁。照枣园、烛火映宏篇，谋长切。

潜险隘，歼泉孽。连地道，强倭灭。看赤旗
 所向，寇氛终彻。十四驱驰寒敌胆，千钧力挽金
 瓠缺。待从头、重整旧乾坤，开新页！

念奴娇·历史之强音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康健勋

时光八秩，记阴霾血印，山河呜咽。万里神
 州燃赤火，白骨堆成霜雪。月冷卢沟，金陵魂
 断，青史铭悲阙。同仇凄恸，举旗终灭倭孽。

华夏风雨兼程，山河重整，换得春阳烈。未
 忘英灵埋故垒，犹有寒枪凝铁。今日钟鸣，繁街
 人立，泪向残碑切。初心长在，莫教烽火重越。

临江仙·在太行山上致敬抗战先烈

■伊生辉

悲壮激情交织，丹心热血同声。太行山上
 唱征程。苍穹闻涕泪，草木起来听。

八十年前荣辱，岂能说是曾经。遗存沃野
 各峥嵘。英雄何处觅，家国有传承。

满江红·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吕广仁

八秩流光，犹未忘、烽烟裂阙。卢沟月，曾
 临忠骨，血痕凝铁。四亿同胞齐赴难，千秋青史
 终书捷。看今朝，寰宇忆峥嵘，心潮叠。

英雄志，从未灭。民族魄，坚如铁。更扬帆
 破浪，气吞云阙。莫让烽烟重卷土，当将薪火长
 传接。待来日，再展九州威，惊尘樾。

沁园春·五原烽火

■李永明

河朔风嚎，套野冰崩，鼓震九霄。望鹰扬蔽
 野，硝烟漫地，洪涛锁寇，巷窄横刀。义浪吞云，
 刀锋溅血，川野尸横没劲蒿。残阳下，看江流赤
 染，寇首悬挑。

傅公掣指敌巢，唤万众同心战帜飘。恰寒
 沙裹铁，军民共舞，冻河凿堰，兵坝同牢。霜柏
 凝魂，渠波埋骨，八秩丰碑碣耸高。凝眸处，仰
 陵园肃穆，碧宇昭昭。■

潮起潮落

■ 菁 茵

一

莫森后半夜才回来,醉醺醺爬上了床。

苏眉张了张嘴,想和他聊聊女儿莫小琪的事,还未出声,却发现他已鼾声如雷。苏眉不觉叹了口气,扫了眼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苏眉一袭长发,羞涩地笑着,背景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看起来温婉动人。

这张照片是莫森拍的。苏眉和莫森是大学校友,苏眉学的是会计,莫森的专业是贸易。确立恋爱关系,是因为那次郊游。校团委组织大家到海边的渔村体验生活,面对大海,同学们异常兴奋,簇拥在一起戏水、玩沙、拍照。唯独苏眉,远离了人群,独自一人坐在一块礁石上。她抱着双膝,出神地望着远方。

“咔嚓”,清脆的响声打断苏眉的沉思,她猛地回头,只见莫森正端着相机瞄准自己:“对,就这样,美极了,回眸笑一下。”当看清是团支部书记莫森时,苏眉的脸上蹿上两朵红云,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莫森适时摁下了快门。这张照片,成了他们的定情信物。一来二去,苏眉与莫森成了男女朋友。大学毕业时,苏眉与莫森双双留到这座海滨小城。

结婚顺理成章。莫森的老家在山里,他能读完大学已是奇迹。苏眉深知这一点,她从不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没有房子,他们租;

没有车子,挤公交。好在莫森勤快能干、头脑活泛,他起初为别人打工,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小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婚前许的诺言一一变成现实。

聚会时,苏眉在同学们艳羡的目光中灿若桃花,大家都说苏眉有眼光,嫁了个潜力股,苏眉笑笑不作答。人们只看到如今的风光,可曾看到他们当年的困窘,更不会明白她的心里其实隐藏着不安。随着莫森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的应酬也越来越多。起初,苏眉还颇有意见,时间久了,苏眉也懒得再管。有能耐的男人,哪个不是在外面周旋。一个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撑起这个家;而女人,须是家里的主心骨,要把琐碎的日子安排得秩序井然、忙而不乱。用莫森的话说,女人打理好后方,男人才能甩开膀子在前方冲锋陷阵。生活总有残缺,能维持一种和谐,已是不易。苏眉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二

周末,莫森打来电话说要出差,莫小琪去上补习班,百无聊赖的苏眉被好友韦静拉着去爬山。

驱车两个小时,苏眉和好友来到了位于临市的乌岭。乌岭海拔很高,山上植被茂盛、地形陡峭。更重要的是,山上有一座千年古刹,名普慧寺,香火旺盛。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苏眉和好友迈入大殿。殿内有金塑的佛像,苏眉抬头看了一眼,虔诚地跪下。她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似觉头顶一片清凉,她好奇地左右看看,发现佛像两侧是一幅对联,上面的字好像闪着金光:万事皆空,因果不空,万般不去,唯业随身。

苏眉正在愣神,被韦静一把拉起,随着人流出了寺门,往一侧涌去。

苏眉看到人们围成一个圈,中间盘腿坐着一个身着灰白粗布衣的和尚,面前是一张小桌子,他正在纸上写着什么。苏眉探过身子一看,只见纸上赫然几个大字:冤亲债主。

苏眉怔怔地看着,不知不觉念出了声。这时,就听有人在说:“你今生的亲人,可能是你前世的怨敌;你今生的怨敌,可能是你前世的亲人,无有相欠不会相聚。”

下山路上,苏眉一直在琢磨这两句话。正想得入神,忽觉好友使劲掐了一下她的胳膊:“苏眉,快看。”苏眉诧异地抬头,循着好友的手指方向望过去。这一望,苏眉立马感觉血往头上涌。

她看到另一侧平行的上山路上,一个身着蓝色条纹T恤、略显肥胖的男人拉着一位扎马尾的姑娘,二人正有说有笑向上攀爬。那个男人不就是她家莫森吗?!他笑得那么灿烂,露出雪白的牙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这样灿烂的笑容,苏眉似乎多年没看到了。

苏眉觉得天旋地转,自己竟活成了天大的笑话,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对着她指指点点。若不是好友拽着她,她真想一闭眼立马从山崖上跳下去。

那天晚上,苏眉和莫森大吵了起来。莫森仗着酒劲牵强地解释:“公司组织的户外活动,女员工体力不支,我顺手拉一下,多大个事?”

“你不是出差吗?怎么爬到山上去了?”苏眉不依不饶。

“大家一块儿出去办完事,闲暇时邀请我

顺道爬回山,我总不能驳了大家的面子吧?”莫森振振有词。

“哼,这是我看见了,我看不见的时候,天知道你爬谁身上去了?”苏眉阴阳怪气。

“你,你,你无理取闹,整个一更年期妇女,和你有理说不清。”莫森抱了被子,不再理苏眉,摇晃着出了卧室,一头栽倒在客厅的沙发上。

那夜,苏眉望着窗外忽明忽暗的月亮,淌了一夜泪水。

三

那天之后,莫森回家更晚了,有两回借口应酬太晚干脆住到了外面。苏眉一肚子委屈,又不好发作。女儿马上要高考了,她不想闹得鸡犬不宁。可是怕什么来什么,偏偏莫小琪又出了状况。

那日,苏眉正在上班,突然接到老师电话,说莫小琪下午没来学校上课。苏眉的心顿时悬了起来,长这么大,女儿从未逃过课。她清楚地记得女儿午休后很认真地洗了脸,换上了连衣裙,临出门特意告诉她进入复习阶段,晚上可能会晚点回来。

苏眉一边噙噙下楼,一边拨通了莫森的电话:“我们一块儿去学校看看吧,老师说闺女下午没上课。”电话那头一片嘈杂,莫森“啊”了一声,大声说道:“她那么大人能去哪,一会儿就会回去吧。你先去看看,我这头正忙,实在走不开啊。”苏眉顿觉一阵委屈,冷冷地说:“你总是忙,孩子长这么大你管过什么?!”见莫森无甚反应,她悻悻地说:“算了,我自己去吧。”

苏眉匆匆赶到学校,看到班主任孙老师正在和另一对中年男女说话。看到苏眉,孙老师赶紧介绍:“这是李志浩同学的家长,他和莫小琪都不见了。”苏眉的脑袋嗡一声,不由得将身子倚在了墙上。

苏眉想不通,从小乖巧懂事的女儿,在高考即将来临的关键时期,怎么会和一个男生逃

课呢？难道，他俩在谈恋爱？苏眉脑中乱糟糟的。

苏眉拢了拢额前的乱发，竭力令自己头脑保持冷静。就在他们准备分头行动的时候，莫小琪和那个男生相跟着一前一后回来了。看到他们，苏眉赶紧迎了上去，一股浓烈的酒精味令她一阵晕眩，她定了定神，生气地问：“你们去哪了？还喝了酒？”莫小琪脸微微泛红，看一眼老师和妈妈，低着头小声说：“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们庆祝了一下。”

“你这混帐小子，不上课出去瞎鬼混。”那位中年男人叫嚣着要扑上去打那名男生，被孙老师一把拉住了。

苏眉领着女儿回家，一路上，她紧紧咬着嘴唇，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莫小琪大约是酒劲还未过，头靠在背靠上，闭着眼睛不说话。

一进家门，苏眉将包扔到沙发上，厉声问道：“说，为什么旷课？”

莫小琪懒散地靠在沙发上：“课程都学完了，反正是在复习，抽空过个生日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全班那么多同学，为什么就你和他过生日？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同学关系呗，怎么了？”莫小琪头一拧，不耐烦地站起来，边走边嘟囔：“别老盯着我不放，有时间管管我爸吧。”随后，她进了卧室，重重地摔上了门。

四周瞬间安静下来，苏眉呆呆地立在地，感觉自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却无处发泄。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笼罩着她，好像暴风雨前的死寂，正酝酿着惊人的变故。

四

第二天，苏眉照例不到6点就起床了。等莫小琪起来，桌上已摆了好几样。

莫小琪匆匆忙忙喝了杯牛奶，拿起一颗煮鸡蛋就要走。被苏眉一把拽住，又摁到了椅子

上：“时间还来得及，你告诉我，昨天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不跟你说了嘛，一块儿吃饭庆祝生日。妈，你有完没完。”莫小琪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

“可你们都喝了酒，还喝那么多，酒能乱……”苏眉张了张嘴，终是无法将那个字说出口。

“随随便便和男孩子出去，还喝酒，成何体统，没个女孩子样。”莫森冷不丁出现在餐桌前，阴着脸冒出这么一句。

莫小琪腾一下站起来，顶撞道：“我怎么了？不就喝了两口酒嘛。您呢？您天天喝得摇摇晃晃，您就有家长样了？”

“啪”一声响，好像空气中的炸雷，苏眉大脑一片空白。等缓过神来，莫小琪捂着脸哭着冲出了家门，莫森的脸成了酱紫色，伸出的胳膊还停留在半空中。

“你疯了吧，你干嘛打她！”苏眉推了莫森一把，歇斯底里叫起来：“孩子长这么大，你给她开过一次家长会吗？你辅导过一次作业吗？你有什么资格打她？”刚才那一巴掌好像打在苏眉的心上，她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气急败坏地数落莫森。

“我是她老子，我咋就没资格了。你看看她那个样子，都被你惯坏了。”莫森拿起衣服，早点也没吃，气呼呼地走了。

苏眉愣在原地，心不安地跳着，窗外不远处就是大海，她隐约听到了浪头拍击海岸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那一巴掌后，莫小琪开始与父母冷战。她回家后不再说一句话，连平时喜欢的吉他也不弹了。看着从前没心没肺的孩子，一下成了这样，苏眉心疼极了。她开始恨莫森，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莫森管得很少。女儿如同她的一件珍宝，一直被她小心翼翼捧着、呵护着，别人可以欣赏，倘若伸手，那就是侵犯。

苏眉变着花样准备各种食物,带着笑脸讨好莫小琪,还专门出去为她买了一身漂亮的牛仔服。但莫小琪熟视无睹,依旧冷冰冰的,看都不看苏眉一眼。莫森依然后半夜才回来,夫妻俩难得说两句话。家里的空气好像凝滞了,苏眉感到一阵窒息。

五

那晚,苏眉刚洗漱完正准备上床,保姆打来电话,说苏眉的父亲情况不好,刚打了120。等她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她的父亲已被送入手术室。保姆小方焦急地说:“苏姐,你可来了。吃晚饭时苏叔叔还好好的,等我拿药给他时,他突然开始流口水,不能说话了。”

苏眉拍拍小方的肩膀,紧紧攥着她的手,拉她坐在长椅上:“没事的,会没事的。”苏眉的心里七上八下,与其说是在安慰小方,更像是在安慰自己。她摸出手机拨打莫森的电话,提示音说不在服务区。苏眉盯着“手术中”三个红色大字,一时精神恍惚。

后半夜,父亲从手术室出来,病情趋于稳定,被推入了重症监护室。苏眉给小方安顿了几句,匆匆忙忙往家返。女儿应该晚自习回家了,明早她还得分给孩子准备早餐。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不能让孩子有任何闪失。

午夜的街头,行人车辆稀少,苏眉的车子渐渐超速。在经过一个岔路时,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迎面驶来,苏眉来不及减速,她赶紧打转方向盘,“哧”一声,还是和那辆车重重地摩擦了一下。白色小轿车停下了,车门打开,一个化着浓妆的年轻女孩走了下来,苏眉也赶紧下车走了过去。那女孩柳眉倒竖:“你怎么开车的?”苏眉连声说着对不起,围着车子仔细看了看。

她看到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她揉了揉眼睛,一下怔住了,那不正是莫森吗?他显然喝多了,身子向后仰着,睡得人事不省,嘴微微张着,衬衫

扣子撑开好几粒,露出一身肥膘,耷拉的嘴角更是涎出了口水。苏眉顿觉一阵恶心,她重重摔上车门,头也不回甩下一句:“记下我的车牌号,告诉你们莫总,就说是我撞的车。”

苏眉泪眼迷离上了车,往家的方向驶去。一连串的事接踵而来,她顾不得喘息。她感觉自己好像成了一叶孤舟,正在风浪里颠簸,没准哪个浪头砸过来,就会彻底沉没。

六

自那以后,莫森借口工作太忙再没回家。苏眉每日辗转于医院、单位、家三点之间,忙得晕头转向。

苏眉现在的重心在一老一小身上。父亲还未出院,莫小琪倒是收敛了一些,老师没再反应什么出格的情况。苏眉偶尔问话,莫小琪总是“嗯”“啊”地敷衍两声。苏眉也就不再继续纠缠不休,高考只剩三个月了,按莫小琪的模拟考试成绩,只要她不再出什么妖蛾子,考个重点大学还是没问题的。

下班后,苏眉大部分时间待在医院。父亲虽然度过了危险期,但语言功能严重退化,只会说简单的几个字,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了。每日,除了为父亲做各种营养汤,苏眉还要帮着父亲做康复训练。苏眉挽着父亲练习行走,为父亲按摩,指着报纸上的字,引导父亲发声。一圈下来,常常累得满头大汗。这期间,疲惫不堪的她曾想给莫森打电话,拿出手机又放了回去。她恨莫森,他好歹应该给她一个解释,他亲手掐灭了那些曾经属于他们的美好回忆,却连句道歉都没有。她不知该何去何从,她害怕自己的较真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苏眉觉得身子骨都散了架,她现在连吵架的力气也没有了。

那天,她正在做晚饭,莫森突然回来了。苏眉冷冰冰地问:“还知道回来啊?”

莫森没有搭话,皱着眉直接进了卧室,开

始拿出皮箱收拾自己的衣服。苏眉傻了眼,她拽着他的衣服,强忍着眼泪问:“你这是干嘛?你要去哪?”

莫森放开衣服,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不耐烦地说:“苏眉,琪琪就要高考了,我们天天吵对她不好,要不,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分开?你这是什么意思?”苏眉盯着莫森,泪水决堤而出。

“为什么?我哪里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你们都与我过不去,你们真的都是我前世的冤亲债主吗?”苏眉摇着莫森的胳膊不甘心地问。

“公司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我先搬出去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你们好……”莫森甩开了苏眉的手。

“哼,别总拿公司说事儿,我看你是遇到新欢了吧?”苏眉苦笑了一下,咬牙切齿地说,“想让我成全你们,做梦!”

“你们别吵了,我还要复习呢。”门忽然被推开了,莫小琪站在了门口。苏眉顿时如泄气的皮球,她抹一把眼泪,捋了捋头发,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琪琪回来了,饭马上就好啊。”

七

天气越来越热,苏眉的心里却一日比一日寒凉。她机械地来回奔波,无人的时候,默默发呆。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忽然变成了这样。人到中年,日子却一地鸡毛,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医院一楼水房后有一个花坛,苏眉打水的时候,喜欢在那里独自坐一坐。她面无表情地望着人来人往的家属,感觉像流动的电影镜头,又像是一场梦。

那天,莫森突然出现了。没错,是他,他正提着一个暖壶缓缓上楼。

他怎么在这里?二楼有妇产科病房,莫非

他和别的女人……苏眉的心抖了一下,脚底发软,她不敢再想下去了,恐慌和痛苦淹没了她,她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她颤抖着身子站了起来,艰难地迈腿,悄悄尾随而去。莫森上了二楼,走过妇产科,拐进了二楼拐角处的病房。苏眉紧跟了过去,当看到门上写着“神经内科”时,她才稍稍松了口气。透过玻璃,她看到莫森在一个床边坐了下来,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太。苏眉往前凑了凑,看清了,那个老太太正是她的婆婆。

提到婆婆,苏眉心里满是愧疚。公公婆婆都是农民,住在大山深处,她只在结婚那年回过一趟。山里的年轻人几乎都进城了,只剩一些老年人留守在村里。山里交通不便,塌墙破院,连喝的水都浮着草叶,特别是那种就地挖个坑支两块板的原生态厕所,苏眉每每想来都心有余悸。这么多年,也就莫森抽空回去几趟,也是匆匆去了,匆匆返回。

婆婆看起来情况不好,情绪激动,两只手胡乱地抓来抓去,莫森一边喊着:“妈,您别乱动。”一边手忙脚乱地倒水,结果婆婆一伸手,缸子“噼哩啪啦”掉到了地上。莫森弯下笨拙的身子,“吭哧吭哧”去捡,头发被汗水浸透粘成了一缕一缕。那一刻,苏眉的心有些疼,但很快,那些不堪的画面又浮现出来,她的心又被恨意瞬间塞满。

苏眉转身回了病房,看到韦静提一篮水果站在门口。看到苏眉,韦静咋咋呼呼叫起来:“一个月没见,你咋瘦成这样了?”

苏眉勉强露出一丝笑:“瘦点不是苗条吗?省得减肥了。”

韦静左右看看,低声说:“你不会是因为你们家老莫的事吧?”

“哦,上回那事啊,是和同事游玩,他都和我解释过了。”苏眉故作轻松地说。

“不是,好像他的公司出了问题,那天我看到他在法院门口被几个债主围攻。”

“啊？有这事儿？”苏眉的心里咯噔一下，后背沁出了冷汗。这么多年，家里家外，都是莫森打点，她从来不操心。她除了上班就是围着锅台转，那点死工资也就够个柴米油盐。

她想说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话到嘴边又咽下，她不想让韦静知道他们两口子正在闹别扭。

韦静走后，苏眉赶紧掏出手机拨打莫森的电话，却是关机。苏眉坐立不安起来，这段时间，她光顾着关心莫小琪，照顾老父亲，唯独没注意莫森的反常。她偷偷跑到二楼，想看看有没有莫森的身影。刚到楼梯口，便听到一片嘈杂。两个护士焦急地跑来跑去：“怎么办呀，老人家又开始闹了，家属又不在。”

苏眉走近一看，她的婆婆正在扔东西，逮着啥扔啥。她赶紧走过去，一把抓住婆婆的手，微笑着说：“妈，妈，你看我，我是谁。”

老人家瞪着浑浊的眼睛，仔细端详着，渐渐安静下来，转瞬间又孩子般开心地叫起来：“哦，闺女，我闺女来了。”

护士们总算长出了一口气。

苏眉这才知道，婆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已到中重度。苏眉记得婆婆当初很喜欢听一种地方曲目——二人台。她试着从手机里搜索播放出来，音乐一响，婆婆瞪圆了眼睛，很认真地听着，摇着头跟着哼唱起来。

这个办法屡试不爽。后来，只要婆婆闹情绪，苏眉赶紧播放这个曲目，婆婆便会立刻安静下来。那天，她又和婆婆一起听二人台的时候，莫森提着饭盒来了。

二人相视，一时无语。莫森看到苏眉，露出感激的表情。短短一个月没见，他足足瘦了一圈，头顶还晃动着几根白发。苏眉看着莫森笨手笨脚地服侍婆婆吃饭，眼窝发热。莫森窥了一眼苏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苏眉的心里翻江倒海起来。她掉转身，慢

慢走向窗前，不远处就是大海，潮来潮往、奔流不息。当年她和莫森之所以留下来，只因为她说了句“喜欢面朝大海”。这座海滨小城，位于半岛的一端，整条海岸线恰如一个硕大的臂弯，将这座小城拥在怀里。莫森当年就是在海边向她求的婚：“苏眉，嫁给我，让我来呵护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让我来扛，我就是你永远的港湾。”

往事潮水般涌来，不知不觉中，苏眉已是泪流满面。

八

两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莫小琪高考成绩670分，是市一中的高考状元，这条消息不胫而走。苏眉的手机快被打爆了，她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莫小琪还未起床，昨晚为了查分，她们娘俩等到半夜。苏眉轻轻拉开窗帘，阳光倾泄进来，照着女儿熟睡的脸，她欣慰地笑了。

黄昏时分，苏眉驱车将莫小琪送到了滨海餐厅，女儿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临下车时，莫小琪贴心地说：“妈，您这么多年一直为我操劳，都顾不上来海边，去转转吧。”苏眉心头一热，点了点头。

夕阳西下，橘红色的晚霞燃烧在天际，大海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点点金光跳跃着，闪烁，映衬得苏眉的脸也熠熠生辉。此时的大海是沉静的，苏眉喜欢这份安静，好像白日的喧嚣都被这深不见底的海水吞没，只剩一份厚重的安宁与简约的温馨。

苏眉脱掉鞋子，沿沙滩前行。海水轻轻漫过脚面，轻柔得如同恋人的触摸。走着走着，前面现出几块礁石，眼前的场景变得熟悉起来，苏眉这才发现，这里正是莫森当年给她拍照的地方。

她一转身，惊诧地看到莫森正伫立在当年那块礁石上……■

镜生

■刘志灵

手里的镜子像圆圆的月亮，又像一汪明晃晃的水，太阳光反射出一道道刺眼的光芒。她揉揉眼，定定神，镜面映出一张脸——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她眨了下眼，镜子里的人也眨眼。无神的眼球像被镶进了眼眶，又掉了一颗门牙，牙床隐隐作痛，瘪下去的嘴张了张，现出一个深洞。她认出这个怪物就是自己，是吗？仿佛昨日还是年轻喜庆的脸，一夜之间咋就成了这样？

她觉得很久了，不知道自己是谁。老头子在时她是他的影子，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她都知道。老头子生气大声说话，她的心就跟着突突跳。老头子一走头都没回，梦里都不看她一眼。她肚子里的心又跳到儿女身上，儿女哭了她难受，儿女笑了她高兴，好多事连她自己都捉摸不透。

可她总忘不了8岁时的那个早晨，去地里给像黄牛一样劳作的父亲送饭后，她就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她变成了一个影子，在家里的灶台边、地里劳作的父母旁边、弟弟妹妹们的身边晃动着。直到有一天，别人家给她做了一套红袄红裤，合不合身反正穿上了身。有人拿着一面漂亮的圆镜子让她梳妆打扮，那张年轻娇美的脸，让她一下喜欢上了这面镜子，镜子让她暂时忘了许多牵肠挂肚的事儿。

那双心爱的绿色绣花鞋，早已经不适合她穿，存放的时间太久，女儿也早穿不上了。她把绣花鞋子打包好，藏在了那棵老树下，就让哪个和她当年一样有着明媚笑脸的女孩捡去吧。

又有那么一天，一个像她又像她女儿的小女孩儿望着她咯咯笑：“你是狼外婆。”说完，捂着嘴便跑了，清脆的笑声穿透了她的心。

她吞吞吐吐告诉女儿，她想买一面镜子，圆形的，手里能拿着的。这个比她高大壮实的女儿哈哈大笑了一阵后说：“好。”镜子很快送到她手里，女儿又看了她一眼，匆匆忙忙地走了。她赶忙扔下镜子去追女儿，却追不上。她只是想对女儿说：你想办的事，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急，想要的东西也并不是全都有用。

那么，她自己又一直在忙什么呢？

她拿出镜子，刚托在手上，就听见有人进门脚步声。她赶忙把镜子藏到一边。顿时，一阵哀伤穿过身体，她连照镜子的权利也没有了。

她做过媒人，拉长红线拴住了一对夫妻，本以为是件好事。结果那两口子打完架，女人跑来对她哭诉，说是她这个媒人把她推到了红火坑。

怎么能这么说？家，不就是磕磕绊绊鸡毛蒜皮么，看女人的红嘴唇不是过得挺好吗？好好过日子的女人，男人还会舍得打她？现在的生活就是好，女人们都变成电视里的人那么好看，吃得好穿得好，怎么会怨到媒人头上？等两口子和好

了,那女人看见她又给了她一个白眼,还怨她这个媒人把人家的家事给传出去,让邻居们笑掉了牙。她自责,不该用她手里那根线,把一个好好的姑娘缠绕成一个最终和她一样——自己都不想自己的女人。她以为,当初牵的那条线如果不掉色,如果还是红的,就能给自己的心再次染上色。

她越来越感觉女儿和儿子也不偷偷、偶然地往她这个家跑了:女儿顾她的女儿顾她喝酒的男人,儿子顾他的儿子顾老婆还顾挣钱,就是顾不上他们这个妈。不过,她也用不着他们顾,能吃能喝能晒太阳。只是每天一对着屋里的墙,思绪就开始到处飞,她生怕哪天那东西回不到脑袋里。

在她脸儿红扑扑、辫子长过腰时,那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小伙子对她说:“等挖完那段渠,渠里有了水,我就回来娶你,等我。”嘻,等个鬼,半年过去,就听说他和另一个村一同挖渠的姑娘好上了,最后还是挺着个肚子过门。她好憋屈,不过只能是在肚里憋着,她和他的那点事,除了老天爷谁也不知道。可那句“回来娶你”的话,却在她心里开了半年的花期。她把脑袋泡在湿枕头上几天才想明白,算了,现成的不正有个死皮赖脸的么,那就让他家大人来提亲吧。她一个笑脸,他就屁颠颠撞到了东墙上。于是,穿上一身红衣红袄,她就成了他炕头上的女人。

这个她不喜欢也不讨厌的男人一等她进了门就成了大爷。她为他一连生了四个儿女,做饭哄娃喂猪,还不误地里的营生。男人不好好干地里的营生,还和其他男人坐下抽烟说粗话,一坐就是半天。她做饭晚了,男人又给甩起了脸子。她总是想,她会熬出头的,熬出头的那一天,她就能重新活一回。

她时常望着月亮,想着自己在爱笑的日子里,踩着村外的那条羊肠小道;有朝一日一定去趟大城市,在开满鲜花的水泥地上走走。

可自从踏进属于她的家的门槛,她就失去了记忆。有一天,她收拾柜子看见了照过她出嫁那天最美时的镜子,镜面被碰得满是裂纹,照在里面的那张脸像丢了魂。

她困在了门槛中,只能从窗户向外张望,什么也没看到,只有自己的影子晃动。窗户纸又旧了,挂在窗户纸上的那幅喜鹊登梅剪纸还泛着红,而她墨如涂漆的头发却盖上了一层霜。借着窗户反射回来的光,她终于看见那个魔咒一样的门槛,它高能高过山,低就低到了她的心口。窗户外面的风、雨、雪,好像都明白她的心事。她这辈子和天气一样转着走,却从没跨出这道门槛。在她身后,有万千条五彩丝线拽着她,拽得她心直抽搐。

有那么一天,她欢喜地想跨出门槛去,一只脚刚迈出,她的四个孩子嘻嘻哈哈地拍着翅膀抢在她前面飞了,再不回来,饿了累了也没回来。是不是因为她要出去的一个念头,孩子们才不回来的?那她有多后悔啊。打那以后,她心里不再冒出跨过门槛的念头。她要等孩子们回来,就这样一直等,一直熬,等到她认为熬出了头,却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我咋这么老呢?她喃喃地对着镜子说。

她是怎么熬老的,她说不上来。白天的阳婆、晚上的月亮知道,她真想把她们请到家里和她们长谈。

叫她“狼外婆”的小女孩和长得越来越像她的女儿,来了又走了,眨眼间没了影儿。就听小女孩笑着,女儿呵斥着,她们没来和她告别。她想留住她们也无能为力。

风无聊地摇着半开的门,她半躺在炕上,手里的镜子落在手边。深睡的人,风是叫不醒的。风还说着瞎话,舞乱了她的鬓角,让她憔悴的脸更加苍老。有一个影子从门口闪进来,在屋里转了一圈,还爬到她脸上看了看。当那影子转身向外走的瞬间,她认出了是那个叫她“狼外婆”的长大的小女孩。这回女孩没有笑。■

师道长河润北疆

■杜慧军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回临河总要驱车绕道建设路，在一片青灰色住宅楼前放缓车速。30年前，这里曾立着“巴盟师范”的校门。道边的白杨叶黄了30回，却再落不回那座校园，“阴山脚下，黄河岸边，有一座美丽的校园”的旋律无奈在白杨叶间流转成河。

1994年秋，当我攥着行李站在“品字型”楼群中央，三栋灰白色建筑正将影子叠成砚台。朝南四层的教学楼像摊开的教案，朝东五层的宿舍楼是待批的作业本，朝西的艺术楼的斑驳印迹则是岁月洒开的墨痕。报到的初夜，宿舍楼突然停电。黑暗中，临河、前旗、杭后等地此起彼伏的乡音如萤火相认，顺着月光淌进窗来，在八张高低铺间撞出了河套长调。

这座塞北学府的昼与夜，是被基本功的经纬线织就的。早读的普通话惊飞白杨树上的麻雀，与“八百标兵奔北坡”的绕口令较劲；晚自习的粉笔字沙沙作响，黑板槽里积着38种字体的雪。字如春蚓秋蛇的我斗胆在黑板上题诗：“刘公治班严似铁，不讲人情况如铅”。“铅”字末笔尚未收锋，忽见门开，露出熟悉的圆脸——班主任刘老师推着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冷笑：“平仄不通，对仗不工，倒有胆量学李太白！”教文选的是一位知性儒雅的女老师，也姓刘。初识那日，她手中的文选课本还沾着蓝墨水。我的作文本躺在讲台上，朱批“清通可喜”

四字在秋光里跳跃。“绿泉文学社缺男生，敢来吗？”15岁的我哪能经得起如此一激。从此，绿泉文学社的门槛上，烙下了第一个男生的足迹，居然“官”至文学编辑。琴声迁徙的轨迹刻在校园的年轮里。最初我们在校园南面的平房琴室修行，脚踏琴的喘息能震落墙皮。后来新的艺术楼拔地而起，玻璃上映着白杨树的舞蹈，却再难寻当年琴键咬破指尖的血色懵懂，琴乎？情乎？兼弹之。

我和小孟（小孟只就读一年，后去山东上了大学）租用的“永久”牌自行车丈量过临河每条街道。周末的朝阳总在车铃里蹦跳，载着我们穿过临河标志性的建筑——百货大楼，惊飞水泥森林里栖居的麻雀。租车摊老大爷认得这两个穷学生，“一块钱，骑到黄河渡口看落日！”我俩便踩着90年代的齿轮，追逐水面上熔金般的校歌旋律——“美丽的校园”五个字被晚风揉碎，洒成波光里的星星。老刘、老李和我是班里关系最铁的“三剑客”。当然，“老”是基于现在的称呼，当年我们也意气风发。老刘的额角被岁月磨出两弯新月，那是教坛的日光灯，在他稀疏的发际线上犁出的光晕。老李的视频窗口总卡在头顶，多年在外打拼有了些许苍老，不多的头发倔强地支棱着，像极了当年凉水浇透后炸毛的青春。祈祷苍天，同生共死可以，但千万别让我和他们一样

斑秃。哈哈!那些年我们难分彼此,“坏事”总是一起干,晚自习的粉笔灰还未落定,小卖部锅里的方便面早已膨胀。用饭票去门口的游戏厅玩得忘乎所以,居然让教化学的徐老师认定为地痞流子,严厉警告他们班女生不准与我们来往(徐老师兼上个年级的班主任)。

“文章合为时而著”“此情可待成追忆”。1995年的银川之行,成为了同学们毕业多年后的津津乐道。当大巴车在贺兰山麓重新发动,小凤同学还在平罗县公园的大树下与周公对弈。直到驶出二十里清点人数,车厢才炸开惊惶的浪花。最惊心的夏夜在1997年降临。女生宿舍的尖叫刺穿苍穹,歹徒惊惶失措,跳窗而逃。八女勇斗歹徒的壮举,永远定格在毕业纪念册的扉页。

国庆的合唱比赛将记忆染成鎏金色。音乐系实习老师挥动的手臂如柳枝抽芽,我们跟随他的指挥齐声高歌:“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作为领诵的我把那个“铁”字荒腔走板地发成了“舔”,至今仍在耳蜗里灼烧。虽有意外但却赢得满堂喝彩,奖状映着少男少女们酡红的脸,恍若太行山的晚霞坠入了礼堂。散场后,我们在旱冰场把奖状传来传去,双排轮滑鞋划出的弧线,恰似当年刻在青春上的诗行。

男生的夜总是躁动,充满了江湖气。宿舍的月光永远泛着酒香,醉倒的我从上铺探出头,喷涌的“瀑布”飞流直下,留下一地永恒的“墨梅”,至今仍是记忆中时常泛起的涟漪。当扑克牌在灯光里翻飞,凉水惩罚竟让男生们练就了半天不下床的“憋尿神功”。洗漱间的深夜更是疯狂,一盆凉水便能浇出此起彼伏的狼嚎。周末的录像厅里,《英雄本色》的枪声震碎雪花屏,我们的宿舍也磕出刀光剑影。有时月光会被舞会的彩光球切碎,落在水磨石地上,跳成一群银色的鱼。实习的夜晚属于两毛钱

一串的麻辣串,红亮红亮的辣油在路灯下鲜亮欲滴,蒸汽朦胧了实习教案扉页上“学高为师”的校训。真正惊心动魄的,是某次深夜烛火差点儿舔着我的头发。老杨竟放下手中端着的水盆,双手扑向那团橙红的火舌,手上灼伤的水泡在月光下鼓成透亮的琥珀。

1997年的蝉鸣格外焦躁,当我怀揣50元,背着一卷简单的行李独往后旗,山脚下校舍的白炽灯光正与繁星对望。深夜批改作文时,总听见梁间有旧琴声萦绕,原来“学高为师”的校训早已渗进血脉,成了生命里最深的年轮。八载春秋染白青丝,却在全旗会考放榜日,见沙棘果红成一片火海——那年我调任到了组织部。

如今重归教育,常在文件堆里打捞旧时光。昨夜审阅学校校歌方案,耳机突然泄出脚踏风琴的喘息。1994年的琴声穿过钢筋水泥,在三层的办公室找到归处。窗外无人机正将歌词绘上云霄,而我的钢笔不自觉在页边批注:“此处当有黄河浪涌之势”——墨迹未干,恍惚又是那个在课桌前校稿的少年,与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隔空共执朱笔。

风起时,暮色将我的影子拉长成一支朱批笔,轻轻划过这片崭新的校园。穿校服的孩童正追逐无人机投下的音符光影。在他们鞋尖踢起的尘埃里,悬浮着当年黑板上剥落的粉笔灰。我望着他们跃动的身影,忽然读懂岁月埋下的伏笔。所谓师道,从不是干涸的隐喻,而是粉笔灰落进黄河激起的浪,是教案本烧焦的边角点燃的星,是38个同学像散落在河套大地的音符,在世纪交替的裂缝中,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和声。恍若岁月在此处打了个旋儿,将1994年的月光与今天的晨曦,酿成同一盏杏花酒。■

当秋落在故乡肩上

■高 彤

西风十万里,送来了人间金秋。西北的秋来得迅速,一阵簌簌秋风过后,万物便悄悄换了风光。秋的缤纷不似夏的绚烂,没有争奇斗艳的场景,一枝一叶的变化是安静有序的。我站在城市的街道里,像一个站在田野里丰收的农民,道旁树在风的吹拂中左右摇晃,金黄的叶子一会儿翻到正面,一会儿又翻到背面,几经扭转后脱离树枝,最后轻飘飘地乘着风落下来,似一面面金灿灿的金币铺在地上。不知田间的庄稼是否也如这般惬意,还是经历过秋分后的一场晨露,贴着土地颤栗。凉爽的风从面颊拂过,我开始怀念故乡。秋风拂面又一年,而我离乡不知几春秋。

物是人非的代表里,故乡算一个。那是一个见证了生命的初始和终结,却无从知晓流年经历的地方。于许多人而言,再见已是一身霜雪。儿时的故乡,是昏晨相伴,细数春秋;少年时的故乡,是困顿和乏味,缺乏吸引力;成年后的故乡,是四季轮回,难得一见。“回故乡去吧。”耳边不时回荡着这样的声音,当我的思绪再一次飘回到故乡那道窄窄的家门时,我决定在这金秋时节,回家看看。

小巴车沿着山路蜿蜒向前,群山的队列节节后退,忽而近在眼前,忽而又甩在身后。熟悉的起伏的山脊,似是从未历经时间的打磨和风的侵蚀,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而我却在人间

飘荡多年,不再是那个嚷着要闯荡世界的意气少年。山止川行,一路穿过熟悉的田野,车停在一片红砖白瓦处。家门口常年整齐堆放着柴火垛,两棵苍劲的松树针叶茂密。炊烟从厨房房顶的烟囱里升起,母亲一定又在厨房里忙——故乡是时时刻刻都有热饭吃的地方。

迈进家门,我得以卸下肩上的压力,摆脱在城市里学会的矜持庄重,撸起裤管盘腿坐在炕沿儿,我又变成了原来的我。母亲夹一块儿肉让我尝尝熟没熟,热气腾得我的眼镜模糊,鼻腔和嘴巴里却是香气四溢。阳光洒落在小院里,我才发现,记忆中新翻修的院子,墙上的漆掉了许多,露出本原的斑斑痕迹。故乡的老去,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

每每回乡,我总想着陪母亲做点农活,她却害怕我脏了衣服、划了手指。我并不会随她的意,没等到她反应过来,我已穿了一身旧衣服坐在车上。她无奈叮嘱我:“小心割了手指。”母亲一只手扶着葵花,一只手握着镰刀。弯弯的镰刀小幅度地挥舞,葵盘便握在手掌中了,再将葵盘插在葵花杆上,使其斜向上迎着太阳继续晒。“这样晒出来的葵花籽才不容易发霉”,母亲教我正确的做法。她弓着腰,镰刀哗哗地挥舞。不一会儿,我便看不到她的背影,只见某一处剧烈晃动的葵花杆儿。秋日的

父亲的家教

■石国昌

生于1932年4月15日的父亲，于2025年2月16日午时许平静地走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父亲一生默默无闻、孜孜不倦从事教育事业，在教学第一线当过老师，也从事过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可谓“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必须早起！”

我在睡梦中，被父亲这声严厉的呵斥声惊醒。听到父亲和母亲正在争吵着：“下雨天，让娃们多睡会儿咋就不行。”母亲一边小声说，一边用力逐个推我们的肩膀，让赶快起床。儿时，在父亲的教育下，“必须早起”是我们必须执行的一道命令。山可撼，这“令”不可违。

“必须早起”这个不成文的家规，伴随了

天空高远，日落时分常伴随着暮云暧昧。落日的光晕染开来，层层叠叠撒向田野，那凋落了花瓣的葵盘又变得黄澄澄的。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和母亲的影子并排着，摇摇晃晃，向炊烟升起处走去。

西北边陲的秋，风没有阻碍地凛冽穿行，吹熟了玉米，吹枯了百草，吹得家家户户闭起了门窗。清晨，我裹一件外套往田野中走去，脚下是未干的晨露。深秋的露水沉重而冰冷，太阳还没升起时，是凝在植物叶子上的霜，薄薄一层，晶莹剔透地闪着光；太阳出来没一会儿，就化成水珠，缓慢地浇灌进土壤，就连泛黄的杂草也变得焕然一新。这番场景，和儿时的记忆重叠。那时年幼，父母总嫌弃露水太重，打湿我的裤脚，于是他们将我背在背上，

走过长长的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后来所有的路，便由我独自一人走，走累了、走痛了，想想父母在身后，内心依然是坚定有力的。

忽而周遭响起“嘎嘎嘎”的像鹅一样的叫声，先是藏匿在庄稼深处，转而又升腾在空中。我循着声音望去，是大雁！极目眺望，成百上千的雁群正往南方飞去，那黑压压的一大支队伍，在高空中流畅地变换着队形。它们从我的头顶飞过，又飞往更南的地方。

候鸟择暖域而居。我曾以为，我会长久地归属于这个四季分明的村庄，春归时播种，暮冬时烤雪。秋风不解意，怪罪我一次又一次与它擦肩。候鸟迁走了，故乡的秋天也要结束了，而我，也要再次出发了。■

我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生活的体验让我们慢慢感悟到因时而序的“早起”习惯对人生是多么重要。可在儿时,这个“早起”是那么艰难,因此也曾“憎恨”过父亲的狠心。是的,“严父”这个词用在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母亲说,父亲从未抱过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父亲的威严让我们连他的旱烟袋都不敢碰,更不敢在父亲面前随便说话。斗转星移,现已物是人非,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这“早起”已经成为习惯,为我们累积成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成家立业后读《朱柏庐治家格言》,心中的波澜冲击着记忆的闸门。儿时常听到父亲念叨一些我们似懂非懂的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些话父亲是从哪里学来的不得而知,但父亲对我们的这种养、教思想,践行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早上起床各自叠好自己的被子,并有顺序地放整齐;吃饭时要上炕盘腿坐好,不得乱动;干活用的工具要爱护,事后必须放回原处……规矩在这些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细节中逐渐明了。没有规矩,难成方圆。成长路上,酸甜苦辣都是营养啊!循规蹈矩都是家教啊!儿时难以理解的这些家规戒律,伴随年龄的增长自然释怀了。

惟有读书高

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也没有上过大学,但“让娃们上学”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均于8岁入学。父亲非常崇尚读书人:当时的跃进学校有一位张雨晴老师,除了毛笔字写得好,还会下中国象棋,父亲就带着哥哥去拜访。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愿意到家里和父亲唠嗑,父亲热情招待,让母亲拿出过年才用的工字牌红砖茶给老师们熬茶水喝。哥哥放学回家,书包总是高高挂在墙上,我和姐姐

觉得很神圣,从来都不敢碰一下。我入学时候很幸运,小学三年级转到陕坝镇旗实验小学。记得那时,我们仍住在城郊接合部的原光荣乡春光一队。在最简易的土坯房,墙上钉着六根铁钉,放学回家依次将书包挂上去。父亲的观点:在学校读书,回到家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再干活。这三部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严格执行,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在我们的读书历程中,父母再苦、再累、再难,也没有耽搁过我们上学。在我的几个哥哥上初中和高中时,父母因拿不出学杂费、书本费曾低头落泪,但从没有动摇过“让娃上学”的信念。特别是有一段时期,我的几个哥哥上学都没有课本了。记得我二哥上初中时,当时的杭一中语文老师潘涌找了一些资料刻蜡版,油印成活页当教材,二哥经常说起潘涌老师给他们班学生印的那张《汉语语法知识》。薄薄的一张纸,宝贝似的跟随他大学毕业直到参加工作。父亲经常孜孜不倦教导我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在那时,父亲立了一条规矩:干完手头营生在家可以看书。这条新家规一出,我们兄妹活力迸发,内生动力十足,无论干什么活,都会全身心投入认真快速完成,力求能给自己节省出看书的时间。一本本《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古文观止》等书籍都要翻看好几遍。但无论什么书,看完后都要整齐地放在柜顶上。因为父亲视书为圣,我们若有不敬之意则要受到严厉惩罚。

1977年年底,国家恢复高中等教育考试,文化教育领域迎来拨乱反正的第一个春天。时光不负有心人,星光不负赶路人。我的二哥上学时就品学兼优,1980年以优异成绩被当时的内蒙古财贸学校(现内蒙古财经大学)录取,后又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进修本科,退休前任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队总统计师。我的四哥因特殊原因耽误了高考,但在武警包头市支队服

役期间刻苦学习,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内蒙古武警指挥学校择优录取,后又在天津武警指挥学院进修,提职进修后任武警巴彦淖尔市副支队长。这都与父亲的严管厚爱、谆谆教导分不开。我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杭锦后旗党政两办工作,并在不同单位担任领导职务,这都得益于父亲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

吃亏是福 沉默是金

父亲15岁时来到杭锦后旗的张维世圪旦。刚来时给比较富裕的人家干杂活挣饭吃,一边干活一边在就近的教学点读小学。因为是雇农,念不起更好的学校,后来只能上了原绥远省陕坝两年制的简师班。毕业后在原光荣乡当过财粮秘书,在跃进小学任过校长,在文教局(后改为教育局)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父亲与邻里和睦相处,宽宏大度,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看到村子里哪条行人路不好走,他都会提铁锹去平整好。做木工活很会合理用料,零星的木工活义务做,边角料顺带给人家刻个月饼模子,钉个小板凳之类的。

乡土保护情结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不论谁家有困难父亲都倾力相助,在利益面前先人后

己、以情感人,但“外来户”的标签仍然撕不掉。父亲常常告诉我们姐弟六人:干活多干点,不要怕吃亏,这样才能多为下人。本着这个原则,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多做点”。“吃亏是福,沉默是金”,这能长养人的志气,拓宽人的心胸。也正是父亲这种言行的影响,才让我们姐弟“多做点事”的习惯成为自然。在平静如水、心神如一地做好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心底那份踏实、那份舒坦。

2024年8月,父亲又因肺栓塞住院,一周之后明显好转,父亲就催促:工作上的事情是大事情,一天也不能耽误。年事已高的父亲对工作还是敬畏如初。这份牵挂、这份责任感始终没有放下。之后,孙辈七个孩子陆续走进大学校门,父亲显得比我们都高兴,他永远是怀揣希望自强不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实践出真知,沉淀长智慧。在我心目中,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与生俱来的善良,为人处世不随波逐流的定力,以及安贫乐道、豁达大度的乐观早已化作刻在我们骨血里的家教。如今想来,正是这份浸润在日常的“教”,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揣着一份踏实的底气,守着一份做人做事的本分,行稳致远。■



蕴就天真粒粒香(外一篇)

■池俊花

闲坐提笔,缀花草日记,那金轮似的一朵便于万千佳丽中金光乍泄,夺人眼目。

“不羨桃红与杏妆,沟头地畔也寻常。丹心只向金乌绽,蕴就天真粒粒香。”这就是葵花,朴实而不蠢笨,明艳却不轻狂。一粒种子便是一个美丽的箴言,于东风翦翦中开启和土地的约定。“真心粒粒种乡垓,约得朱曦缀蕊来。梦里南风勤递送,园中一朵已先开。”葵花在青涩中一点一点孕育,抱定真心,向阳而发,向阳而生,向阳而开。每一个叶片都是执着的,每一个花瓣都是含笑的。

那笑容,濡染了太阳的颜色,铺张在天地之间,把夏渲染得蓬勃而盛大,把人们的心擦得热烈而明亮;那笑容,浸润了太阳的味道,被蝴蝶的翅膀驮着,被蜜蜂的翅膀驮着,被南风的翅膀驮着,田间地头,俯角仰角平角广角,任性地闪转腾挪,都能得到一帧帧美景。过往的时间被烹调得香喷喷的,我们的眼眸被熏染得甜润润的。

欣赏它,爱慕它,神往它。一支素笔,怎么都绘不出它的颜色;一管清箫,怎么也吹不出它的神韵。采了七色线,穿过一个又一个梦境,来到童年、少年,来到它的近前。倚着粗粗直直的葵杆,嗅着软软甜甜的葵香,枕着泥巴和草秸堆叠的妥帖,静静地倾听葵朵和太阳的呢喃软语。从一缕晨雾中醒来的湿漉漉的第一声问

候,到归鸦牵引告别远山的呢依晚祝,在我们看不见的时间的针脚里,它追随着太阳的脚步,诉说着成长的历程。

父亲驾着铁牛,母亲扶着犁把。“哒哒哒”,铁犁破开禁锢大地的冰封,我们几个——姐姐、我、弟弟,斜跨着小布袋,布袋里装着精挑细选的葵种,亦步亦趋跟在父母后面,手脚并用,撒种,培土。我们的汗水和小小的希望,一块儿被安种进土地里。带着劳作后的疲惫,一家人坐在地头,喝水,吃干粮,诉说付出、收获和憧憬。

时间静静的。土地静静的。葵种安卧在大地的怀抱,吸吮着母亲河的乳汁,萌发探寻的根须。拱啊拱,一不小心就拱破了地衣,举着两瓣小芽开始朝着太阳的方向努力、努力。所有的绿色都是新崭崭的活泼,阳光涂了金粉的脸笑着笑着,一个长长的甜梦醒来,那笑就绽放在葵头上,那金色的花香就蔓延开来,一瓣一瓣浓到化不开。天上一朵朵艳明明,地上一朵朵明艳艳。我们沉浸在葵海里,给它打叉头,听它拍打着叶片歌唱,感受那香喷喷的花粉扑洒在脸上、身上。啊,这铺天盖地的光彩呀!这铺排盛大的芳华呀!这无边无际的乡愁记忆呀!仿佛古老的图腾,在庄严宣讲着生命和劳动的意义。

“天真一派不需猜,抱定光阴静守垓。历

尽沧桑情未挫,探根原是日边来。”重拾旧梦,我懂了。这金色的太阳花,丝丝缕缕缠绕着乡山烟火,朝朝暮暮浸润着太阳金辉,颗颗粒粒饱含着劳动者的期盼。任最坚硬的嘲笑也不改色,贬到泥洼里依然是金阳一颗。花瓣儿谢了花蕊儿落了,那金子就钻到心里,凝结成一粒粒饱满而又营养丰富的籽,垂下沉甸甸的头颅,叩拜大地和上苍,叩谢微风和雨露,回报辛勤的父老。那一低头的叩问,胜过繁华三千的温柔。冬天来了,它经历电光石火的炙烤,能烹香悠闲或欢愉的时光;春天来了,它再一次沉淀到地下,种下了太阳,安心地把一株成熟等候。

我沉下心来,用手中的笔拘一束太阳花魂,让她燃烧成怒放的姿势。每一个花瓣都是太阳的颜色,都有太阳的味道,都流淌着农人最深情的执着,都张扬着金光烂漫迷人的风骨。

家乡的甜玉米

一说起玉米,舌尖上就有甜滋滋的软糯一粒粒滚动,似乎每一个味蕾里都住满了金黄或晶玉的记忆,一个词一句话,就勾引得它们蠢蠢欲动,制造出丰沛的口水,让你产生“日啖玉米三大棒,神仙也做河套人”的感慨。

玉米是我的偏爱,尤其是家乡的甜玉米。无论是黄玉米、白玉米,还是彩色玉米,我都喜欢。记得当初在乡下时,院子里有一块地,我把一半用来分批次地种玉米,每一批次种十几株。精心地松土施肥选种,然后把种子一粒粒种下。等到前一批种下的种子鹅黄的小芽长到寸许,就开始种下一批。如此这般,当种最后一批的时候,第一批种下的玉米,已经有尺把高,舞动着翠绿的衫裙随风摇曳了。看着眼前梯队型翠绿的苗阵,我就开始掰着指头盼望秋风漫步河套平原的日子,仿佛听到我眼前的苗

儿们努力生长的刷刷声,看到了苗株上孕育的一个个戴着红缨的嫩穗甜蜜的笑靥,甚至都闻到了空气里弥漫开来的浓浓的煮玉米的甜香……

玉米的种子入土时,我总是格外虔诚。先是用锄头在松软的泥土上划出一道道整齐的沟壑,然后蹲下身,将一粒粒饱满的种子按进土里。种子入土的刹那,我总觉得它们在对我耳语:“等着吧,我们会给你惊喜的。”确实如此,不出三五日,泥土便会被一股隐秘的力量顶开,冒出嫩黄的芽尖来。那芽尖先是怯生生的,继而便昂首挺胸,向着阳光伸展。我常常蹲在地头,看着这些新生命,竟能一看就是小半天。

玉米苗长到膝盖高时,便开始拔节。这时节,我总要给它们追一次肥。农家肥的气味虽不好闻,但想到这是玉米们最爱的营养,便也不觉得难闻了。施肥后的玉米仿佛得了神力,一夜之间就能蹿高一大截。它们宽大的叶片在风中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常常坐在田埂上听这自然的乐章,直到暮色四合。

一天天地看,一日日地盼,直到有玉米棒子长得丰满,它顶上的红缨失了颜色渐趋枯黄,我就急不可耐地把它掰下来,剥开它的外衣,只留下最里一层米色的薄衫,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水,就开煮了。

煮玉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起初,锅里平静如水,渐渐地,水开始咕嘟咕嘟地冒泡,蒸汽从锅盖边缘钻出来,带着一丝甜香。再过一会儿,整个厨房都弥漫着玉米特有的香甜气息,那香气似乎有生命,会顺着门缝、窗缝溜出去,引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家在煮玉米了。

揭开锅盖的那一刻最为美妙。蒸汽腾空而起,在氤氲的水汽中,玉米棒子金灿灿地躺在锅里,每一粒玉米都饱满得似乎要爆开。顾不得烫手,我总要抢先捞出一根,吹着气,迫不及

待地咬上一口。牙齿穿透玉米粒薄薄的外皮，甜美的汁液立刻在口腔中迸溅。那种满足感，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

玉米的吃法多种多样，最原始的往往最美味。除了水煮，烤玉米也是我的最爱。将带皮的玉米埋在灶膛的热灰里，不多时，玉米皮就会被烤得焦黄，剥开来，里面的玉米粒金黄透亮，咬一口，还带着柴火特有的香气。有时候，我也会把玉米粒剥下来，和青椒一起炒，红绿黄相间，不仅好看，更是下饭的佳肴。

收获的季节里，玉米地是最热闹的地方。大人们忙着掰玉米，孩子们则在玉米秆间穿梭嬉戏。玉米秆高大茂密，成了我们捉迷藏的最佳场所。有时候玩累了，就随手掰一根玉米秆，坐在地头啃嚼起来。阳光透过玉米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就坐在这些光影里，享受着属于乡村孩子的简单快乐。

玉米收获后，晾晒也是一道风景。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屋顶上，都铺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在秋阳下闪闪发光。晒干的玉米粒可以磨成玉米面，做成窝窝头、玉米饼，是冬日里暖胃的美食。而挑选出来的饱满种子，则被小心地收藏起来，等待来年春天再次投入大地的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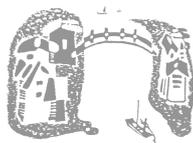
离开家乡多年，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玉米，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那些玉米虽然个大饱满，却少了土地的温度，少了等待的期盼，少了收获的喜悦。每次回老家，我总要到曾经种玉米的那块地看看。地还在，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玉米的甜香。

前些日子，姐姐寄来一包玉米面。打开包裹，那股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我用这玉米面做了几个窝窝头，蒸熟后，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刹那间，童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清晨的露水、午后的蝉鸣、傍晚的炊烟，还有那一地摇曳的玉米秆……原来，家乡的味道从未远去，它一直藏在我的味蕾深处，只消一口玉米，便能唤醒所有的记忆。那些关于玉米的往事，就像一粒粒金黄的玉米粒，串成了我生命中最甜蜜的念想。

如今，每当我看到玉米，总会想起家乡那片土地，想起那些简单却充满期盼的日子。玉米于我，已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承载着乡愁的载体，是连接我与故乡的纽带。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或许只有味觉的记忆最为恒久。它能穿越时空，让我们在异乡也能尝到家的味道。

家乡的甜玉米，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存在。■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巴彦淖尔诗歌朗诵会作品

乌兰布和的绿(外一首)

■谢鹤仁

我要开花,我要结果
在阴山脚下,在黄河之滨
有一个声音,吼了两千多年

没有哪一种生命的潜伏期有这么漫长
一粒沙子的内心有多孤寂
一粒沙子的世界就有多强大
不甘心,不认命
沙漠呐喊着,我是沃土,我是粮仓
我要喝水
有三千在逃逸,有三千在观望
还有三千在做准备
谁先占据一条河流
谁就能获得新生

暮色中,一头牛竖起锋利的尖角
不,是一百头、一千头、一万头
红公牛的暴躁就是一场灾难
脆弱的沙蓬没拦住
浑身缠满纱带的沙打旺没拦住
临戎、三封、麻浑化成符号
黄河即将断流

在黄河几字弯上的磴口
一粒种子比一粒沙子
仅仅多了一个信念
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就会迎来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从厕所改建的实验室
亮起的第一束灯光起
磴口人的心一下子就亮了

一颗种子一生都在不断壮大
沙漠碾压过来,索性挺起胸
不被沙漠吞灭
就把沙漠踩在脚下
不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磴口没有选择
而是风沙把磴口人逼上绝路

一株草迎风而立需要多少勇气
十万头疯牛扑过来
多少胸脯迎上去,才能阻挡

以锹为梭,以草为丝
磴口在织缚牛的网
以凝聚力为梭,以改天换地为丝
磴口在织补天的网
当麦草、稻草锁住风
梭梭、沙打旺顺势而起

穿沙公路通向天边
牧场、草业星罗棋布
葵花、玉米、番茄，铺天盖地
板下种草，板上发电
当光伏发电厂不断地延伸，再延伸
红公牛把憋了几万年的倔强
转化成能源

乌兰布和
你欠巴彦淖尔
一万种风情

屠申泽

狼山后退了一步
让巴颜喀拉山融化的雪
在阴山脚下
缓解悬挂的心情

不是容纳
就不要轻易说胸怀
狩猎，祭天，太阳神
格尔敖包峡谷的峭壁上
一万年
前
先民就用石头开始记录生活

允许黄河从这里经过
就是允许无家的大雁在这里生儿育女
允许黄河携带泥沙
就是允许种子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或放养天鹅，与朝霞齐飞
或栽植大片蒹葭，和天地白头
或喂养不知疲倦的鱼儿逆流而上
或润泽青草，放牧牛羊

没有一滴水来路不明
黄河有青藏高原的雪水，似乎不够澎湃

洮、湟、汾、渭又推波助澜
没有一滴水会安分守己
纳百川之水而后放任自流
蓝天之下，大地之上
黄河在屠申泽
浪淘乌兰布和沙漠
水击狼山乱石

没有一滴水会多余
临戎、三封、窳浑的炊烟越来越多
鸡犬相闻，阡陌纵横
没有一滴水不起波澜
从贺兰山口流窜而来的沙子虎视眈眈
或许，它们也爱塞北江南

没有一滴水不肩负着使命
攥紧后再放开
水也有道
屠申泽胃口再大
也吞不下整条黄河
何况，黄河母亲要养育的儿女很多
大禹们还是回家看看妻儿吧
屠申泽对黄河来说
就是个情感驿站

安静的日子总是那么美好
可安静的日子又是那么短暂
屠申泽
从你诞生的那天起
注定了招惹是非

谁在磨刀霍霍
又是谁在忤逆叛乱
北纬线划过半干旱草原
骆驼刺、芨芨草都没资格
讨伐高高在上的珠峰
可印度洋的暖流会说

是冰峰刻意布局
让梭梭、红柳断绝了长成大树的梦

水、水、水
石头给石头磕头
水、水、水
石头撕扯着石头
一种生命既然要苟活
必然以多种形态顽强地存活
石头风化成沙子
借着西风展开翅膀
朝着大海的方向日夜前行

如十万只发情的骆驼
大地的心脏,血液飙升
如十万面猎猎大旗
星星月亮尖叫一声,失足天涯
沙尘暴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六亲不认
居延海不是第一
屠申泽也不是第二

长生天也解释不出沙子当时的想法
有水就是膏腴
长出桑麻为人类御寒
长出花草粉饰世界
没水就是沙魔
农田、房屋被吞噬
生命渴死在寻找水源的途中

一滴雨,可以让几百粒沙子安身立命
一场雨,沙蒿、沙米、沙竹钻出来
改变世界

几字弯
注定是条掰不直的路
纳林套海,沙金套海,哈腾套海,太阳庙农场

哪一种花不是开在白骨之上

一方水土总有一群英雄在守护
潮湿的沙子感恩戴德
长出袅袅炊烟
长出笔直的白杨树,撑起一片蓝天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边向华

黄河之水天上来
“几字弯”就是黄河母亲的柔肠
八百里沃野创造神奇的天堂
那是巴彦淖尔人的家
河套人奋进的脚步
在这片土地上乘风破浪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有一颗塞上明珠
繁生着百鸟齐鸣的旖旎风光
乌梁素海啊!那艘温暖的游轮上
还有春雷般的回响
让弄潮的河套儿女
实现一个又一个雄伟的梦想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那达慕是北疆文化的品牌
骏马奔驰尽显草原儿女的英姿飒爽
搏克手的豪迈气概亮出男儿超然的力量
多姿多彩的盛会把巴彦淖尔人的心歌唱响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你的美丽像花朵绽放
海流图湿地公园、城中草原
打开了生态保护、休闲旅游、农耕体验的新篇章
让一面现代文明发展的旗帜猎猎飘扬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各民族携手并肩奋进
“石榴抱籽心连心,共筑团结梦”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在文明实践行动中斗志高昂

“几字弯”的巴彦淖尔
产业共富与生态经济向沙漠进军
现代农业产业给田野披上绿装
成网的林木如百万雄兵布防
“海晏河清,黄河安澜”不再是奇迹
百湖如镜引四方宾客观光
沙坪如锦,草药丛生,瓜果飘香
乌兰布和盛开的鲜花灿烂如骄阳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承载着“塞上粮仓”的使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与生态的翅膀
黄河鲤鱼跳龙门,美食独特引宾朋
塞上江南,我最可爱的家乡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阴山雄浑壮美,犹如巨龙蜿蜒
是护佑平原钢铁般的屏障
阴山岩画让今天的我们穿越时光
去寻找千年万年古老文化的粗犷
时代的最强音,像黄河奔腾的波浪
巴彦淖尔人的雄心壮志
势如破竹地奔向新的辉煌

“几字弯”上的巴彦淖尔
爱你母亲般的恩慈安详
爱你父亲般的坚实雄壮
爱你在新世纪的步伐朝气蓬勃
爱你古老而又年轻的明媚阳光
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篇章

处处是奋斗的足迹和丰硕的成果
未来,它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如诗如画的巴彦淖尔
只要一听到你的名字
我就骄傲得热泪盈眶
我用笔墨写下深情的诗行
描绘河套的山青水长
用灵魂把颂歌的旋律唱响
河套儿女策马扬鞭,把奋斗的号角吹响
更有巴彦淖尔的骄子宇航员王杰向宇宙飞翔
一代又一代的巴彦淖尔人,后浪推着前浪

藏在岁月里的诗

■ 赛林花

那是一个
月亮离地面很近的傍晚
夜色静静地降落在草原上
深秋的牧场,宁静安详
青涩懂懂的她,坐在羊群边
对着明月倾诉着心中的思恋
轻唱着思念的情歌
一段难忘亦难想起的时光
深存于那个晚秋的月色中
夜风清爽,凉意渐浓
恰如那份尘封岁月的甜蜜忧伤

对着天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那一刻的她,诗歌从心田流淌
开始了与诗歌的相伴
用诗文书写流年往事
边防哨所飞来的信件
相片里的兵哥哥
戍边军人的情怀
牧羊姑娘的爱恋
有诗情、有画意,有诗歌、也有了远方

毡房里摇曳的烛光与星辰辉映
 炉火映红了阿妈的脸庞
 沸腾的奶茶荡漾着浓香
 奥特尔细雨绵绵的清晨
 牧村烟霞烂漫的傍晚
 毡包前,羊群旁,阿妈忙碌的身影
 马背上,彩云间,阿爸驰骋的潇洒

阿爸的奶酒里酿着醇香
 额吉的奶茶里溢着甘甜
 姑娘的安代舞着柔情
 小伙儿的搏克里炫着风情
 是歌词,是乐曲,是故事,是传说
 在四季的那达慕里
 在温暖的北疆风光里
 雨里可见的燕舞
 风里可听的长调
 牧马人随云追月的浪漫
 是马蹄踏出的悠扬琴声
 恋人对歌幸福地依偎
 是马镫迸击出的爱的旋律
 羊群如珍珠点缀大草原
 牛马似彩云飘逸天地间
 阴山山脉朦胧叠嶂
 敖包山下小河流过
 幽静的马兰,火红的山丹
 如诗如歌走进了她的岁月
 融进了她的诗文里

就在月光最亮的那个秋夜诞生了一首诗
 有爱,有暖,有思恋,有情愫
 从此诗歌在生活的点滴里成行成句
 三行、五行、一首、两首
 又一首诗,在爱的跳跃中
 像七彩颜料着色了她苍白的人生
 写过的诗歌始终封存于内心

只写给自己的世界里
 藏在了记忆的日月漫漫中
 藏在了时光的春暖夏热里
 温暖岁月,抚慰心田

深秋的牧场夜色
 一轮明月久久高挂苍穹
 好像它也忘记了西下
 它的柔情,它的宁静
 从此让一切都变成诗
 温柔了经年
 让一段恋情定格在岁月深处
 让初心成为永恒
 在记忆的长河里迂回
 成为藏在岁月里的诗
 注:奥特尔指迁徙的牧场。

回 响

■赵文倩

车轮穿行大地山岗,
 您的嘱托在风声中落地成行。
 机翼划过阴山,
 山风在游荡,青山也自成行。
 您踏在河套平原的沃野上,
 您的期许在麦田里肆意生长;
 您望向黄河边缘的田垄旁,
 麦穗在歌唱。
 您走过草原的星空下,
 有马头琴琴声悠扬。
 您抚过黄土的高原上,
 有石榴籽花开放。

我看见,
 胡杨的年轮长了一圈又一圈,
 沙海翻涌起绿林。
 我听见,

黄河的泥沙沉了一层又一层，
戈壁孕育出希望。

我嗅到，
瓜果的花香绽放一年又一年，
大漠酿出了酒香。
您说要开一剂时代的良方，
治好这片土地的苍凉。
我同我，千万个我，
共同汇聚起母亲的力量。

您颤抖着拭去这片土地的泪痕，
土地仰望着您熟悉的身影。
您掷地有声的嘱托在群山间回响。
这片土地辽阔足以容纳骏马奔腾
这片天空宽广足以支持雄鹰翱翔
这条黄河激荡足以承载千年沧桑
几字弯头的大漠粮仓，
你是几代人的理想？
几代人的血汗？
几代人的辉煌！
历史带来了风浪，吹不灭你的锋芒。
时间带来了沧桑，熄不灭你的光芒。

乌梁素海现已沙鸥飞翔，
多蓝湖旁芦苇摇晃，
阴山岩壁上有一道千年的回望，
鸡鹿塞前还有古老的吟唱。
岁月悠长，您的嘱托铿锵，
在黄河岸上回响。
我同我。千万个我，
会在史书的合拢处继续生长。

河套新章：向着光 再起航

■李 双

在河套大地的怀抱，
黄河水悠悠诉说着古老与沧桑。

那是岁月的辙印，历史的回响，
也是希望的温床，梦想的土壤。

在阴山与黄河的深情守望中，
河套，这方古老而炽热的土地，
聆听着时代的足音，
铭记着您的殷切嘱托。

当那温暖的话语，
如春风拂过每一寸田野，
如阳光照亮每一片沙海，
巴彦淖尔，这座北疆明珠，
开启了新的征程，
奏响了奋进的华章。

看，
河套灌区，那纵横交错的渠网，
是大地的血脉，流淌着千年的智慧。
从秦汉的开拓，
到清末的兴盛，
再到今日的现代化蜕变，
它是农耕文明的不朽传奇，
是塞上江南的生命之源。
如今，
节水农业的新风吹遍灌区，
高效农业的种子生根发芽。
农民们怀着感恩之心，
精耕细作每一寸土地，
让金黄的麦浪，成为对嘱托最好的回应。

望，
乌梁素海，那片澄澈的水域，
是黄河的明珠，
也是生态的守护者。
曾经，它面临着污染的威胁，
如今，
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这里打响。

治理污水,修复湿地,保护鸟类,
每一滴清澈的湖水,
每一声鸟儿的欢鸣,
都是对生态承诺的坚守,
是对绿色发展最美的礼赞。

再看,
乌兰布和沙漠,那片广袤的沙海,
不再是荒芜的象征,
而是希望的田野。
传承“三北精神”,
北疆楷模,防沙治沙的英雄们,
用汗水和生命,
在沙漠中筑起绿色的长城。
梭梭树、沙棘林,
这些顽强的生命,
是沙漠变绿洲的见证,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佳话。
守望相助,戮力同心,
共同描绘了北疆的壮美画卷。

文艺工作者们,
从您走过的地方汲取灵感,
用诗篇和歌声,
讲述着巴彦淖尔的故事。
阴山岩画的神秘,
长城遗址的沧桑,
都化作笔下的灵动文字,
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力量。

牢记嘱托,是心中的指引,
感恩奋进,是脚下的路径。
我们用勤劳和智慧,

书写巴彦淖尔的崭新历程。
向着光,我们意气风发,
再启航,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在河套平原,写下时代的应答

■高跃桐

当晨露吻醒阴山的沟壑
您的脚步曾在这里停留
俯身触摸麦苗的纹路
像倾听大地最质朴的心跳
那一刻,黄河水在河套拐弯处
把“国之大事”的叮嘱
酿成了万亩良田的麦香

从乌梁素海的涟漪里打捞星辰
每一颗都映照着守护的身影
治沙人在沙丘刻下绿色诗行
牧人的长调漫过长城遗址
农人的犁铧切开新的年轮
当光伏板在荒漠上铺展银鳞
风电叶片旋转绿色的誓言
这片土地正用生态作答——
“守护绿水青山”的嘱托
早已长成胡杨林的风骨

此刻,我站在总干渠的堤坝上
看黄河水奔涌如时代的脉搏
那些在田间弯腰的身影
在实验室记录数据的目光
在厂房调试设备的手掌
都是“感恩奋进”的注脚
当暮色为阴山镀上金边
归巢的雁群排成大写的“人”
这是河套平原最动人的诗行——
以汗水为墨
正在北纬40度的画卷上

续写新的传奇

让我们把每一粒粮食酿成诗句
让每一次丰收都成为韵脚
您的关怀是最长的诗眼
在河套文化的长河里
在北疆大地的胸膛上
我们以马头琴的震颤为节拍
以麦浪的起伏为韵律
朗诵属于这个时代的华章——
牢记嘱托,是最坚定的起笔
感恩奋进,是永不落幕的尾章

巴彦淖尔,我们永远的眷恋

■郭振华

在祖国雄鸡状版图的正北方
巴彦淖尔展开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在黄河几字弯顶端的正上方
巴彦淖尔释放出无限生机和蓬勃活力
这里曾是恐龙家族的乐园
出土的化石说出尘封已久的秘密
这里也是《鸿雁》之歌的故乡
三百年风雨洗净的旋律依然动人
“两原一山一河”浑然天成的风水宝地
有着道不完的精彩、说不尽的神奇

巴彦淖尔,风景这边独好
从滔滔黄河到巍巍阴山
一动一静的天作之合
呈现出田园和草原自然交融的独特风光
展现出江南与北国和谐共存的奇特风景
黄河在三盛公拐弯后的一路欢歌
滋养出河套大地生生不息的脉搏
岩画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讲述着阴山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为祖先的子孙,我们在传承里接续奋斗

为子孙的祖先,我们在奋斗中开拓创新

巴彦淖尔,我们美丽的家园
从河套平原到乌拉特草原
一南一北互补的优势
开创了合作双赢共同富裕的新画卷
金黄的麦浪 醇香的美酒
闪耀着天赋河套的神韵
大片大片金灿灿的葵花海洋
绽放出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绿草如茵的乌拉特草原
悠扬的牧歌承载着千年的期盼
神圣的敖包寄托着美好的祈望
一马当先引领万马奔腾的呐喊声
激奋着我们急流勇进、永不服输的雄心
这里的每棵白杨都有搏风击雨的豪情
这里的每只雄鹰都有穿云破雾的胆魂

巴彦淖尔,我们心中的天堂
从乌梁素海到乌兰布和
一东一西遥相呼应
捧出了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丰硕成果
翔集的水鸟奏响生态和谐乐章
摇曳的芦苇抒发心底清澈的情感
荡漾的碧波绽放我们舒心的笑容
这些成为乌梁素海焕发青春的美丽
治沙人降龙伏虎、驯服乌兰布和的豪情
书写下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崛起的沙产业,化害为利变沙成金
创造出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的新辉煌

巴彦淖尔,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从新华林场到三北防护林
由黄到绿的艰难蜕变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兑现了干字当头、人进沙退的誓言
三北防护林这道绿色的万里长城

创造出一个神话,矗立起一座丰碑
我们牢记嘱托 坚定信心 勇担使命
我们感恩奋进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河套的风

■崔军

河套的风是风情万种的
她从阴山的指缝间欢快地掠过
唤醒了沉睡中的山峦
问候了山间的鸟兽
在山泉水边梳洗打扮一番
看了看岩画 哼着山曲儿
带着阴山的味道一路走来

草原的清香是她的最爱
一到草原她总是赖着不走
马兰花开的香粉
给牧羊姑娘的发梢留下芳香
总是故意把手把肉的香味和马奶酒的甘甜
提前送给饥渴的套马汉子
惹得牧马人快马加鞭
她在马耳边呵呵笑出声来
她用阿妈的奶茶香阿爸的旱烟味
召唤着草原上的生灵
她又像一只快乐的小花狗
在草地上欢快地撒欢打滚儿

河套田野里的风是香甜的
她用花草的芬芳把河套姑娘出落得水灵俊秀
她用泥土的味道把河套汉子摔打得硬朗洒脱
她用五颜六色的花粉把大地装扮得绚烂多彩
瓜果飘香的夜晚把村口柳树下约会的情侣
撩拨得心湖荡漾
收获的季节里总是用丰收的微风
让睡梦中的农民笑醒来好几回

河套的风接受过黄河水的洗礼
沐浴过乌梁素海的氤氲
带着一颗潮湿的心跟知己倾诉
甘甜的雨露也许是她的泪水
滋润着干涸的土地和饥渴的庄稼
快乐的时候为雨作序
上演着河套大地塞外江南的传奇

河套的风是丰腴的
吮吸着河套佳酿的醇香
品尝着河套瓜果的馥郁
背靠阴山坐拥八百里平川
这就是千年基业、塞北粮仓
每当有风吹过
请你闭上眼睛用心聆听
这是多么熟悉的风语
风中有河套的味道■

八百里河套一家亲

■赵春秀

种子钻出岩崖,钻出泥土
凭借种子的力量,它以为从此可以顶天立地
来到人间,它才发现
还有洪水猛兽,还有狂风暴雨
难道你没看见吗

那是我们的良田啊,如今满目狼藉
那是我们的良田啊,那是一家人的希望

救田,就是救父母
党政军民去一线,抗洪抢险一条心
奋不顾身,砥砺前行
一座温暖的城市,不会有人冷眼旁观
疾风骤雨中的巴彦淖尔啊
多少游子的根

你看那,雷鸣电闪
你听那,婴儿啼哭

那是在我们口中夺食的怪兽啊
你为何如此——狰狞
尽管我们
身心疲惫,饥困难忍
可洪涝不退,我们绝不退

在抗灾卫士眼中,火热的信念始终只有一个
保群众,护家园

无论乌拉特中旗、前旗或是古郡五原
汪洋中,哪怕有一粒庄稼还在呼救
哪怕——有一粒庄稼
还在呼救

乙巳蛇年,洪涝成灾
面对屋舍冲塌、农业设施毁坏,难题接连不断
唯有踏破黎明,挑灯夜战
才能佑护,百姓的安宁

人们站在挖掘机上,看着脚下的土地溃烂成泥
哪个不盼着家乡,早点再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八百里河套,我们的八百里家园
暴雨无情,它带来的仅仅是自己的坏脾气
但我们绝不会任它肆意横流
丹心、赤胆,是人民的高尚品质
失去小家园,我们还有大家园

志愿者臂上的红绸带,是暗夜里跳动的朝阳
每双眼睛都盯着云开的方向
每双手都在废墟上播撒新的向往
这片土地从不缺重新站起的勇气
就像黄河总在转弯处积蓄奔涌的力量

同喝黄河水,同披日月光
我们是不离不弃的姐妹兄弟

八百里米粮川,八百里河套情
风雨同舟献真情,患难与共众志成
强国不是梦,英雄扛大梁
慷慨解囊为一方,高唱凯歌好榜样

美丽富饶的巴彦淖尔啊
灾情过后,雨过天晴
你依旧是祖国正北方最耀眼的明珠
风轻拂,粮满仓,情谊绵长■

携手同行

■龙文

微风吹过绿色的田野
丰茂的庄稼迎风摇曳
丰收在即啊
地头,有掩不住的笑脸

风起云涌,乌云夹着闪电
天河开了
大雨如山洪倾泻
一夜,整整一夜
一夜,趴在窗前
一夜,祈祷
一夜,未眠

雨停了
不愿看到的就在眼前
村庄田野满是水
趟着水拉着水泵去地边抽水
一台、两台、三台
多少台泵流,不分昼夜

雨后晴空万里
太阳释放两日的积怨
高温蒸腾这个湿漉漉的世界
不眠不休,几天几夜
烈日炙烤
脸被灼伤
胳膊起皮

墨绿的葵花被烤成焦黄

水泵声停了
人从沙哑到无声
大地都归于沉寂
葵花死了
人也病倒了
一年的投入
一年的耕耘
一年的希望
被暴雨吞噬
被洪灾收割
空洞的眼神
透着无助与迷茫

政策在下达
倡议在飞翔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从单位到个人
从企业到百姓
捐款捐物,助农团购
有位体弱多病的独居老人说
“我是农村出来的,再困难也得捐,捐一千”
多少这样的事迹啊
一次次让人感动
一次次让人泪目

坚韧不拔,团结互助
是我们河套各族人民的传统
是千年河套文化的航灯
乡亲,相亲
相互帮扶,生死与共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走过一段又一段历程

风雨同舟,携手同行
希望又在这片土地升腾■

诗词集萃

回五原二题

■单学文

下乡六十周年纪念日回第二故乡写怀⁽¹⁾

离津赴蒙六十春，结伴驱车热土寻。
甘冽常怀河套水，温馨难忘远村亲。
农家嫁女垂青意，我党爱才培养恩。
一旦放飞首府去，可怜魂梦挂牵人。

游五原诗词文化园

古郡诗风扑面来，悠悠文脉撞胸怀。
绿杨著水烟云杳，碑刻成林胜境开。
百代歌吟集盛世，今朝雅韵醉章白⁽²⁾。
骚情一似黄河水，到此流连久驻徊。

注：(1)余 1965 年 7 月 28 日离津赴内蒙古五原县插队下乡。(2)贺知章、李白同为盛唐“饮中八仙”领衔诗人。

贾雨川的诗

■贾雨川

写在建党一百零四年

党恩沐浴福绵长，盛世安居颂北疆。
烈士陵园多敬畏，红旗帐下更轩昂。
大河涌浪千秋业，峻岭连峰百梦彰。

看我巨龙腾跃起，豪情宣誓九州郎。

明安镇“百草园”创建感吟

当初暂住土沙连，时隔多秋若换天。
甘草黄芪兴产业，山楂谷米庆丰年。
白花荞麦千层浪，向日金葵万朵鲜。
矢志为民存匠意，宏图大展有新篇。

大余太瑞禾糯玉米加工厂采风

初秋丽日瑞禾游，苞谷加工选验优。
香糯舌尖存皓齿，形如软玉惹娇喉。
高温灭菌素袍净，极速锁鲜金色流。
漂烫风淋全保障，助农科技护丰收。

再访余太酒业

选种高粱来酿酒，出芽结穗已金秋。
窖缸浅语闷蒸苦，老曲深藏品鉴优。
余太好粮人自赞，清香琼露客常留。
图谋宏业地纯在，美誉频传贯九州。

陪父亲住院感想

凄风入骨化悲凉，八十余年有短长。
旧日苦多凭忍辱，晚来乐少靠坚强。
拙情欲表世人孝，繁事萦纆岁月忙。
久病床前心寂冷，唏嘘大道怎无常。 ■

河套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杨瑞璞

河套文学是在河套这一特定地域产生的、具有大体一致的自然和文化特征的地域文学。河套文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优秀作品不断,是河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河套文化建设以推动北疆文化提升行动的新形势下,巴彦淖尔市文联二届五次全委会提出打造河套文学流派的目标任务,市作协发出了打造河套文学流派的倡议。研究河套文学史,为打造河套文学流派厘清历史脉络与现实基础,总结经验,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重点从河套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对象、发展历史分期、基本特征和打造河套文学流派(目的)等方面,探究河套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以期对河套文学史研究、河套文学流派打造工作有所裨益。

一、研究范围

明确研究边界,确定研究范围是学术或实践研究中的关键步骤,将直接影响研究的结果及其运用。河套文学史研究,应重点明确其研究的地域范围、时间跨度、创作与记载的文字种类三个方面的范围。

首先是河套文学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问题。河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明朝开始出现。其大致范围为,西至贺兰山,东至山西偏关,北到狼山、大青山,南至边墙,为广义的河套地区。民

国时,一些调研专著将后套视为河套,后套即内蒙古磴口县巴彦高勒至乌拉特前旗西山咀之间的狭长平原,为狭义的河套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后套地区的河套抗战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曾设立“河套行政区”,1958年与“巴彦淖尔盟”合并,成立新的巴彦淖尔盟。相应地,关于河套的书写也发生了变化,内容上由广义的河套地区向狭义的河套地区转变。从历史、文学等作品的书写范围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后应该是一个分界线,之前以书写广义的河套地区为主,之后以狭义的河套地区为主。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前,河套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应为广义的河套地区,明朝之前的河套文学史也应参照其地域范围进行整理、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对河套的书写以河套灌区、巴彦淖尔市(盟)为主,研究范围也应以此为主,包括阴山及其以北的乌拉特草原等地。

第二是河套文学史研究的时间跨度问题。河套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活动,距今约7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距今约7-14万年的河套文化、距今约3万年的水洞沟文化等都在河套地区范围内。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应该是口头文学,如劳动号子、祭祀祝辞、民歌、神话、谚语等。这些都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在未有文字之

前的文学创作。在阴山岩画中有许多古老的祭祀、围猎等场景,口头文学是题中应有之义。河套地区在战国中期之前基本是游牧部族的生息之地,大量的口头文学口口相传,文字产生后被翻译、记录流传至今。如著名的《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刻符,比较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片上“土方正(征)我东嗇(鄙)”等记载,说的就是当时河套地区部族与殷商之间的战争。还有如《虢季子白盘铭》等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记载了关于河套地区部族的故事。《诗经》中“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内燹于中国,覃及鬼方”等内容,反映了关于河套地区部族的故事,已是比较成熟的诗歌作品。《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也有河套地区的内容。因此,研究河套文学史的时间跨度应该从先秦开始,直到现在。还应注重吸收最新考古发现、甲骨文等古文字记载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是河套文学史研究的创作与记载的文字种类问题。在河套地区繁衍生息的游牧部族早期大多有语言无文字,在与其他部族、汉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学习了汉语汉字,用汉字开始记录、书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文学创作。后来,一些民族创造了突厥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等文字,创作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因此,在研究河套文学史的过程中,不仅要研究用汉字记载与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且要研究用其他民族文字甚至是外国文字记载与创作的关于河套的文学作品。

二、研究方法 with 对象

(一)研究方法

研究河套文学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批判地运用一些传统的、西方的研究方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从河套文学史的实际出发,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研究概括阶段性特征,力求准确、丰富、生动地描绘出几千年来的河套文学长卷。

河套文学是河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反映,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应将河套文学史研究与河套文化史、河套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国文学史紧密结合起来,在河套文化史、河套发展史、中国文学史的总体脉络中把握河套文学的总体走向和发展格局,相互印证,相互成就。

应学习借鉴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拓展思路,丰富内容。如李廷舫所著《巴彦淖尔的文学艺术》(《河套文化研究专题》之第十专题),张志国编著的《河套文化经典选读》,高·布和朝鲁编著、巴图查干和宝迪翻译的《乌拉特史稿·乌拉特文化》等,以及历代史志中关于河套的文学著述等。

(二)研究对象

河套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具有河套地域特征、河套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而核心还在于文学作品,毕竟作家还是要依靠作品来立足的。创作河套文学的作家大体上分四类,一是本土作家,即籍贯、生活都在河套的作家;二是籍贯虽在河套但长期在外地生活的作家;三是旅居的外地作家,即因游学、工作等原因在河套居住过的非河套籍作家;四是从未到过河套但书写河套、或以河套为意象书写的外地作家。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系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大兴博士指出,“对于地域文学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作家的籍贯(即出生成长之地),还应同时考虑作品的产生地以及作品所写的题材等要素。”我们应该紧紧抓住书写“河套”、突出“河套”题材这个核心要素,来甄别、判断哪些是河套文学,并

根据作品的质量、作用与传播情况确定其在河套文学史中的地位;应对书写河套的作家与河套的关系进行研究,更加准确地把握其文学作品;河套本土作家写的非河套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应纳入研究范围,以体现河套作家对其他地区、其他领域的贡献。

文学作品的认定标准,是文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是,学术界普遍认同文学作品至少应有传递知识与经验的认知功能、承载价值观念与情感体验的教育功能、创造艺术形式与情感共鸣的审美功能、提供精神调剂与情感慰藉的娱乐功能。这是我们辨别河套文学作品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参照。关于文学体裁,我国最早的分类法是“两分法”,即韵文与散文两大类;“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比较普遍地采用“四分法”,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应按照文学作品的基本功能、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分类对河套文学作品进行辨别、整理、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在先秦史书、诸子百家作品和两汉之后的历史传记、政论文等著作中,有一些作品文学性很强,应该纳入研究范围。河套地区各民族早期出现的口头文学,留存了当时各民族的生活、思想变迁,是河套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理论与评论等内容是河套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应纳入研究范围。应统筹考虑,合理归类,全面准确地反映河套文学发展历史。

三、发展历史分期

河套独特的地域环境、战争、文人聚集等因素,使河套文学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阶段性特征。据此,将其发展历史分为8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前221年):河套地区各民族开始交往交流,口头文学出现;在甲骨文、金文等载体及《诗经》等典籍中,书写河套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河套文学开始萌芽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秦汉(前221年-220年):河套地区基本处于中原王朝控制范围,各民族文学开始融合发展。赋、汉乐府等诗歌发展迅速,政论文、历史著作等经典作品不断。

第三个阶段是三国两晋至北魏(220年-439年):河套地区基本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控制范围,战乱频繁,各民族文学进一步融合。虽然受建安文学影响,诗歌、民歌有所成就,有《胡笳十八拍》《敕勒歌》等名作,但是文学创作总体上相对薄弱。

第四个阶段是北魏至隋唐(439年-907年):河套地区基本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文学创作日益繁盛,边塞诗歌发展至鼎盛期,书写河套的文学作品明显增加。

第五个阶段是五代十国至宋辽金夏(907年-1271年):河套地区战乱频仍,基本处于少数民族政权控制范围,西夏文、契丹文、蒙古文等多民族文字登上河套的历史舞台,河套文学出现新的发展。

第六个阶段是元明清(1271年-1840年):河套地区基本处于和平时期,文学创作处于平稳发展期。明天顺六年(1462年)后,收复河套成为明朝的重要政治问题被关注,政论文创作进入又一高潮期;“走西口”移民不断涌入河套,多元文化相互交融,调查研究性作品不断增加;1648年乌拉特部落西迁至阴山南北地区后,与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蒙古族,共同推动蒙古文文学持续传承发展,涌现出一批本土作家和文学、历史等作品。

第七阶段是近现代(1840年-1949年):随着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涌入,河套开发不断加快,关于河套的调研专著进入一个集中创作期;蒙古文文学创作持续发展;“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推行使河套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八个阶段是当代(1949年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

义文艺观的指引下,诗歌、散文、戏剧曲艺、小说、歌词等各门类文学创作日益繁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汉文、蒙古文文学作品和作家,出现了“农民作家群”“女作家群”等文学现象。巴彦淖尔曾被誉为“内蒙古小戏之乡”,乌拉特中旗被誉为“蒙古文长篇小说摇篮”,还有两个旗县被评为“中华诗词之乡”。河套文学完成了由异位性创作为主到本土创作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在内蒙古、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为打造河套文学流派创造了条件。

四、基本特征

河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人文积淀等因素,不断影响着河套文学发展的走向,形成了河套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地域性。河套文学在河套这一特定区域内形成,在河套历史长河的演变进程中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黄河、阴山、长城等地标符号都是河套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套平原是母亲河在沙漠、戈壁高原、山脉等干旱半干旱气候地理形态环绕中孕育出的珍贵绿洲;阴山、草原、戈壁等自然风光雄浑壮美,众多民族民俗风情独特。河套文学生动地反映了河套地区壮美的自然风光、经济社会变迁、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地域性十分鲜明。

第二是融合性。几千年来,河套地区一直是中华众多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前沿,众多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在这里集聚、碰撞、交融、积淀、发展,形成了多元交融、和谐共生的文化特征,河套文学也形成了鲜明的融合性特征。先秦时已出现各部族、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活动;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河套地区无论是被中原王朝所占据,还是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都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边塞文化相互融合,兼容并蓄;明清以来的“走西口”移民带来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河套还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贸易大通道连接,

融入了商业文化以及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不同文化形态、不同民族在这里和谐共生,文学作品也充分体现这一特征。1840年特别是1921年之后,河套文化又融入了革命文化、现代文化;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建设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道路。河套文学成长于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之中,具有着兼容并蓄的高度融合性。

第三是传承性。河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起一直是中国北方先民繁衍生息之地。无论是从早期的口头文学作品及书写在甲骨、钟鼎器皿、简牍等上的文学作品来看,还是从后来印刷的历史典籍、文学作品来看,河套文学传承一直延续至今,没有隔断。河套文学蕴含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多彩的地域特点、多元的民族风情、多样的文化基因,始终具有自身的传承性,历史传统绵延不断。既延续和继承传统,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不断推动河套文学的传承与嬗变。

第四是异位性。这是古代河套文学的重要特征。河套平原的富庶、黄河阴山的战略位置,使河套地区成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和众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略要地,也成为了历代众多政府官员、文人骚客关注与书写的焦点。而这些作者大都是非河套地区作家,甚至都没有到过河套地区,形成了非河套作家创作反映河套地区文学作品的特殊现象。外来主体以外部视角、间接经验来书写河套的特征鲜明,称之为“异位性”。而本土作家在古代比较少,有作品留存的更少。北魏以来,河套地区出现了一些本土作家,特别是清朝以后的蒙古文文学创作有不少本土作家,但总体上数量不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转变为以本土作家为主。因此,在河套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打造河套文学流派工作、推进新时代河套(巴彦淖尔)文学繁荣发展中,应以巴彦淖尔市为

主,积极调动市内外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形成巴彦淖尔市内外作家互动创作的生动局面。

五、打造河套文学流派

研究河套文学史,总结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推动河套文学流派打造工作,繁荣发展巴彦淖尔文学事业。

(一)提出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河套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全面繁荣发展。2005年,巴彦淖尔市委、市政府作出打造河套文化品牌的工作部署,并持续发力推进工作,河套文化已经成为巴彦淖尔市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文学创作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自治区建设北疆文化的工作部署,全市实施了河套文化“研究阐释、宣传推广、精品创作、遗产保护、暖心惠民、文旅融合”六大工程,加强河套文化建设。并将市文艺创作生产扶持专项资金由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支持文艺创作生产。如何更好地发挥河套文学在推进河套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再次提出了重要工作议程。2025年,市文联、市作协提出打造河套文学流派的工作目标和倡议,以此团结带领全市作家,联动市外作家,创造新业绩,着力繁荣发展巴彦淖尔文学事业。

(二)现状分析

目前,巴彦淖尔市作协现有中国作协会员11人、自治区级会员158人、市级会员550人,国家级文学学会会员101人;剧协、影视协、音协会员中从事文学创作的国家级会员4人、自治区级会员11人;还有许多从巴彦淖尔走出去的、曾在巴彦淖尔生活过的作家。多年来,作家们围绕河套题材创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默契,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李廷舫的“河套三部曲”,梁衡的河套系列散文、向春的长篇小说《河套平原》等等。近20

年,巴彦淖尔市平均每年出版15部左右图书,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共15部。书名中带“河套”的图书约有50种,加上其他年代、门类的图书,已超过100种;歌名中带“河套”的歌曲,大约有30多首。河套逐渐变成了一个文学地理概念。但全市文学创作总体上还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策划,力量还不够集中,在全国叫得响的文学作品、著名作家、获得的文学大奖很少等问题;与从巴彦淖尔走出去的文学大家联系得较少,还没有形成整体合力。推动巴彦淖尔市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三)路径选择

如何把全市广大作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破解当前巴彦淖尔市文学事业发展的难题,打造河套文学流派既是路径选择,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巴彦淖尔市文学事业发展的总目标。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自觉与不自觉两种情况,巴彦淖尔市文联、作协的选择是主动作为,自觉地、有组织地推动河套文学流派的形成。这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打造一个文学流派,至少要达到有文学大家、有大作、有统一风格这三个基本要求,还要有一个相对稳定、老中青相结合的一定规模的作家队伍。打造河套文学流派,也许几代人都不一定能做成,但这件事总要做,早做比晚做好。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建成河套文学流派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用打造河套文学流派号召、组织广大作家,同心同向,凝心聚力,提高创作水平,多出精品力作,实现巴彦淖尔文学繁荣发展。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为主的工作原则,高起点、系统地制定《河套文学流派打造中长期工作规划》,建立健全包括组织管理、资金保障、激励扶持、人才培养、选题规划策划、采风、创作生

酒香浸润马头琴

■赵耀新

在阴山北坡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说起乌宝力格嘎查欧布拉格铜金矿,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说起获各琦苏木金顶子的巴音善岱庙,大家都知道。欧布拉格铜金矿,就在离善岱庙北面不远、四面环山的地方。

在矿区办公室东面两里多的地方,有栋温馨而宁静的红砖墙房子。前门脸用整块钢窗料和玻璃制成大棚,既能防风又能防沙,房顶上装着太阳能光伏板。一长溜大而宽敞的羊、马、骆驼圈错落有致,它们的主人叫尔登阿巴嘎(珍宝大叔)——一个年近六十的蒙古族汉子,身材中等,略显富态。他的家,就像镶嵌在这块戈壁草原上的一颗红玛瑙石,虽然不是很起眼,却散发着独特的韵味。引人注目的是,一进门就看到大幅年画《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旁边挂着一把马头琴,虽然油漆面有点褪色,但是它却一尘不染。这可是尔登的心头肉,是他

生命中最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这把马头琴琴杆顶端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马头,制琴师还独具匠心地上装两个皮耳朵,设计别出心裁。三百多根细细的尼龙丝组成的内外琴弦,酷像马儿浑身的筋脉,仿佛只要主人随时随地一声呼唤,它便会马眼一瞪,跃然而出,驰骋在阴山脚下广袤的戈壁草原上。

每当夕阳西下,羊、马、牛、骆驼回圈后,尔登大叔总会取下心爱的马头琴,用擦琴布蘸上宝日套海哈日艾日哈(河套白酒),小心翼翼地从琴头、琴杆、指板、琴弦到共鸣箱,仔仔细细轻轻擦上几遍。那酒香幽雅、醇厚丰满,在琴身留香与木质的温润交织下,仿佛为马头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当他抬头望去,远处飞来一队鸿雁,排着人字,向着阴山落日方向飞去时,尔登大叔深深吸一口气,左手指轻轻搭在琴弦上,微微颤

产、评论评奖、宣传推介、“文学+”转化等方面的全过程、各环节的工作机制,聚集一批作家,吸引一批作家,培养一批作家;推出一批文学作品,创作一批作品,策划一批作品,并不断推动文学作品转化,提升其综合效益,努力营造一个齐心协力“出精品”“育大师”的良好文学创作环境。要在丰厚文学创作土壤的同时,紧

紧抓住河套题材、重点作家、青年作家三个重点狠下功夫,加强引导,统一创作风格,推动河套文学流派早日形成。要设立阶段性具体目标和工作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扎实工作,不急不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河套文学流派打造工作终将有春涌河套、花开四季的一天。■

动揉弦,右手力度平稳运弓,一曲《鸿雁》便缓缓流淌而出:

鸿雁
天空上
对对排成行
江水长 秋草黄
草原上琴声忧伤
鸿雁
向南方
飞过芦苇荡
天苍茫 雁何往
心中是北方家乡
……

用河套酒滋润过的马头琴,它发出的双弦泛音,藏着空灵、飘逸的感觉,好似鸿雁要带着你,飞过阴山脚下这片广袤无垠的戈壁滩草原。琴声深沉浑厚,又如同草原上的风,时而轻柔如丝,时而狂放不羁。琴音拽着从北方吹来的风,飘出欧布拉格,向阴山深处飘去,宁静而悠远,豁达而伤感,深情而浪漫。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尔登大叔对这片土地的热恋与思念,也诉说着草原上生生不息的四季轮回故事。

说起这把马头琴的来历,还是尔登的阿爸传给他的。那年他比马头琴高不了多少,是一个7岁左右胖墩墩的孩子,对草原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与热爱。一天,阿爸正独自在一块大石头边上,用擦琴布蘸着杭后白酒,轻轻地擦拭着马头琴——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琴拉久了,琴箱、面板、琴弓杆上难免会沾上不少松香末子、手汗、油污,且很难擦拭掉。父亲告诉他:“用擦琴布蘸着白酒来擦琴上的松香末子和其他污物,就很容易擦掉。”

用白酒擦拭琴后,还能让马头琴发出天籁之音?小尔登心里真弄不明白,暗暗思谋着喃喃自语道:“怎么这马头琴也喜欢喝白酒吗?”

阿爸开始拉琴了,琴声瞬间吸引了尔登的注意,不仅打破了他心中的疑虑,还让他很快

被深情流畅的琴声所吸引。他揪着阿爸的腰带嚷嚷着:“我要向阿爸学习马头琴的演奏技法。”

阿爸见儿子真心想学,便欣然把马头琴传给他。从那天起,小尔登就开始跟着阿爸学习马头琴的持弓、运弓、演奏等技巧。每次练琴前,他也学着阿爸的样子,用白酒擦遍琴身。随着慢慢长大,他学会了如何用心去感受草原上的每一缕风、每一片云、每一朵野花、每一棵小草。阿爸表情严肃地说:“这马头琴演奏出来的曲子,就是写给草原的情书。马头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戈壁草原上牧人们情感的寄托与表达。所以啊,你演奏出来的曲子,它不但得有皮有毛,更得有血有肉!”

随着时间推移,小尔登的马头琴演奏技艺日益长进。12岁那年参加“巴彦淖尔盟青少年马头琴比赛”荣获少年组第二名,他也逐渐成为了乌拉特戈壁草原上小有名气的马头琴手。

放寒假时,他正在家里写作业,和他们家草库伦为邻的苏尔格阿尼亚(大婶)着急地来找他:“我家的大母驼产下小驼羔后,驼妈妈拒绝给小驼羔喂奶,听说用马头琴演奏《陶爱格》(劝奶歌)能打动驼妈妈。尔登你快帮阿尼亚拉一支曲子吧,要不小驼羔会饿坏的!”尔登听完后,赶忙背起马头琴和苏尔格阿尼亚朝她家飞奔而去。到她家后往驼圈里一瞧,那小驼羔饿得“嗷嗷”直叫唤。尔登打开琴包取出马头琴,用白酒擦完琴身,调了调琴弦,开始拉起了《陶爱格》。苏尔格阿尼亚和着琴音轻轻唱道:

咄~咕~咄~咕~
亲爱的驼宝贝,
你已经来到这世上,
是妈妈的骄傲。
妈妈辛苦孕育,
给你带来生命,
你要好好吃奶,
长大健康茁壮。

虽然你还太小，
不懂这个世界，
但妈妈永远爱你，
会一直守护你。
请你放下警惕，
让奶水流进你的口中，
妈妈的乳汁是你最好的营养……
吹~咕~吹~咕~
啊…啊…哈…嘿…

随着尔登马头琴如泣如诉的琴音与苏尔格阿尼亚动情温柔的婉转歌声，那头母驼也渐渐放松了警惕，眼神也变得温和起来。它低下头，温柔地舔舐小驼羔，然后任由小驼羔贪婪地吮吸着奶水。

见状，尔登和大婶对视一眼，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这首《陶爱格》果然起了作用。“尔登，真是太好了，你的马头琴真是太神了！看来这母驼也被你的琴声打动了，终于让小家伙吃上奶了，太奇妙了！尔登，我的孩子，谢谢你了。”

尔登连忙摆手，自豪地说道：“苏尔格阿尼亚，不用谢我。这马头琴，它能宁神静气、感化生灵，能触动驼妈妈内心——是它的琴声让驼妈妈感受到草原上的温暖与生命的美好……”

那年参军临走前两天，来送行的亲戚和同学们拿来杭后酒厂的“二锅头酒”祝贺。尔登连喝了三银碗酒，这酒酒香醇厚、回味悠长，仿佛能瞬间唤醒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他用这白酒擦拭完马头琴，激发出更动人的琴声来。果然，先用白酒擦拭马头琴，又往琴的出音孔滴进几点酒后，干燥的琴箱有了湿度，尔登发现琴声顿时少了“燥声”“杂音”“狼音”，变得更加饱满而富有情感。他甚至能感受到：自己与戈壁草原之间的情感纽带被紧紧地连接，甚至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那琴声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将他的思念与爱恋传递给阴山的每一座山峰、戈壁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

岁月如梭又无痕。转眼间，尔登已经在青

海武警边防部队度过了三个春秋。有马头琴的陪伴，他每年回家探亲时，总要从家里带走几瓶河套酒；当思念阿爸阿妈和家乡时，他总会拿出河套白酒擦拭马头琴，再轻轻地拉上一曲。那琴声如同他的心声，诉说着他对家乡的无限眷恋与热爱。而那把被河套酒滋润过的马头琴，也成为军营中一段神话般的传奇流传着。

1992年腊月二十，下了一场罕见大雪，应了老话“腊月的雪赛如铁”。春节时，我和小车司机小庞留在矿上值班，天气冷得刻骨铭心！办公室里明明生着火炉，电暖气也呼呼地开着，可那寒冷的白毛风“呼呼”地刮着，寒风无孔不入，一个劲儿地往里钻，愣是把那稍稍有的温暖挤兑得没了踪影。墙上到处都挂着冰霜茬子。那时候啊，我们真是跟冬天较上了劲：天天穿着棉袄棉裤，外面套着皮袄大衣，还得时不时地跺跺脚、搓搓手；实在冻得不行，就打开“河套陈缸酒”喝上几口暖暖身子。现在想想，那段日子虽然冷得让人浑身直打哆嗦，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年三十傍晚，尔登大叔骑着马，还牵着两匹马，冒着风搅雪赶来了。尔登大叔盛情邀请我们俩去他家里过年！那份豪迈和热情，像草原上的春风，瞬间吹暖了我们的心。那份别样的温暖，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到了他家，格日乐阿尼亚领着刚刚4岁的双胞胎外孙女，早早地就在门口等候。早听人们说“蒙古族的孩子，会说话就会跳舞，会走路就会骑马。”果然，俩孩子高兴得又唱又跳。那笑容，那眼神，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让人打心底里觉得热乎！

他们用隆重的蒙古族礼节欢迎我们，把蓝色的哈达轻轻搭在我俩的脖子上。炕桌上摆放着河套陈缸酒、手扒肉、烤羊腿、奶茶、奶皮子、奶豆腐、奶酪、馓子、炒米、蒙古包子、腌沙葱等各色美食。那一刻，我们成了他们家族的

一分子,被他们的憨厚、热情、善良、质朴与好客深深打动,同时也感受到了那份尊重。接着大叔拿过三个银碗,倒满河套陈缸酒,双手捧着碗,感慨地说:“非常感谢矿上领导和职工朋友们!远的就不说了,就说今年秋天时,我开拖拉机拉了一车草,走到河槽时陷入泥沙里。当时北方的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倒下来,眼看就要发洪水,是你和铲车司机小吕及时帮忙。刚把车拉到安全地方,山洪就下来了,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还有去年夏天你阿尼亚突发疾病,是你们驱车一百多里送到陕坝旗医院,及时治疗。所以今天,阿巴嘎必须敬你们三碗酒表示谢意!”大叔端起银碗,酒液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又感叹道:“每次的困境中,都是你们伸出温暖有力的手。我和阿尼亚衷心感激,感恩有你们,咱们蒙汉永远是一家人!”

我和小庞望着他举起的酒碗,我激动地接过头,感慨地说:“尔登大叔,您说得太好了!各民族本就是一家人,无论风雨、无论困难,我们都会携手共进,一起走过。”

这银碗中的河套酒,就像各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深邃而醇厚。我们共同干了这碗酒,为的是那份深厚的友谊与信念——无论何时何地,那份感情都是深沉的、永久的,将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三银碗酒喝完,尔登大叔取下墙上挂着的马头琴,用擦琴布蘸着河套陈缸酒,一边仔细擦拭一边说:“我退休后,哈斯高娃额嘿恩(小女儿)在东升庙给我买了楼房,让我搬去住。我怎么能舍得离开生我养育我的戈壁草原?这

不,接来双胞胎外孙女和我们一起过年。”接着又说:“给你们拉一首《祝酒歌》,祝福你们的阿爸阿妈福寿安康、吉祥如意!”

说完琴声响起:

高高举起斟满

美酒的金杯

噻啰喂拜东噻

亲爱的朋友们啊

让我们干一杯

噻啰喂拜东噻

高高举起斟满

美酒的银杯

噻啰喂拜东噻嘿

……

尔登大叔脸上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对草原的热爱,这份情感通过马头琴的演奏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俩也被他的琴声深深打动,抹了抹眼角流出的泪水,真诚地说道:“尔登大叔,您演奏得太好了,真得好好谢谢您!”

尔登大叔连忙说:“只要你们喜欢就行,这戈壁滩草原再大,也不及有阿爸阿妈等你们回家!这里信号不好,快快去屋后山顶上,给你们爸爸妈妈送去祝福,祝福他们安康吉祥、春节快乐!”

我拉起小庞,朝着尔登大叔房后山顶跑去,手机有信号了,我俩冒着呼呼的风雪,用颤抖的手拨通父母亲的手机号码。一声“爸爸妈妈春节快乐”的祝福电波,伴随着尔登大叔那把被河套酒滋润过的马头琴所演奏的《祝酒歌》,随着风雪飘向远方,飘得很远很远……■

在河套,用诗酒温暖一座城

■任伟峰

风,从遥远的阴山之巅吹来,带着岁月的低语与草原的豪情,仿佛是古人的吟唱穿越时空,与今人对话。我,怀着对未知的渴望,一路向北,直至脚下的土地被河套平原的气息唤醒。河套,这片塞上江南,以它独有的方式迎接每一位旅人,用诗酒温暖一座城。

塞上江南的河套平原,自古便与阴山脚下的广袤土地一脉相连,那句传唱千古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所描绘的苍茫景象,正与河套平原的地理风貌相融——这里同样背靠阴山,在黄河滋养的沃土上,既有草原的辽阔,也有农田的丰饶,恰是诗中景象的生动延续。而我,与友人结伴而行,穿过榆林,走过延安,直至河套,仿佛是穿越了历史的长廊,每一步都踏在了时间的脉搏上。这里的每一粒沙,每一片云,都在诉说着与黄河、与阴山、与这片“塞上江南”休戚相关的故事,等待着倾听者。

在河套,我们卸下旅行的疲惫,走进一家餐馆,空气中弥漫着羊肉的香气,那是城市的心跳,是生活的味道。我们点上几份菜,一瓶河套王,那是这里的骄傲,也是我们对这座城的致敬。酒,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媒介。在杯觥交错间,我们感受着这里的豪迈与洒脱。

酒至微醺,情至深处,文友们开始讲述河套的非遗与旅游,那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缓

缓展开。而我,被那份文化的力量所震撼,被那份生活的热情所感染。在那一刻,我明白,生活不仅需要诗歌,更需要那份源于内心的真实与感动。

吃肉喝酒,是许多男人的最爱。《水浒传》中的英雄大多都喜欢这样的生活。只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喜欢在闹市上吆五喝六,只是小酌几杯,然后掷下骰子,在欢快的气氛中感受内蒙古的酒文化与生活常态。

没有过多的寒暄,当地前来的几位文友简单向我们介绍了河套的非遗和旅游景点,文化的蕴藏和饮食的丰盛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中可以没有娱乐文化,但不可以没有诗歌。

情歌王子小张用一把半旧的木吉他开唱,他的《白桦林》有如天籁之声,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情诗女神木子用自己现场创作的《河套,我拿什么爱你》作为开场演说。我有点无奈,只能应景地把内蒙古的河套王作了一番简单的描绘。河套王酒在传承黄河文化和河套酒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秉持时不我待、与时俱进、奋勇争先的作风,力求推动河套地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喝下几杯河套王酒,入口芳香浓郁、绵柔甘冽、诸味协调,入口甜、落口绵、尾净余长。让人在酒香中感受到河套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在风味独特背后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它是北方浓香型白酒中的经典之作,喝河套王,像拥

节水增效助农业

■高 银

打竹板,响连天,父老乡亲听我言,
今天不把别的谈,节水增效来宣传。
党中央,国务院,节约用水谋划全,
节水工作划重点,空间均衡定主线。
系统治理抓宏观,两手发力不手软,
推进农业现代化,四水四定有前瞻。
大水灌溉太浪费,精准灌溉才划算,
增产增效不增水,节水农业大发展。
渠沟路林水井电,农田配套连成片,
引黄滴灌加喷灌,粮食丰收又高产。
科技引领站前列,以水定产记心间,
节水增效走在前,耕地粮食保安全。

水资源,很有限,再不节约会用完,
水资源,很紧缺,价值远超万贯钱。
水是生命之源泉,节约用水要优先,
农业四控严把关,打好节水攻坚战。
说一千,道一万,提高认识是关键,
说一万,道一千,树立科学节水观。
人人都做宣传员,从我做起唱主弦,
画好节水同心圆,乡村振兴筑梦圆。
依法保护水之源,促进人水共和谐,
五大任务落实全,踔厉奋发谱新篇。
说到此处算一段,欢迎大家来点赞,
微信抖音快手转,媒体报纸广宣传。■

有一座带着男人气质的“小金矿”。虽然只有四五个人,但是不一会儿,就快喝掉两瓶了。我们相约下午一起去看看总干渠、永济渠以及这里的黄河生态景观带,体验集观光休闲、文化体验、湿地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项目。

午后,我们踏上旅程。那里的每一处景点,都是河套故事的一部分。文博中心、蒙古大营、黄河观凌塔,每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让人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而黄河,这条孕育了河套文化的母亲河,更是以她的壮阔,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坚韧与包容。4个多小时的游览,让我们从多角度了解了黄河文化、

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移民文化在河套地区的聚集、融合、传承、积淀的历程,真正体验到了河套文化兼容并蓄的独特魅力。

在河套,我学会了用诗酒温暖一座城。那不仅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更是一种对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在这里,每一杯酒,每一首诗,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情的告白。

在河套,我找到了诗与远方的交汇,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而这片土地,用它独有的方式,温暖了我。在河套,用诗酒,温暖一座城,也温暖每一位旅人的心。■

诺和勒

■刘 晔

人物:

恩克巴雅尔 男,25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西公旗负责人、军政学校教官,简称恩克

扎 克 男,15岁,牧民

乌云娜 女,42岁,牧民,扎克母亲

吉 雅 男,16岁,王公之子

【舞台布景:早年间老款一桌两椅】

吉 雅 扎克,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扎 克 吉雅,人多眼杂,你又是王公家的儿子,就别跟着了。

吉 雅 我怕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扎 克 我有嘎查长的介绍信,不会被怀疑的。

吉 雅 扎克,恩克巴雅尔最擅长的就是蛊惑人心,你忘记你姥爷是怎么死的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扎 克 当然,我让他见识一下这匕首的厉害。

吉 雅 扎克,行刺成功。

扎 克 嘘,我是去军政学校当学员,记住了吗?

吉 雅 记住了,扎克。

扎 克 以后别叫我名字,叫我诺和勒。

吉 雅 诺和勒?

扎 克 就是同志的意思,共产党都这么叫。你回去时候告诉我额吉一声,我已经去报到了,别让她担心。

吉 雅 我……

扎 克 不许跟着我啊。(两边下场)

恩 克 (独自反复演示自己的授课内容)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恩克巴雅尔,来自白彦花镇,是你们的教官。我们要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牢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动荡,“五四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热潮,我们一定要有爱国热情。下面,请跟着我一起唱响这首《红旗之歌》:高举红旗,振兴国家,唤起民众,组织精兵,兄弟盟旗,赶快联合,消灭敌人,寻求光明……

【扎克敲门】

恩 克 你是?

扎 克 我叫扎克,我找恩克巴雅尔教官。

恩 克 我就是。

扎 克 哦,您就是呀?我过来报到,这是介绍信。

恩 克 你也是白彦花镇的?

扎 克 是啊,听说您也是,咱们是老乡呢。

恩 克 你才15岁啊,不过身强体健,看起来是个好苗子啊。

扎 克 其实我是有些基础的,5岁的时候我的姥爷就开始教我骑马、射箭、摔跤,他是个好人,不过还是被害了。

恩 克 他是怎么被害的?

扎 克 他太善良了,受人蛊惑,冲锋在前,结果自己……

恩 克 是啊,王公贵族太可恨了,他们欺压我们,我们就得反抗。

扎 克 他们没有欺压我们,给我们划分了新的草片,还给我额吉一些安抚金,我们才得以好好活下去。

恩 克 孩子,你可不能相信他们呀,他们那是在利用你们呀。王公贵族抢占最好的草场,让我们的牛羊饿死,而我们背的徭役却越来越重。

扎 克 他们这样也比那些嘴上都是仁义道德的人好过一千倍。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废除封建徭役?什么夺取旗府大印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全都是狗屁。

恩 克 你是在说我吗?

扎 克 对,我就是在说你——一个把牧民推进火坑的人,害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独活的人,我今天就杀了你,替我姥爷报仇,替我的同胞们出口恶气。

【扎克掏出匕首刺杀恩克巴雅尔】

恩 克 这把银匕首,你哪来的?

扎 克 这不关你的事,杀了你,草原就太平了。

【吉雅带着扎克母亲上场】

吉 雅 乌云娜阿姨,就是这里。

乌云娜 扎克,你住手。(夺下匕首)

扎 克 额吉,你来干什么,我马上就得手了。

乌云娜 我要是再晚来一步,你就犯下大错了。

扎 克 我是在为民除害。

乌云娜 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来杀人的?

【乌云娜扶恩克巴雅尔坐下】

恩 克 不要责怪他,他还小,一定是被那些王公贵族哄骗。我想问你,这把银匕首是哪里来的?

乌云娜 这是我父亲的。

恩 克 你父亲叫巴特尔?

乌云娜 你怎么知道?

恩 克 他是乌日图嘎查上一任嘎查长,也是我们的同志。是我执意要借那达慕大会开会部署下一步组织工作,被敌对势力发现,他是为了救我才让枪杀的呀,都怪我……

扎 克 明知道是同志,你却害死了他。

吉 雅 是啊,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恩 克 确实是我思虑不周了。

乌云娜 你是恩克巴雅尔吧?我曾经听父亲提到过你的名字,说你虽然年轻,但是非常厉害,他说你一定会带领牧民们过上好的生活。父亲是银匠,他打造了两把一模一样的银匕首,一把留给了我,一把他自己留着,说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就用这把匕首去相认,见到拿这把匕首的人,就是一起战斗的人。

【恩克巴雅尔拿出自己那把匕首】

恩 克 是这把吗?

乌云娜 是啊,你一定是他最信任的人,要不然这把匕首不可能交给你的。

吉 雅 阿姨,就凭一把匕首你就相信他了?说不定是他杀害了扎克姥爷,抢走了匕首。

扎 克 是啊,额吉,我们不能相信他。

乌云娜 你俩别冲动,听他说。

恩 克 大姐,你的父亲很伟大,他和我有着同样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反抗压迫和侵略,只可惜他还没有看到革命胜利就走了。这是他很早之前就留下来的

遗书,我一直没有机会交给他的亲人,现在终于可以交给你了。

(画外音:乌云娜,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可能阿乌已经死了。人的活法有很多种,我选择了勇敢地活,有价值地活。这把银匕首,我赠送给了恩克巴雅尔,他是个有信念的人,无谓生死的人。王公贵族让我们跪着活,我们偏要站起来!恩克巴雅尔会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拿起武器打败敌人。你一定会理解阿乌吧?扎克是个好孩子,像我们草原上的雄鹰,就让他勇敢飞翔吧,阿乌相信你。)

乌云娜 阿乌……(伤心哭泣)

恩 克 大姐,你别伤心了,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会议,对内蒙古特别关注,还讨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务工作和军政学校的问题,我们的学校还要扩招学员 200 多名。中央下了文件,收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战斗的核心武装力量。扎克不是想来学习嘛,我们随时欢迎。这把匕首交给你,这是英雄的象征,我相信你会像你姥爷一样勇敢。

扎 克 我……

吉 雅 既然你完成不了任务,就让我来吧!
(夺过匕首指向恩克巴雅尔)

扎 克 吉雅,你干什么啊?你是我的部下,没有我的指示你别冲动。

吉 雅 你的部下?我是王公家的孩子,和你们这些穷人不一样,他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亲人,本想着利用你杀了恩克

巴雅尔,没想到你这么不中用,他做的那些事难道不肮脏吗?

乌云娜 吉雅,我早就发现你不对劲,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自己暴露了。

吉 雅 乌云娜,连你也相信他了?他到处讲什么马克思、李大钊、五四运动,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他还让巴特尔带头组织牧民与王公贵族斗争,阻止放垦牧场,和牧民们一起夺了旗府大印。见了王公贵族不跪拜,竟然要握手。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大家都剪掉辫子,我们是男子,怎么能剪掉辫子呢?

扎 克 吉雅,我那么信任你,没想到你是坏人。

吉 雅 坏人?我们要统治内蒙古,而你们都是我们王公的奴隶,你要臣服于我。

扎 克 吉雅,你骗了我,我饶不了你。(两人扭打,恩克巴雅尔制服了吉雅)

恩 克 扎克,走,押着他,我们交给党组织处理。你别听他说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内蒙古人民能早一点当家做主,只要有必胜的信念,就一定会成功。大姐,巴特尔大叔的匕首收好。

乌云娜 恩克巴雅尔,这把匕首要交给你,它属于有能量的人,我们等着你带着大家走向光明。

扎 克 那我呢?

恩 克 欢迎你的加入,诺和勒。■

新渔村

■刘 晔

时间 2023年冬天

地点 三湖一队老李家

人物

老 李 61岁,男,三湖一队村民,丧偶,老实,固执。

刘书记 45岁,女,三湖村新任书记,聪明干练。

静 静 64岁,女,三湖五队退休村主任,丧偶,贤惠善良能干。

【舞台上为家景陈设,背景为农村冬日室内场景】

老 李 老汉今年61岁整,一个人过得挺清静,山药介介酸蔓菁,红豆稀粥烙个厚烙饼。生活过得挺滋润,闺女咋说也不行,委托村主任当媒人,介绍个女的叫静静,我俩短信聊得挺起劲,闺女放心我也安心,晚年生活甜映映。正好,这个女的说来我们村她姑舅姐姐家串门,顺便来我家中,恹恹儿把我吓一跳,现在这老婆儿这么主动?哎!管她的了,来了就是客人。

刘书记 新官上任三把火,统一改建出成果,全村上下齐动员,村里头的老李难住了我。三湖一队共33户,32户已经接受统一改建,就老李这一户咋接也不行。听说老李性格倔强,心地善良,而且爱干净,懂生活,勤俭节约,这种

老汉最好沟通,以攻心为主。要想打造新渔村,今天务必拿下。【敲门】

老 李 来了?你看你来就来哇,还拿甚东西?
刘书记 这是刘胖胖瓜子和张阿妈牛肉干,还有这。(将一件羽绒服直接披在老李身上)来,试试合不合身,就当是第一次见面的见面礼。

老 李 你这是做甚?不行不行,咱俩太快了。
刘书记 这个事着急,快点办了我也省心了。

老 李 这个事情也不是个着急的事情。

刘书记 你不着急我着急。

老 李 大小正好,我有点取心。

刘书记 跟我不用取心,除了闺女给你买衣服,好久没人送你礼物了哇?是不是很暖心?

老 李 暖,滚烫滚烫的。

刘书记 嗯?

老 李 我是说脸,开开点窗户晾一晾。

刘书记 大冬天的,小心把你的火麒麟花冻坏了。

老 李 还说了,昨天拿喷壶喷了一壶水,开开窗户忘了关,今天成了冰麒麟了。

刘书记 冰淇淋?哈哈你真幽默。大哥,笑声有点大,不要见外,我就这个性格。

老 李 这个女人看起来这么年轻,还说比我年龄大?

刘书记 甚?

老 李 哦,我是说,不忙咱们就多拉呱。

刘书记 好,那咱们就开门见山,这个事情你是咋想的?

老 李 咋想的? 挺显年轻,慢慢来。

刘书记 这事情不能慢慢来,得快马加鞭。你看见新建的儿童游乐场了吧?那么多的游客,尤其是那么多的娃娃,这就是希望。

老 李 不行不行,我这岁数大了,没有要娃娃的想法了。

刘书记 我是说现在的大人注重培养孩子,学习之余带孩子来游乐场游玩,这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你看村子里的农民,都尝到甜头了。

老 李 我一个人,种的地也管够我生活,我也不爱人家的钱。

刘书记 不是人家的钱,是咱们自己的钱。

老 李 可不能胡说,我没同意。

刘书记 你咋接就不同意了? 老李,我这样跟你说,邻村王老六家,人家改成四合院了,一晚上能同时容纳四户人家入住,光住宿费一天就 800 元。

老 李 问题人家王老六有媳妇了,你去了也不合适哇?

刘书记 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院子里头都是按照乡村振兴规划的标准建设的。

老 李 你这一个闺女许几家了?

刘书记 就剩你一家了,尽快做通你的思想工作,再不行我把你闺女叫回来?

老 李 我自己就能做主。

刘书记 老李,你是不是担心你的地? 咱们还可以进行土地流转么。

老 李 让别人种我的地? 那不行。

刘书记 咋就不行? 人家承包你挣钱,你就安心改建你的房子。

老 李 这个事不能听你的。

刘书记 这个事你还真的得听我的,你说吧,是不是钱不够?

老 李 我的钱是留给闺女的。

刘书记 闺女自有办法。你投资 50 万,政府扶持 20 万,这就皆大欢喜了,而且后续的管理是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共同管理,你是担心什么?

老 李 我哪有 50 万给你?

刘书记 不是给我,是你自己前期的投资,等以后发展好了,收益全部是你的。

老 李 我倒没为自己考虑,关键闺女太任性,班上的好好的,就要搞直播,我是担心她。

刘书记 她在哪上班?

老 李 天衡制药。

刘书记 是吗? 厂长是我姐夫。

老 李 真的?我闺女特别优秀,能力非常强,马上要竞选副厂长了,你能不能跟你姐夫说说,走走后门,只要能办成,咱俩的事我就同意。

刘书记 竞选副厂长那是人家的事,我也帮不了你呀,再说,闺女那么优秀,条条大路通罗马。

老 李 就在巴彦淖尔发展就行了,罗马那么远,就别去了。

刘书记 哈哈,哦,咱们就在巴彦淖尔。那我也帮不了你。

老 李 我明白了。【脱马夹】

刘书记 你这是干甚?

老 李 我一个老农民,没有熟人,全靠你了。我这个人你想咋接咋接,我都听你的,我就有 40 万,只要能帮助闺女竞选副厂长,钱我全给你。这是 1 万,你先收下,剩下的钱我随时能取。

刘书记 我要你的钱干甚?【推来推去,静静进门】

静 静 你们?

老 李 我们?

刘书记 你是?

静 静 我是谁不重要,这有人我就先走了。

老 李 你这人,有话说清楚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谁?

静 静 我是静静。

老 李 那你是?

刘书记 我是新上任的大队书记刘玉。

老 李 哎,我想静静。

静 静 想我?

老 李 不是,我想冷静冷静。

静 静 你这心里有人,还闪戏别人做甚?

老 李 这不是我的人。

刘书记 我们也是正谈的了。你是?

静 静 那你们先谈,不打扰了。

老 李 你不要走,我跟你讲,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也不知道她来干甚,不管咱们能不能成,我也得跟你解释清楚,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刘书记 静静是你的对象?误会了。

静 静 姑舅姐姐说你们建成了乌拉特前旗第一个民俗旅游村,每家每户都当了老板,挣了不少钱,我心想过来看看,把好的经验给村子里带回去了,没想到……

刘书记 你的想法很超前,千万不要误会,我今天来是劝说老大哥接受房子改建,民俗村就差他一户了。

老 李 啊?我说么,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刘书记,谢谢你的好意,你也看见了,我有点钱也是给闺女预备的了,另外,改建的事,现在就是个开始,谁能保证以后挣钱了?

静 静 老李,我刚才在门外面听见你说那40万要支持你女儿竞选副厂长,可是,你有没有问过你女儿?互联网时代,她想自己借助直播创业,给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一年挣个五六十万轻轻松松,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想法的,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干涉为好。

老 李 网络上的东西哪有准头了?一定要

加强警惕,你看我,连微信也没有,就怕上当受骗。

静 静 老李,就你这警惕性,还有人能骗了你?老李,咱先不说微信的事情。关于村子房屋改建,你换个思路想一想。你们村背靠乌梁素海,东有莫尼山,西有巴彦淖尔,又紧邻黄河岸边,打造唐毛渔村多有创意。游客来观光旅游,不仅是对咱们当地文化的宣传,也让咱们老农民受益。如今国家的政策这么好,投资个几十万对咱们农民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如果你是因为钱的原因,我支持你10万。

老 李 这……

刘书记 没想到你的觉悟这么高,老李,你还不同意?

老 李 没想到领导们的思路这么快就统一到一起了。

刘书记 领导们?

老 李 她是退休的村主任。

刘书记 怪不得呢。老李,两位领导开导你,你还有什么顾虑?

老 李 那我打电话问问闺女。

静 静 别打了,你以为我今天来干甚了?是你闺女让我来的。她非常支持村子里的改建工作,是你太固执,她让我来劝劝你。

老 李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不能拖全村人的后腿哇,我同意。

刘书记 太好了,今天我请客,咱们香香儿的吃一顿黄河大鲤鱼。走走走。

静 静 我是老主任,我请。

老 李 等等,我拿点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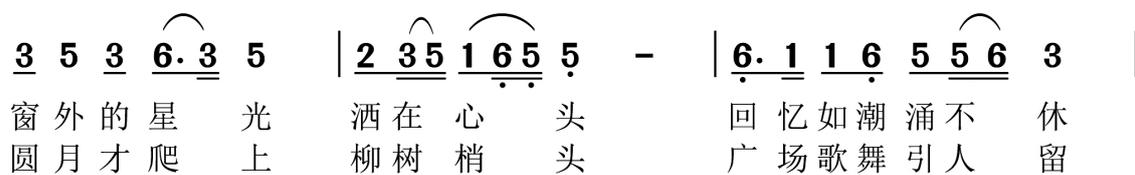
刘书记 甚年代了还拿现金?来来,拿出手机,我教你下载微信,甚不甚你们两个把微信加上。哈哈……

【三人边走边笑边下场】

乡 愁

1=F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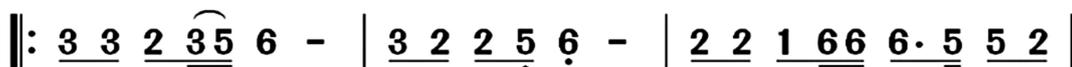
石晓春 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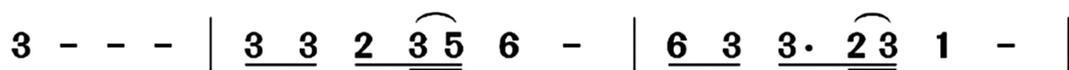
等你来

1=F $\frac{4}{4}$
悠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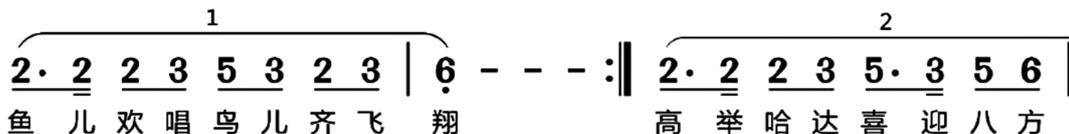
词曲:吕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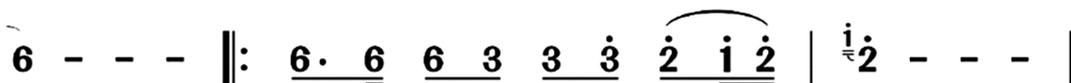
习习微风吹 吹到了草原 殷殷嘱托让牧民唱新
北疆多辽阔 笑语满山坡 醇香的奶酒醉了你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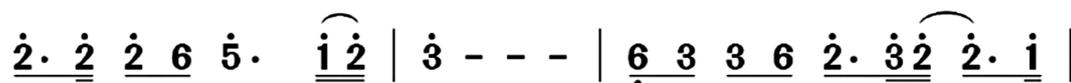
歌 绿水青山在 湖水泛清波
我 山水画田园 乡村换新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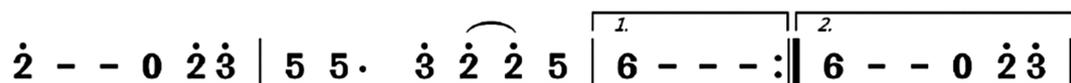
鱼儿欢唱鸟儿齐飞翔 高举哈达喜迎八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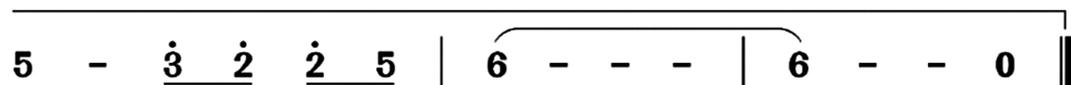
客 塞外明珠乌梁素海
乌梁素海我的故乡



我在这里等你来 芦花飘香鸿雁成
歌声嘹亮琴声悠



行长 你是我的诗和远方 堂 你是
长 你是我梦中的天



我 梦中的天堂

以史为鉴守初心 以行践诺护和平

——观电影《731》有感

■敖其尔

2025年9月25日下午4点59分,临河区子辰国际影院内,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分行“同贺祖国华诞 共沐盛世荣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主题活动”之离退休与年轻党员集中观影专场落下帷幕。当片尾3513名真实遇难者名单缓缓滚动,影厅内的沉重叹息久久不散,那些镌刻在岁月中的记忆与情感,在光影流转中愈发清晰。作为亲历过不同时代变迁的金融系统离退休党员,我们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凝视中,读懂了苦难背后的力量,更明晰了和平之下的责任。

影片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哈尔滨平房区为背景,以普通市井小贩王永章的视角,串联起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被日军强行抓入“特设监狱”后,他从最初为求生存的隐忍,到目睹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等暴行后的觉醒,最终带领狱友奋起反抗。这一历程让我们真切看见,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光辉如何穿透黑暗。导演并未堆砌血腥画面,而是通过实验室的培养皿、高耸的中药材架、烟雾弥漫的实验室等象征性场景,构建起压抑而震撼的视觉叙事,让历史的重量以更具穿透力的方式抵达心灵。当看到日军以“健康检查”为幌子欺骗平民,将本应守护生命的工具异化为杀戮武器时,在场的观影者无不攥紧拳头,那些尘封的记忆碎片在此刻骤然鲜活。

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成长与奉献的一代人,我们对历史的伤痛有着更为深切的体悟。电影中,抗联战士王子阳越狱后冒死揭露罪行的情节,让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同志想起了当年听闻的抗战故事——正是无数这样的英雄用热血撕开黑暗,才换来了今日的光明。孙茜饰演的林素贤医生,在绝境中仍坚守对生命的尊重,这份坚韧更与前辈们在金融战线上攻坚克难的经历形成强烈共鸣。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的前辈们,正是凭着这份不屈精神,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搭建起金融服务网络,用算盘和账本守护着一方经济的稳定。

电影对影像伦理的坚守更让我动容。片头“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谨慎观看”的提示,既承认了历史的沉重,也体现了对苦难的敬畏。导演耗时十余年查阅百万字史料,走访多国档案馆,力求每个细节均有史可依,这种严谨态度与我们金融工作者秉持的“铁账、铁款、铁算盘”精神一脉相承。从手工记账到电子系统,从现金结算到移动支付,我们亲历了金融事业的发展变迁,但“求真务实、恪尽职守”的初心始终未改,这正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

影片所传递的和平理念,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日本当局至今未能彻底反省历史的态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

续仇恨,而是为了守护和平。作为离退休干部,我们虽已离开工作岗位,但践行使命的脚步从未停歇:有的参与金融知识普及志愿服务,为老年人守护“钱袋子”;有的整理口述史料,向年轻一代讲述金融系统的奋斗史;有的关注货币政策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就像影片用影像抵抗遗忘,我们用行动传承精神。

走出影院,巴彦淖尔的秋日阳光格外明亮。这场观影活动不仅是一次历史教育,更是一次精神洗礼。那些在银幕上逝去的生命,那些在岁月中奉献的身影,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和平来之不易,使命永担在肩。

作为人民银行的老同志、老党员,我将继续以史为鉴,把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珍惜,转化为发挥余热的动力。既要作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向年轻一代传递真相与力量;更要作金融精神的传承者,用初心使命诠释“金融为民”的内涵。我决心以光影为镜,以行动为笔,

在守护和平、助力发展的道路上续写不老篇章。■

敖其尔,蒙古族,中共党员,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分行退休。在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敖其尔始终践行公益,传承雷锋精神。他奔走黄河两岸10多个城市,筹集善款超700万元,帮助1500余名贫困生上学,助力5个贫困村农牧民脱贫。同时,他和家人省吃俭用,自费80余万元,资助1300多名困境儿童,为60多个困难家庭和孤寡老人提供帮助,并多次在抗灾现场捐款捐物。曾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评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等六部委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累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各类荣誉奖近百项。还曾多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乡愁”里的人间烟火

——内蒙古最美村歌《乡愁》歌词赏析

■ 运计彬

6月27日,“村歌嘹亮”2025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苏木山文艺小镇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20支村歌展演队伍,经过紧张热烈的演唱,巴彦淖尔市选送的《乡愁》和《等你来》两首村歌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村歌”,唱出了新时代我市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充分展示了我市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其中,歌曲《乡愁》尤其触动我的心灵。

“无论在哪里永远难忘,一生难舍是乡愁……”,这首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巴彦淖尔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石晓春作词、作曲,乌拉特前旗乌兰牧旗歌手王璐深情演唱的《乡愁》,唱出了乡土乡情、乡韵乡味,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留下了浓浓的“记得住的乡愁”。

每个人都有故乡,故乡是我们情感的原乡,离开得越久,对故乡的审视和回味就越多。“乡愁是我们心中固守的情怀”,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熟悉而又深刻的记忆,仿佛儿时的风筝始终牵引着我们。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心中挥之不去的,永远是对故乡的回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情感寄托。

余光中先生把乡愁比作一枚小小的邮票,把亲情、友情、爱情融入到家国情怀中,寄托在乡土、乡味、乡愁里,是人世间最真挚的

情感诉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体现乡愁情愫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里,“乡愁”如岁月颗粒里的吉光片羽,异彩纷呈。它们以细腻的笔触和深情,唤醒了无数游子内心深处对故乡的眷恋与思念。

在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无数“农民工”“打工仔”背井离乡,踏上追寻梦想的人生旅程。然而,如影随形的却是对故乡的思念。他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牵挂,也正是乡愁的萦萦情结。歌曲《乡愁》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歌曲开篇以“窗外的星光洒在心头”拉开思乡的帷幕。星光本是静谧的,但在漂泊在外的游子眼中,却成了勾起思念的引子,情不自禁地让那些尘封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时光如梭、岁月如歌,然而对故乡的眷恋却从未改变。即使历经岁月的打磨与沉淀,这份“恋家”的情怀和对“小村”的思念依旧炽热,《乡愁》这首村歌表达的便是这样的情境。作为一种有声的文化符号,在演唱者洪厚深情的演绎下,寄托着满满的人文情怀,联结着故乡的情感,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熟悉的田野、温暖的热炕和美好的记忆中。而这些乡土乡情已经深深融入到我们的骨子里,传承在乡愁的基因中。

“难忘烩菜蒸饼焖面/吃不够腌猪肉”。河套地区“香不过的猪肉烩菜,亲不过的姑舅常

来”家喻户晓,歌词中对乡味和故乡美食的描绘,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也让亲情故旧沉醉在味蕾的梦乡里。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常美食,是故乡特有的味道,承载着游子儿时的记忆和家人的关爱。每一口滋味都蕴含着浓浓的“妈妈的味道”,成为连接游子与故乡的味觉与情感的桥梁与纽带,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割舍忘怀。

随着情感的递进升华,“父老和乡亲儿时故旧/陪你醉在梦里头”,父老、二妹妹、乡亲等文化肌理,构建起亲情、爱情、友情等最温情的存在。月上柳梢,“三哥哥拉起那二妹妹的手/乡曲越唱越上口。”这些极具画面感的描写和抒情,瞬间将听众带入到乡愁的信笺里。那些熟悉的面孔、亲切的笑容,在梦中一次次浮现,仿佛是贺敬之笔下的《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陪伴着游子度过无数个思乡的夜晚。这种对故乡的思念,不仅仅有对人的牵挂,更有对故乡生活的眷恋。

乡音、乡曲是故乡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如同一根根丝线,紧紧系住游子的心。听到那熟悉的乡音,唱起那熟悉的乡曲,心中的情感便愈发强烈,仿佛回到了故乡的怀抱。“圆月才爬上柳树梢头/广场歌舞引人留/三哥哥拉起那二妹妹的手/月儿羞的藏进云层后/乡音它越拉情越厚/乡曲越唱越上口”,描绘了故乡夜晚热闹欢乐的场景,充满了浪漫的乡土气息。这样的画面与游子身处异乡的孤独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凸显出对故乡生活的向往和怀念,

亦不失情感温度和人间真爱,反映了乡愁味道和人世间的真情,写足了人间烟火与乡土人情。

乡愁与人相遇、相知、相守,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也承载着人生的喜怒哀乐。《乡愁》整首歌曲深情饱满,质朴自然,美妙天成,文字美丽简约,内涵丰富深远,是一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心之恋歌。通过对故乡的美食、人物、生活场景以及乡音乡曲的描写,寄托了游子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和无法割舍的乡愁。它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引起了无数有着相似经历的人的共鸣,让人们在歌声中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感受到了故乡的温暖与亲切。《乡愁》的乐曲旋律也如同《家乡的小河》一样,随着歌词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歌曲采用了民族宫调式,借鉴了河套二人台的曲调,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听起来既有点熟悉,还有不同的变化。就像是回故乡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一份源自心底的亲切,那里有我们的童年记忆,也有我们的成长足迹,更有我们的亲人和朋友,还有那份独一无二的宁静与安详;陌生的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带来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乡愁》这首歌就像一剂心灵的鸡汤,抚慰着无数游子们思乡的心,提醒着人们无论走的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和自己的根,不要忘记那个充满回忆与温情的故乡。■

用文学之光点亮内心世界

——王照散文集《藏不住的心事》阅读浅谈

■高莉芹

打开王照新出版的散文集《藏不住的心事》，仿佛一道文学之光骤然照亮我的内心世界，对人生竟生出重新思考、认识与体味的冲动。不得不说，这是一本自我救赎、激励读者的读本。

生活之光

这本集子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创作的34篇散文，记录了作者在生活中拼搏的点点滴滴，故事性极强，极具阅读吸引力。作为一名底层打工者，他的经历，是改革开放后一代人谋生的缩影。通过一系列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再现了打工者谋生的艰辛，以及小人物与命运倔强抗争、奋力拼搏的精神。

无论身处茫茫戈壁滩，还是在凌乱的工地厂房，作为一名焊工，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得与戈壁的狂风暴雪搏斗。这是常人难以承受、鲜能接纳的恶劣境遇。作者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生活的刚需之外，还得益于文学的滋养。

业余时间的阅读与写作，让作者看到除体力劳累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俗世之外的文学世界，犹如一束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繁重劳动之余的精神世界。通过一支笔，他记录下了戈壁生活的酸甜苦辣，带着追逐星光虔诚的虔诚，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步一步跋涉。所有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一束能够照亮心扉

的光芒中，皆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增添了勇往直前的勇气。

正如他所言：趴在雪地里焊上面的焊缝还好，冰和冷都能咬牙忍受；躺在雪地上挖开的工作坑边，把头伸进去焊接下面的焊缝时，焊接产生的火星不小心钻到耳朵里，嗖的一声，那滋味真是钻心地疼，拍不得也打不得，疼得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耳膜好似被烧毁一般，大半天嗡嗡地听不见声音。

但作者能够坚持干下来，靠的是家人、文学的支撑。我们常常抱怨生活，总感觉生活欠了我们很多，可是和王照这些在风雪中讨生活的人相比，我们有何资格拷问生活？普通人都很难抵御人性的贪婪，很容易忽略内心的真正需求，物质催肥了贪欲，享乐迷惑了清醒。王照用他的生活经历，为我们上了一课：

一个人内心有光，就不会因生存困难而怨天尤人，因为这样的人能在生活之中看到生活之外的光亮。

精神之光

散文集《藏不住的心事》所记述的事情，都是人世间的烟火日常，没有高谈阔论，更没有无病呻吟的矫情。34个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仿佛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那样熟悉，那样亲切。所谓的文学感染力，也不过如此——能够让笔下的故事有滋有味，人物活灵活现，读

起来轻松诙谐。阅读中,既能体味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同时也能激发思考,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感恩时代,感恩机遇。王照的作品具有这样自然而然的代入感。

好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大道至简,却能引人入胜。王照的作品有一种正气,那就是他历经磨难之后,依旧热爱生活,从没有丧失生活信念。我想能够支撑他一如既往攀登生活这座高峰的,是他的精神之光,而点亮精神世界的应该是他钟爱的文学。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需要一束光,有的源于内心追逐,有的源于创造性启蒙,有的人研读自然,有的人探究历史。无论深耕于哪个领域,都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王照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写作是他精神世界的另外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他的眼界早已超越了现实的局限,达到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境界。

他在书中写到:“阳光温柔地从空中倾泻下来,冬季的阳光没有其他季节阳光的泼辣,宛如素影,照在大地上。那些被雪覆盖的高大松树,矮小的灌木杂树,冰雪清晰地勾勒出树木的曲线,一棵棵松树就像一座座玲珑宝塔,显得更加多彩多姿。”

我想,如果他的内心没有一束光,便写不出这样有人情味的文字;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没有一束光,怎能以欣赏的眼光打量戈壁滩上的冰天雪地、树木的曲线、玲珑的宝塔。是这束光照亮了眼前的一切,树木有了动态,显示出造型。

文学可使人的意识更加辽阔,想象也更为丰富,而这些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学,使文学创作更加丰厚。生活固然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但没有灵性的精神之光作为引领,作品深沉的意象就会被稀释。

从王照的作品中,我们也了解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一场病变导致了他的残疾。每每阅读

到相关情节,我的内心深处会隐隐作痛,也会联想到史铁生。疾病把他们的人生折叠在轮椅里,但并不能摧毁一个有信念的人的意志,他们都是用文学之光点亮自己未来的人。

王照在他的文集里,不止一次写到自己拖着不利索的身体求医治病、打理生活。他的精神没有因病痛而一蹶不振,在平常的生活中知图报、怀感恩。正如他所写:听楼道里熟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不等敲门,门已打开。对视的是两个对视了多年的面孔,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甚至没有问候,只有一屋子的温馨。正如狗子所说:所谓日子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出日落,一日三餐,对食人间烟火的人来说,很重要。

他的叙述,为我们打开了一道简单智慧的大门,从而更加体味到什么是生活的真谛。他的叙述是缓慢的温暖的,这些质朴的语言像清冽的泉水,从阅读者心底流过,无声却耐人寻味。

语言之光

通读散文集《藏不住的心事》,时时被幽默的语言风格打动。我不敢夸张自己的阅读量,但被一些作者的语言所荼毒的情况时时有过。一些作家用晦涩生僻的字粉饰作品的文学性,每遇此种情况,我也会粗暴地跨越障碍,不会为此而作无功的逗留。

王照的作品正是我喜欢的书写方式,语言生动又不失趣味性,使人在阅读中产生适度的松弛感。也许是年龄的原因,我更喜欢简洁明了的表达。多少年来,随着这座城市不断发达,那些蔓延过苍老的白云和鲜嫩的草滩渐行渐远。每每拿起一本书,透过被岁月模糊的目光空隙,一些文字清水明月般挤进来,如王照的散文语言:生命中神奇的际遇,让我和他们有了难忘的交织,在感激、感谢、感恩、心生敬意之余,我还能说些什么?

他的话点到为止,但给阅读者留下思考的

空间,所谓写作的留白,也不过如此。

在表达无可奈何的心境时,他这样叙述:人啊,这个奇妙的物种,能哭会笑,能蹦会跳,为什么有的人悠闲自在,而有的人却活得如此不易?这看似平常的问题,折射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社会阶层不公平的拷问,同时也表达了一个底层打工者对现实的无能为力。

这要比针锋相对的拷问更具艺术性。文学的表达是敏感的,目的相同,但采用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阅读者接受信息比较自然轻松。这绝不是否定语言的犀利性,而是强调某种意思可以通过委婉的表述方式,更容易为读者接受。

《藏不住的心事》运用了许多方言,比如:蹀躞扬腾、咋介了、用筐箩扣住、烂筐篮等等,丰富了语言之外的语气、场景。这不由使我想到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乔叶的作品《宝水》,因地域特征,所使用方言突出了中原地带人们交谈的语言习惯。这些方言的运用,增添了不同地

区语言文化的内涵、外延,便于使地区化的语言特色被广泛推荐、认可,从而达成多元文化的共情、共识。

作为本土作家,王照作品中方言的运用,无疑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亲切感,这样的亲切感有种血脉相连的纽带作用。这是传承的力量,我们及我们的祖先就是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达,将一方水土的子子孙孙牢牢地系在一起,并且发扬光大。

在异地他乡听到“蹀躞扬腾”脱口而出后,说者、听者不需要任何媒介,顿生亲切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乡亲,这些无意识发出的语言之光照亮了彼此。从语言到文字表达,每个人心中都会被这一束光温暖,感觉如此亲切、美好。

王照和许许多多的作家一样,用文学之光点亮自己的内心世界,也给读者带来明媚,从而使我们对生活、对这个世界心存向往。■



雄浑壮丽的交响乐

——简评赛林花的散文集《大漠之韵》

■ 巴格那

好的散文，是作者在审美理想与审美情趣的烛照下，对客观世界的人、事、景、物进行描写和情感抒发后形成的艺术成品。读了女作家赛林花的散文集《大漠之韵》，我的心灵天平为之倾斜，仿佛听到了一曲雄浑壮丽的交响乐。

赛林花是警察出身的笔杆子。她勇于探索、酷爱文艺，且热心文学写作，用她的话说：“决意为振兴文学掇土出力”。因此，她在公安机关繁忙的案牍工作之余，撰写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在《草原》《花的原野》《内蒙古日报》《内蒙古警察》《内蒙古青年》《巴彦淖尔日报》《河套文学》《河套文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蒙汉散文。这不仅让她的视野逐渐开阔，也使她在创作中找到了自我。

她性格文静而开朗，兼具文人、诗人的气质与警察职业的刚强毅力。提笔写作时，她的文字明朗清新、翔实细致，不说大话、不滥情夸饰，带着求真务实的“职业性格”耕耘文坛，收获颇丰。这或许得益于她三十多年的警察生涯——始终站在社会“第一线”，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受风雨，直接体察和感受万家灯火中血与火的考验。这份经历让她的心灵深处始终葆有爱心，以及草原儿女的单纯与善良，也因此勾勒出《从警岁月》《大爱无疆》《终生难忘的两次升国旗仪式》等优秀散文。

赛林花出生于乌拉特草原的牧民家庭，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线的基层党组织老书记。受父亲熏陶，她从小就爱花爱草、乐山乐水，厌恶世俗的繁缛与纠纷，拥有一颗洁白的心灵，养成了“一草也是歌，一树也是歌，山也是歌，水也是歌”的个性。她对故乡满怀浓烈的乡愁与乡恋，对乌拉特草原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在那红霞满天的世界里，一切是那样绚丽，座座蒙古包的炊烟袅袅升起，轻柔地飘向远方，凝结成朵朵祥云图飘向云端……”这般深情，如同一支亘古的牧歌在天地间回荡。她以一颗真诚之心，一颗与广大农牧民同频跳动之心，勾勒出对故乡山河大地、戈壁沙漠及父老乡亲的热爱。她希望每个读者都能像她一样，热爱这片美丽的草原，珍惜这块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土地，共同建设更加美丽富饶的家园。

在创作上，她的作品神理气韵兼具，从自然到社会，从风景到人物，都蕴含着人生哲理。文字中的她尽显旷达、从容，以及洗净铅华后的真谛与质朴。其行文风格独特，是作者主体意识与思维开拓的艺术表现，也体现了其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创作的力度、深度。

作者的每一篇作品都遵循“文学是人学”的规律，以新颖的比兴手法和艺术境界，描写人的性格与命运。当在某种社会生活或自然现

象中触动了憎爱之情时,她便将这份感奋与震动融入创作。如《义父》《生命中的另一个父亲》《姨妈》等作品,情感历经蕴积、冲动、爆发与倾注,巧妙运用想象,使这些看似平淡的作品,初品如水,久品却如烈酒般浓烈醉人,即便抹去岁月的烟尘,依然光彩夺目。

赛林花的作品取材广泛,她围绕“物—人—理”展开思维辐射,在主体心灵与客体事物的碰撞中表现审美情趣。如《那年冬天,雪地里的小红袍》《爱的脚印》,以初中、高中时期的学生视角,讲述牧区十分真实动人的故事,充满童趣;《白衣礼赞》赞颂革命老前辈和英烈的功勋;《岁月中的母亲》《每逢清明思故人》《思念》等,抒发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潮格温都尔情怀》《牧村的黄昏》《奥特尔的早晨》展现故乡新貌;更多作品如《爱心救灾,情暖草原》《岁月浓情,感恩过往》,则描写草原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抗旱、建设家乡的事迹,满含乡愁乡情;此外,还有兼具淳朴草原风味与浓厚思乡之情的游记《时光一去三十载,今朝相聚话少年》。

散文的体式不应是单一的叙述体,而应如多彩的生活般繁杂纷纭。《夏夜听雨》中“那滴滴答答的雨滴声,仿佛在千万条雨线上弹奏出催眠曲,大地万物进入梦乡……”的描写,将牧人们喜雨、念雨、敬雨、赞雨、贺雨、盼雨的情景倾于笔端,使人们祈盼雨季来临、草原风调雨顺、兴旺吉祥的美好愿望跃然纸上。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评论:“该散文集的文章写得不错,只是结构上还是传统散文的路子。”

于是我认真研读了散文集中的所有作品。该散文集由四部分共50篇作品组成,包括《暖暖内含光》(12篇)、《漠上动真情》(15篇)、《片言诉秋心》(10首诗)、《牧野踏成歌》(10篇)。其体式丰富,有格言体、日记体、书信体、寓言体、演讲体、告白体、对话体等,这些涓涓滴滴、

丝丝缕缕的文字,共同构成了《大漠之韵》,字里行间皆是作者随物赋形、自由自在的记载。每一篇作品都饱含作者对家乡与生活的热爱,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

散文创作需从生活长河的浪花中,捕捉时代的主流、本质与规律,发挥自身个性气质的长处,规避短处。一篇优美的散文,其情致美、情趣美、思想美、语言美,都并非矫揉造作而来。《大漠之韵》便是作者从辽阔的牧区自然风景中提取美的精华,以平实之笔娓娓道来,营造出一种自然流淌之美,彰显“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主张。

那么,什么是传统?散文的传统本质和灵魂是什么?对“传统”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从语源学来看,汉代刘熙《释名》中说“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颜师古注《汉书·贾山传》时说“统,继也”。由此可见,语源学上“传统”一词的意义,就是代代传承之意。散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学精华,其传统便是“形散神不散”。

我认为,《大漠之韵》的美,在于其丰富深刻的思想,也在于其语言,因此它称得上是美文,美在具有动人的情致与生活的情趣,用牧民的家常话写出了爽快与精妙。

对于读者而言,散文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个性。因此,作者在创作中探寻属于自己且符合散文创作规律的美学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并不懈追求,直至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展现出独特的个性。

巴尔扎克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客观存在的人、事、景、物等,原本是粗糙的自然形态,经过作家以美的规律进行情感抒发与加工后,突破了生活的原形,升华出丰富的审美价值。其实,写散文就该像说话,带几分家常的味道,这样更贴近读者。越是自然、本色,越能写出好效果,所反映的生活也比普通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理想。

《大漠之韵》中的人物与地点,在实有其人、其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描绘,以腹稿里的真人原型为模,引人入胜。作品以优美的象征、强烈的抒情和深刻的议论,谱写了爱国主义的颂歌。尽管作者在融情于理、寓理于情、以真情述至理方面娓娓道来,内容丰富深刻,字里行间迸发着感情的火花,且在新探索中取得如此成果已难能可贵,但在议论与抒情的结合上尚未完全做到水乳交融,在整体结构布局的匀称

及语言文字风格的统一等方面仍有欠缺,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加以提升,取得更显著的成就。

总之,在《大漠之韵》中,作者以自身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作为通向艺术领域的桥梁,塑造了众多感人的形象。这不仅是散文自身繁荣发展的需求,也是大千世界不同读者的期待。没有创新的竞争就没有繁荣,大自然如此,商品世界如此,文坛更是如此。■

